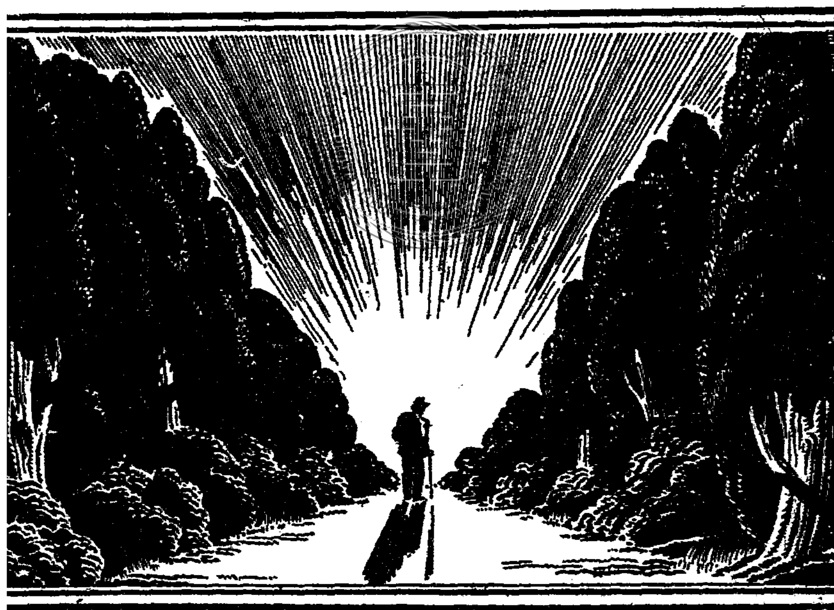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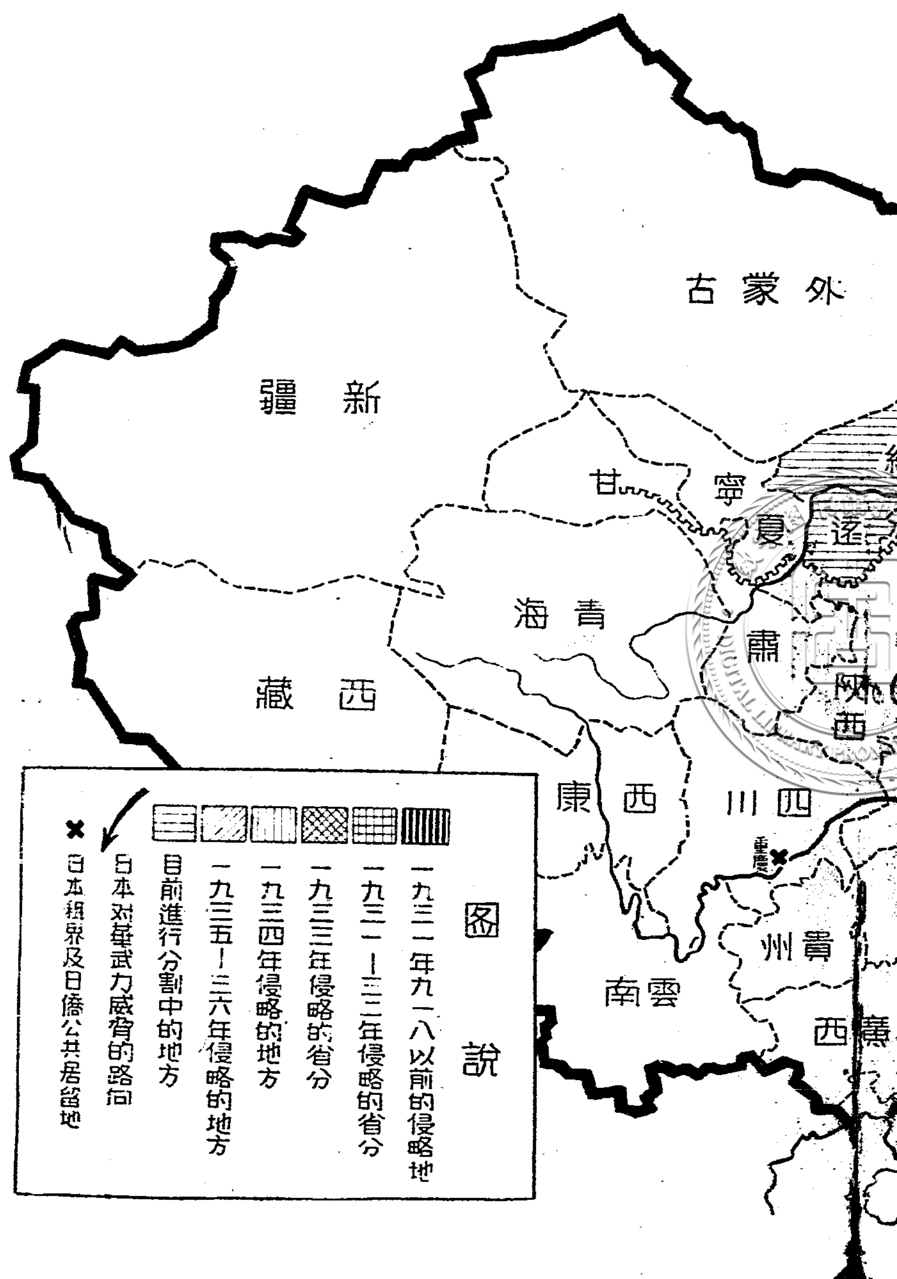
晨光

[illegible]著








外蒙古
新疆
甘肅
寧夏
青海
西藏
西康
四川
陝西
重慶
貴州
雲南
圖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前的侵略地
一九三一—三二年侵略的省分
一九三三年侵略的省分
一九三四年侵略的地方
一九三五—三六年侵略的地方
目前進行分割中的地方
日本對華武力威脅的路向
日本租界及日僑公共居留地

展望

韜奮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弁言

這本書的內容，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到十一月底的三個月裏所公開發表過的文字裏選編而成的。一九三六年的八月底是我由香港回到上海『重振旗鼓』（指辦刊物）的時候，同年的十一月底是我在上海被捕的時候：這短短的三個月，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可算是自成一個階段；在國事方面也是一個很可注意的時期，那便是全國各方面都在積極提倡全國團結，一致對外，我所發表的一些管見，只是這個澎湃怒濤中的一個支流而已。

對國內要『和平解決，保全國力』，要『和平統一』；對侵略要『團結禦侮』：這種呼聲現在已遍於朝野了。雖在事實上的完全實現還有待於全國各方面的更積極的努力，絲毫不可鬆懈的努力，但是這個趨勢是已露出了端倪，那是誰

也不能否認的。這在民族解放運動方面，實在是可以欣幸的現象。在這本書裏，有個題目是沈痛的回顧與光明的展望，在這裏也很有着令人深思的意義。『光明的展望！』『光明的前途已向着我們招手！』（也是這篇文章裏的話）。我就把『展望』稱我這本集子吧。

而且我想，『展望』在現在還有一種意義，那就是我們——整個中國同胞們——都要繼續不斷地睜開眼睛展望展望世界的大勢，展望展望中國的現實，不為任何個人或任何集團的利益所蒙蔽，放大眼光，展開胸懷，時時刻刻把整個民族的利益做一切的思想和行動的目標。我們要萬衆一心，向着這個目標共同努力，共同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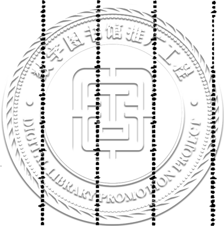
為便於閱看起見，這本書的內容略依性質分為評論，雜感，信箱，和附錄幾類。每類的各篇末了都注明發表時的年月日，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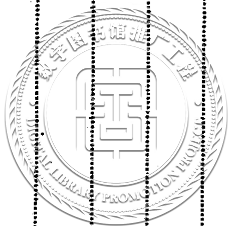
韜奮記於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廿六，三，三。夜裏。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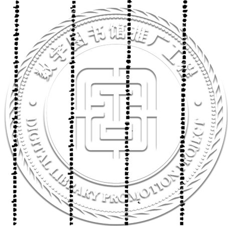
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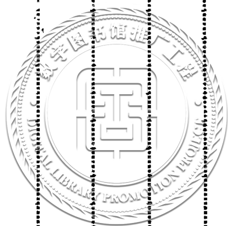
雜感





信箱





附錄

評論



不是創刊詞

這一期的本刊並不是創刊號，因為本刊的創刊號已於六月七日在香港出版，本期已是第十二號的了，用不着什麼創刊詞，所以我一開頭就得聲明這不是創刊詞。

但是本刊自從本期起移上海出版，這在本刊的生命史上，却是一個重要的變遷；在香港的可告一段落了，在上海的却是正在展開着新的一頁。在這個時候，我們把本刊從創刊號起，一直到最近為止，在『筆談』裏所表示的言論的內容，作一番整理和檢討，藉此可以使關心本刊的朋友們更明瞭我們的立場和態度；同時希望能引起愛護本刊的朋友們更給我們以切實的指教，也許不是一件沒有意義

的事情吧。

綜括本刊『筆談』已往的內容，大概可分爲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關於民族解放的問題；一部分是關於大衆文化的問題。

關於第一部分，我們在第一篇的艱苦奮鬥一文裏，就提出團結禦侮的主張，希望能喚起全國同胞集中注意於這個在當前嚴重國難中最重要的目標；我們很沉痛而誠懇地指出：『不容懷疑地，中國在實際上已陷爲奴隸的國家，中國人民已陷於奴隸的地位。不願安於奴隸地位的中國人，對於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絕對不能再坐視了，必須迅速造成全民族抗敵救國的聯合陣線，用熱血的代價，英勇的行動，向着民族的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猛攻。我們整個民族的生路，就靠這樣艱苦奮鬥中得來。』

所謂聯合陣線，或稱統一陣線，你儘可叫它做團結禦侮，或是精誠團結，或是共赴國難，它的重要的內容是團結整個民族的一切力量來搶救這千鈞一髮瀕於

危亡的中國。我們在前進思想與救國陣線一文裏很扼要的說明：『救國統一的陣線的唯一目的是在救國，凡是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我們都該推動他，鼓勵他，引導他來加入救國統一陣線，盡量貢獻他所有的力量。』又在褊狹態度和動的現實一文裏對聯合陣線下着這樣的定義：『所謂抗敵救國聯合陣線，就是不論何黨何派，不論什麼階層，不論什麼職業，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聯合起來。集中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

團結禦侮在目前的客觀情況中，尤有迫切的需要，而且也是全國的一致要求，因爲『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形勢和以前有了很重要的變換。在客觀方面，我們的民族敵人是在逐步實現他們滅亡整個中國的一貫的計劃。在初期還有一些名流學者希望某帝國主義肯「適可而止」，提倡「息事甯人」的宗旨，但四五年來鐵一般的事實教訓，任何人都沒有這樣的夢想了。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是願不願亡國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無論你屬於任何黨派，任

何階層，任何職業，亡國奴的慘遇是一樣的。』但是我們一方面須深刻地認識中國所處境遇的危殆，一方面觀察世界大勢和帝國主義沒落時期本身的矛盾，和國內各方面的覺醒，尤其是民衆對於救國運動的再接再厲，我們却也用不着悲觀，用不着消極，用不着膽怯。我們當前唯一的大任務，是要從種種方面努力促成團結禦侮的實現。

因此我們對於團結禦侮的幾個阻礙物，曾加以坦白的分析和提示。我們認爲要使團結禦侮能早日實現，必須解除一般人對於這件事的誤解。所以在救國聯合戰線的誤解一文裏這樣說過：『倘不堅決認定聯合戰線的唯一目的只是抗敵救國，在行動上便往往要犯着很大的毛病，不但不能促成聯合戰線，而且反而要破壞聯合戰線，這是很值得嚴重注意的。聯合戰線又有人稱爲統一戰線，有人誤解，以爲甲乙丙等既加入了統一戰線，彼此間的一切都是當然要統一起來了。他不知道甲乙丙等等的加入統一戰線，只是在抗敵這一點上統一起來，在其他方面

仍然可以保留着各人的一切，不一定要强同，』關於這一點，我曾舉過一個很簡明的例子：『例如也許你主張方塊字的，我是主張新文字的，但只要你我都是要抗敵的，在這一點上便可以結成統一戰線；我們結成統一戰線，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此外你儘管主張你的方塊字，我儘管主張我的新文字，彼此不必相强……倘若我認為你既和我結成統一戰線，關於新文字的主張也非統一不可，但是你儘管贊同抗敵，却也許不贊成新文字，那末統一戰線反因此破壞了！』

但是『這意思也並不是說各黨各派加入了聯合戰線，必須抛棄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又是出於誤認統一戰線為一切統一的意義，可是在共同努力於聯合戰線的時候，必須共同集中火力於對付最大的共同敵人。』

『團結禦侮』這個名詞是很耳熟的，但是僅僅空洞的名詞是無裨實際的，所以我們需要切實的認識。關於它的意義，上面已略有申述了；其次我們認為在實際上努力的時候，有幾點值得特殊的注意：第一是對於出發點的認清。『我們要

努力造成救國聯合陣線，第一步的實際工作是要努力把一向未聯合的聯合起來……有些人嘴裏雖喊着聯合戰線的重要，而在行動上却仍在他原來所屬的一黨一派裏面兜圈子，就是沒有黨派關係的，也只在他的原來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裏面兜圈子，並不注意到要對原來未聯合的人們方面去做工夫，而且感覺到在他的黨派以外的人討厭，感覺在他原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以外的人都討厭……甚至中傷攻擊，以爲痛快，結果只是把原來可以加入聯合陣線共同努力於救亡工作的人，驅之門外，使他們袖手旁觀，對國事不聞不問；再弄得不好，甚至使他們跑到反動方面，妨害救國工作的進行！』（見救國聯合陣線的出發點）

第二是對於受推動者的容受性的注意。『在受推動者的人們裏面，有的思想也許更前進一些，有的思想也許較後進一些，但是負有推動，鼓勵，和引導任務的工作者，倘若不顧到受者的容受可能性……那也許要使原可加入統一陣線的一個救國鬥士嚇得掩耳遠避，不敢或不願再領教了。』（見前進思想與救國陣線）從

另一方面說，『我們所尤其要提防的是有些裝做「思想前進」而故意提出破壞救國統一陣線的過高口號，在旁人看來也許還要欽佩他的思想前進得厲害，不知道你正在上他的大當，中他的奸計。例如我們在目前應集中火力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而他却大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在表面上看來，好像他的思想是很前進的，而在實際上，却只是破壞集中火力來對付我們的民族敵人，間接就是分散我們抗敵的集中的力量。』（同上）

第三是偏狹態度的克服。『在這個搶救中國危亡的現階段，全中國應該只有兩個陣營：一個是抗敵救國的陣營；一個是我們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陣營。除我們用全力促成並鞏固第一個陣營來對付第二個陣營外，如有人再存着褊狹的態度，存着黨派或階層的成見，在言論或行動上來引起糾紛，無論有意或無意來破壞這個救國聯合陣線，或減削這個救國聯合陣線的力量，那就都是民族的罪人，同時也就是他所屬的黨派或階層的罪人！因為民族如果淪亡了，任何黨派，

任何階層，都是同歸於盡的。』（見偏狹態度和動的現實）

以上是關於團結禦侮的方面。關於大衆文化的方面，我們認爲『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新時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徵……我們在這樣艱危的時代，應該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因此我們的文化必須有一個新的動向，必須有一個新時代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文化的方式和內容，值得我們作更周詳的研究和討論，但是我深信這個新文化必然地是大衆文化；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是要大衆化，是要不忘却大衆，是要切合於大衆眞正的需要，是要能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要能適合於大衆的容受性。我認爲這是中國文化轉變到一個新階段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全國的文化人和熱心中國文化的朋友們，都對於這個問題加以嚴重的注意和切實的研究。我以爲我們辦任何文化事業，都要特別注意廣大的羣衆，都要極力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廣大的羣衆裏面去。中國文化界有個很大的危險，那便是『關門主義』，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論，不顧到中國大衆的現實需要

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響範圍越縮越小，簡直和大衆不相涉。文化工作是爲着少數人幹的呢？還是要爲着大多數人幹的？我們先要認清這個基本問題。」（見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

但是無論是民族解放的問題，或是大衆文化的問題，我們都要排除萬難，不怕艱苦的幹去。所以我願再提幾句這樣的話做本文的結束：「我們倘若常常牢記着我們是要從現實做出發點，便不致犯近視病的苦悶，悲觀，爲艱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我們閉攏眼睛靜思我們理想中的中國，儘管是怎樣的自由平等，愉快安樂，但是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的中國做出發點；現實的中國不是這樣完全的，是有着許多可悲可痛的事實，是有着許多可恥可憤的事實；我們既明知現實的中國有着這種種的當前事實，又明知要改造中國必從須現實做出發點，便須準備和這種種事實相見，便須準備和這種種事實鬥爭！」（見從現實做出發點）

（二五，八，廿三。）

囘到了學校

光陰似箭，許多青年朋友如今過完了暑假，又囘到學校了。社會是個廣義的學校，青年朋友們在這剛過去的暑假裏雖暫時離開了狹義的學校，却到過廣義的學校裏視察了不少的現實的情形。我們由許多剛從內地出來準備囘學校的青年的談話裏面，可以看出他們在這短短暑期中所注意到的事實，無論是關於國家的問題，或是關於青年本身的問題，都有過冷靜的檢討，和沉着的思考。

在這短短的暑期裏面，華北的嚴重形勢顯然是愈趨尖銳化了。在中外各報上可以公開看到的是這裏華北日領會議，那裏日海軍武官會議，還有日本陸、海、外、三省代表在天津舉行幹部會議等等，那緊張的姿態是誰都看得出的。至於會

議的具體內容，雖不是我們所得而知，但是卽就公開看得到的報告，據說是要『進行所謂積極自主帝國外交，表面上雖不拘泥廣田三原則，但閱川越將捨抽象而就實際，較之廣田三原則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華聯社廿三日東京電）此外我們在公開的消息裏面，還可以看到所謂『高級幹部會議』一致通過的議案部門，有什麼『華北政權監督實現明朗化』，『外交方針具體化』，（可和『捨抽象而就實際』的話參看），『中日經濟提攜』，『非常時期的準備』，和『陸、海、外、駐華機關互相呼應』等等。我們還要看什麼內幕的方案嗎？只要看了這幾個題目，做的是什麼文章，還有什麼疑問嗎？

在這樣『磨刀霍霍』的緊張形勢下，我們再看到了幾個月來西南的局面，又要擔心着中國是否可以避免內戰慘禍的問題。全國人誰不知道？中國的力量就只是這一些，要怎樣運用那力量，才能對於民族解放獲得最大的結果呢？這的確是全國人民所懸系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對救國特別熱烈的青年們所注意的一個

重要問題。

關於民生方面，使人感到農村破產的深刻化和水災警報迭傳的可慮。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有水災是例外，沒有水災是常態。在我們中國，却適得其反！沒有水災是例外，有水災却是常態！這種痛心的事實，我們可以視爲『常態』而不想追究它的癥結所在，加以挽救嗎？關於各處農村破產的慘況，那更是暑期中由學校回到家鄉的青年們所目擊心傷的事實，說起來是一言難盡的。可是農村破產和內憂外患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這不是僅就農村本身改善所能根本解決的。

在這種種令人無由自慰的環境中，也許稍稍能引起青年朋友興奮的，只有我國第一次派遣大批選手參加世界運動會的事情。中國的運動家第一次顯身手於國際體育競技的舞台上，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可紀念的事情。這次世界運動會自八月一日至十六日在德國柏林舉行，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中國爲這

件事費去了二十萬圓的鉅款。但是，一方面固然値得興奮，一方面不要忘却我們只是飽吃鴨蛋而歸。當然，我們用不着垂頭喪氣，我們要在失敗中尋取教訓，作爲更向前努力的根據。

最後要談到青年本身當前的幾個問題。第一個要想到的也許就是求學的困難。能安然囘到學校，踏進校門，算是很幸運的了；有些青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糊裏糊塗地被驅逐於校門之外，有些地方簡直是整批地被驅逐出來，有寃無處伸，有苦無處訴！有些青年雖勉强踏進了校門，學費是東借西凑得來的，怎樣歸還固然毫無把握，學費以外的用費怎樣籌措也更屬茫然。這種苦況是我們做過苦學生的人所能深刻感覺到的；如今苦學生遍地都是，這種苦况也就愈益普遍化了。就是那些比較幸運的青年，雖有父兄能暫時替他們辛勞安排好，但是家裏經濟的外强中乾，是他們所心照不宣的。父兄對於他們的求學用費的支持能勉强挨到什麼時候，却是他們所不敢想的。經濟困難還只是青年們所感到的困難的一

部分。他們都是思想純潔的青年，問心原無可愧，於求學之外，所耿耿於心的只是要在救國運動方面盡一點力量，但是有時還不免遭受到出於他們意想以外的打擊。

有些青年知道自己的在校求學是無法繼續下去的，無論是由經濟的困難，或是由於莫名其妙的无妄之災。於是他們便想尋覓職業。這又給他們一個很困難的問題。誰都知道，因市面的不景氣，各種事業的蕭條，要找得一個職業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是初出茅蘆的青年，缺乏辦事的經驗，碰壁的機會更多。據上海有一個成績比較優良的職業指導所的統計，每日到該所登記的求職者平均有八九十人，而能介紹得業者僅佔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便都成了走頭無路的人物！向來熱心指導青年的前輩，總是口口聲聲教誨青年要怎樣勤謹刻苦為社會服務，這就為社會服務的立場說，不能說是不對，但現在的實際困難却是無處找得職業，雖欲勤謹刻苦而也無從着手了！在這種地方，我們能盡怪青年嗎？要想找

個職業，苦於沒有機會；要想入校求學，又苦於無法繼續：這樣進退維谷的青年，就我們所知道的，爲數實已不少，在這樣殘酷的社會裏，他們簡直不知道有何去路！這是青年自己的過咎呢？還是另有負責人應該引咎呢？也許有人會想到這當然不能歸咎於青年，也不能歸咎於任何人，因爲這是有關於整個的社會問題，不能怪任何個人的。這話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但是社會是不能自動的，必須有人力來改造它，所以社會的不合理，人也不能卸責，尤其是負有比較重大責任的人們。

青年們的當前問題，除了求學和求職外，大概都要想到國難。他們想到國難，大概也容易連想到所受的軍訓，因爲這似乎是入校的學生準備共赴國難的最有直接關聯的一件事。他們所以要受軍訓，當然是要準備參加爲國抗敵作戰，現在他們所受的軍訓，已能使他們有了這樣的能力嗎？

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我們知道都是在回到了學校的青年們的腦裏盤桓着

的。

青年諸君回到學校了，根據諸君在暑期中對於現實的視察，就所看到的現實的需要，拿來和自己平日在學校裏所學習的比較比較，一定可以看出所受的教育有沒有什麼缺陷，提出來供教育家的研究：同時也可就根據這種視察所得到的結論，替自己很縝密地定下未來的計劃，作爲繼續努力的方案。

青年諸君回到學校了！我們竭誠敬祝諸君努力與進步！

（廿五，八，三〇。）

侵略與和平

太平洋學會第六屆會議自八月十五日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玉斯美舉行，已於三十日閉幕。關於這個會議，伏生先生在本刊第十二期裏有一篇太平洋學會中的太平洋問題，有很扼要的評述，想諸君都已看過了。關於這個會議，我們所特別注意的當然是有關中國的問題——其實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問題是太平洋問題的中心。中國的代表胡適先生在這個會議席上揭穿『日本最後的目標，顯然要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國』，表示『中國民族現已抱定決心，誓必奮鬥到底，以維護本國的生存』。我們常覺得以胡先生在國際上的聲譽（我在各國遊歷的時候，每和他們的學術界人物晤談，多問起胡先生），應該替祖國的解放問題在國際方面

做些積極的工夫，而每以胡先生一向徒作『長他人的威風』的妥協論調爲憾事；這一次對於胡先生的爲國賢勞，不勝欣慰，希望他繼續爲祖國的解放努力。日本的代表芳澤謙吉對於侵略的掩護，雖用種種詭辯，但是所謂『欲蓋彌彰』，無法自圓其說。中國的領土東北四省是怎樣失去的？華北的僞自治運動是那裏來的？華南的搗亂是何存心？這都不是可以用一手掩盡天下人的眼睛的鐵一般的事實，但是芳澤却在會場上公開宣言『日本固未阻礙中國的統一』！在這種狀況之下，他主張『最好由中國改變態度而與日本合作』！至於他又拿出那套對國際宣傳的老調，說：『日本向華發展，是由於人口膨脹的緣故。』這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濫調，伏生先生那篇文裏已根據事實作直截了當的駁復，我們在這裏不多說了。不過我們所不要忘却的是芳澤很坦白的告訴我們，『日本向華發展』是『勢在必行的』。英美蘇三國代表會於圓桌會議和會外談話間，向日本代表多方詰問，想使日本代表說出要在亞洲發展的限度，日本代表不願表示。其實這倒可以無須表

示而自明的。

太平洋學會會議是由參加的各國上層分子組成的，他們只是少數名流學者的隨便談話，雖在直接間接方面未嘗沒有暴露侵略者面目的效用，但是並沒有民衆的集體力量做後盾的實際行動。講到這一點，更値得我們注意的是九月三日至六日在比京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關於這個會議的內容，在本刊第十二期裏達德先生寫給本刊的一封信，已略露端倪。這個會議最重要的一點是要集合全世界的擁護和平的一切民衆力量，制裁侵略的戰爭。這大會包含全世界人民大衆的組織，因爲各國工會等等民衆團體推出代表參加，後面都有着數十萬數百萬的民衆做背景。因爲有這樣偉大的民衆力量做基礎，所以不僅不是像太平洋學會那樣隨便談談算數，並且是一種行動的組織。在大會開幕以前的兩三個月裏面，各國的『發起委員會』已動員大量的民衆，開始大規模的反戰行動。英國工會領袖，法國總工會領袖，西班牙總工會領袖，蘇聯總工會領袖，以及墨西哥、古巴等十餘國工

會代表，聯合發表宣言，籲請全世界各國勞工大衆積極參加世界和平大會。這次參加比京大會的有四十幾國代表、三千餘人出席。他們要在這次大會後，更力謀擴大這個制裁侵略的和平運動。曾經寫信給本刊的達德先生，聽說不久還要再到中國來組織中國分會。堅決反對侵略的中國民衆，無疑的是要竭誠歡迎並贊助這個制裁侵略的和平運動。

談起主持這次世界和平大會的機關——國際和平運動會(Internation Peace Campaign)——它的緣起却很有意思。這個國際和平運動會是脫胎於去年在英國舉行的名震一時的『和平投票』("Peace Ballot")，最主要的發起人是英國薛西爾勳爵(Lord Robert Cecil)。當時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正在尖銳化，這個『和平投票』是要使英國民衆對於國聯和集體安全表示統一的輿論。自動參加這種『和平投票』的工人達一千二百萬人之多。去年十二月英國政府不得不擱置對意國妥協的霍爾拉伐爾的犧牲阿國的方案，這個廣大的民衆力量，也是一個重要

的因素。倡導這個『和平投票』的人們看到民衆集體力量的偉大，想把這個運動的範圍推廣到全世界，於是集合英國擁護和平的各種力量，和法國的民衆力量發生聯繫。法國的激進社會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黨員，以及法國的總工會代表，回答以熱烈的響應。這樣一來，在今年三月以後，由於各方面的努力，已使這個運動有着長足的發展。各國『發起委員會』於今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巴黎舉行發起會議，開會後舉行盛大的巴黎市民大會，歡迎各國代表，參加者有各種社團和各政黨的代表，共達二萬五千人。

我們知道在東西兩個侵略國橫行無忌的時候，帝國主義者不顧忠實執行國聯盟約所規定的集體義務，以厲行制裁侵略國，現在反而要藉口國聯盟約的無用，準備取消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的規定。這次世界和平大會在比京開會，就要動員全世界的民衆的力量，揭破侵略主義的陰謀，擴大世界和平的運動。中國也有兩位代表參加。一位是大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位是經濟學家錢俊瑞先生。我們

希望兩位先生一方面把中國民衆反抗侵略的眞正意旨宣布於世界各國民衆，一方面把世界各國民衆反侵略戰的偉大精神帶囘中國來。

當然，中華民族解放的最後成功是要靠整個中華民族自身的努力奮鬥，並不是可以徒靠別人的同情乃至贊助所能見效的。我們擁護世界和平，正是要努力使我們自己來參加反侵略的工作，是積極的，絕對不是消極地坐待別人來幫助我們。前者是把我們對於民族解放的努力，和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努力聯繫起來；後者便是沒出息的倚賴性：這兩方面是不可混爲一談的。

最近世界的趨勢是侵略與和平的尖銳的對立。和平的反面是戰爭，是侵略的戰。要得到世界的和平，有許多人覺得這是要靠實力來對付的，不是手無寸鐵的民衆的反對宣傳所能濟事的，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我們誠然不能抹煞實力的效用。但是從另一方面想，實力是什麼？最直接的是海陸空軍等等的武器。可是這些武器是要靠人來製造的，是要靠人來運用的。這仍然不能和人脫離關係。當國

際用武力干涉俄國革命的時候，國際聯軍所以終於失敗，固然由於當時俄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一部分也由於參戰各國的勤勞大衆反對本國的侵略。這種歷史的教訓，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中國的解放運動是不能和世界的大勢隔離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奮鬥，一方面却也要和世界的反侵略的力量發生密切聯繫。最近我國對於國際的這類集會都有得力的代表參加，這是一件很可以欣慰的事情。

侵略與和平，我們應該站在那一方面的陣綫：中國民族的答案，是可以從最近中國民衆的活動表現出來的。

（二五，九，六。）

沈痛的囘顧與光明的展望

一

在本期的本刋呈現於讀者諸君前面的時候，全國同胞所痛心的『九一八』五週年紀念即在目前了。我記得在『九一八』事變剛要發生的前夕，黃任之先生從日本視察歸來，據他在日本所親聞親見的情形，認爲日本對於東三省是必然地要在短時期內掠取的。他囘國後曾經爲着這件事情，親往首都去告訴我國的外交當局，而這位外交當局在當時却不肯相信，說日本無論怎樣，決不敢那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但是後來事實上的表現是完全證明了他的糊塗。

東三省於敵人不費一點力量，很迅速地淪亡之後，有些人還存着苟安的心理，希望對方滿足慾望，不再續進了。但是在這種幻想中，熱河隨着東三省的命運而喪失。這個時候，還有些人希望能保全長城以南的國土，長城以北國土的淪喪並不能喚醒他們的迷夢。於是隨着東四省的慘禍，華北和華南都在作進一步的俎上肉，陷入任人宰割的慘況。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的五年裏面，我們的國家的被侵略，是無時無刻不在那裏得寸進尺地擴大，現在已到了宰割全國的嚴重階段了。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兼程並進着。摧殘整個中國經濟的『走私』，便是在武裝保護之下實行的，這不是很明顯的例子麼？在全國上下鬧着『緝私』問題的時候，華北對於堆積如山的私貨，竟異想天開，對於這種私貨徵收一種僅等於現行關稅率八分之一的特稅，使違法的私貨一變而爲合法的商品，可以通行全國，使走私的毒害更迅速地安穩地傳播到全國；同時無異獎勵經營私貨的奸商，增加漢奸的勢力。實業家穆藕初先生對於這件事有過很沈痛的通電，說這樣是把

『國家命脈，國民生計，完全斷送。』記者執筆寫這篇文的時候，所謂『冀察稽查處』已公然宣布成立了！

其實『走私』只是一件事，整個的『國家命脈』已在『斷送』和搶救的緊要關頭！據中央社的東京電訊，說日人現信與中國解决種種問題的有效辦法，只有武力，甚至有提倡什麽『保障佔領』的『理論』，這不是要把他們的武力統治整個中國的前奏嗎？據密勒氏評論報最近所記載，日人要求在中國的西部和西北部各省的各個主要城市，都要設立領署，各領署都須駐有日警和軍官。中國的西部和西北是比較地距離他們的直接勢力遠一些，但是這種處心積慮的布置，顯然是以整個中國爲對象，那是不待解釋而自明的。『九一八』事變的導演者土肥原曾說過幾句很坦白的話，他說要使華北的『自治運動』推廣到全中國！

中國當前所遇着的嚴重問題不是爭意氣爭面子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整個民族的每一個人要自拔於奴隸慘境的問題。這是我們做中國人

的每一個人在這『九一八』國難五周年紀念所要眞切認識的現實！必須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眞切的認識，然後才能有團結禦侮的决心與事實的表現。

二

我們一方面很沈痛地回想到這五年來的國難一天天嚴重起來，被侵略的範圍一天天擴大起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所用其消極與悲觀，因爲光明的前途已向着我們招手，我們所要努力奮鬥的是要全國團結起來，朝着這光明的前途邁進！

這光明的前途不是我們聊以自慰的幻想，是有着鐵的事實呈露於我們的眼前的。講到國內方面，侵略者在滅亡整個的中國以前，絕對沒有『適可而止』的可能，這是五年來的事實敎訓。雖然這敎訓的代價是太慘酷的，但這敎訓已深入於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者的心坎，却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侵略者旣以整個的中國爲

對象，中國要自拔於這種悲慘的浩刼，必然要用整個的中國力量來對付：這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也不是任何人所能憑空製造的說法，却是客觀的現實所喚起的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這種要求最近已一天天有着事實上的進展了。漸漸地已有多數人明白要拯救這垂危的中國，不是任何階層所能包辦，不是任何少數人所能包辦，不僅僅是軍事的力量所能有效，不是少數人的努力所能有效，必須團結全國的人力物力，放棄以前的一切成見，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當然，關於團結禦侮，目前的情形仍然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還要積極努力，使這個偉大的運動更充實擴大起來。

立法院長孫科氏最近發表談話，表示政府將大赦政治犯，這是在全國民衆要求團結禦侮聲中的一個好消息，我們希望政府能迅速地切實地執行。前在福建設立『人民政府』的李濟深陳銘樞諸氏最近都由政府取消通緝，其他的政治犯應當更易得到特赦了。此外廣西問題的和平解決，在我們民衆看來，中央當局應該和

廣西領袖都一致對外，迅速促成團結禦侮的實現，否則也未必能得到眞正的統一，在廣西所發動的抗敵救國的號召也不免變爲空談了。最後我們就民衆的立場說，一般國民鑒於外患的急迫，一致反對內戰，反對中國人殘殺中國人，主張大家把一切舊仇宿怨（倘若有的話），拋到九霄雲外，團結起來共赴國難；這種共同的心願，已一天天普遍起來，漸漸成爲强有力的輿論了。

講到國際方面，反對侵略戰爭的怒潮已成爲世界大勢所趨的一個重要象徵。這個重要象徵，凡是在稍稍注意國際情形的人們，是用不着多所解釋的。美國於八月下旬有反戰團體一百萬人的代表團要求美國總統停止擴充軍備，締結世界和平條約。記者去年在美國遊歷時，親見他們的數千萬青年參加反侵略戰爭運動的熱烈，使人感到美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不久將呈現出來；蘇聯和法西等國人民陣線反對侵略戰爭運動的激進，是諸君所熟聞的。我正在寫這篇文的時候，聽說英國工團大會也在討論組織人民陣線的辦法。世界和平運動大會最近在比京開

會，參加者有四十國的民衆代表三千餘人，閉會宣言有這幾句很精要的話語：『各國的人民，務必以鬥士的精神，維護和平……倘有一國違反國際法而從事侵略，因而破壞世界的和平，那末我們把它看作唯一的敵人。』

中國對於世界和平，也負有一部分很重要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在事實上『以鬥士的精神』，以整個民族的集體的『鬥士的精神』，制裁危害我們民族的生存而同時也就在擾亂和平的侵略者。這在一方面，固然是四萬五千萬的人民所組成的偉大民族，對於自己以及對於世界所應毅然決然擔負起來的歷史使命；在另一方面，這種使命的執行，也是響應着世界大勢的正確傾向，有着無數的友軍。這是我們所要深切認識的，要用團結禦侮的努力向前爭取的。

（二十五，九，十三。）

中國的立場

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中華民族的解放問題；但是中國是世界的一環，我們要使中國解放運動獲得最後的勝利，不得不嚴密地注意世界大勢，不得不盡量運用世界大勢中有利於我們的各種條件。但是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我們要站在中國的立場。所謂中國的立場，當然是以中國的利益爲出發點。

我們對於中國內部，主張要全國團結起來，集中整個中國的一切力量，對付

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誰都知道侵略中國的並不止一個國家，但是用最殘酷的手段，以最兇猛的姿態，要在短時期內置中國於死地的，在目前却只有一國。我們無所恨於這一國的民衆，因爲他們是受着本國侵略者的麻醉和壓迫，他們自身也是同樣的被壓迫者；但是我們爲着要拯救我們所托命的國家的生命，對於侵略我國最殘酷最兇猛的這一國，不得不用全副精神來對付，這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所應該這樣的。因爲我們要集中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因爲我們不願有其他枝節來分散這個集中的力量，也就是因爲我們不願有人破壞或減少這種對準目標的救國力量，所以對於那些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或類乎這樣有意轉移國人視線的主張，都要堅決地反對。

我們對於國際的態度，也應該同樣堅決地站在中國的立場，現在世界是侵略與和平運動的兩大陣營；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還是加入那一方面是比較最有利益呢？這是很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如果站在中國的立場看來，加入侵略陣營是

於中國的解放運動有利的，我們不妨毅然決然加入侵略陣營；反過來說，如果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加入和平運動是於中國的解放運動有利的，我們也應該毅然決然加入和平陣營。總之，我們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要站在中國的立場來替我們自己下判斷。

當然，我們所謂中國的利益，是指中國的獨立自由，並不是要步武侵略的國家去侵略別人。在目前我們固然沒有力量去侵略別人；就是將來有了力量，我們也不願幹這樣的勾當。

二

閒話少說，我們且回轉來再談談上面所提出的侵略與和平的兩大陣營。我們知道德國和意大利有勾結，日本和德國有勾結；這三個法西斯國家的聯合戰線，是和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影響，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我們自己的民族五年來所

遭到的特別慘酷的苦痛，以及今後的大難，這是用不着我們多說的。侵略陣營要求世界殖民地的重新分割，不惜用戰爭來達到他們侵略的目的，這在我們處在『分割』之列的『弱大民族』是否應該加入他們的陣營，還有什麽疑問麽？

也許有人說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國家，也各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例如戰勝國的英法要維持現狀，蘇聯要保全他們的經濟建設，都是顯明的例子。我們不否認各國含有爲着本國利益的動機，但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這種運動是否有利於我們的中國。倘若有利於我們的中國，雖同時有利於英法蘇，我們也不必因此而有所躊躇。我們的贊成世界和平運動，目的是在反侵略，反侵略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奮鬥，用自己的力量打出一條生路，這是無疑的，但是同時能盡力使和平主義者在各國抬頭，於我們的制裁當前的侵略，是有着有利的成分，却是很明顯的事。所以我們要加入世界的和平陣營，並不是要拋棄自己的奮鬥而去倚賴別人，也不是有所偏於英國、法國、蘇聯，或其他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國家，却是站在中國

的立場，在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爭取友軍的一種策略。就在尋常個人的關係說，有人要找個互助的朋友，我們便斷定他自己不要努力，或甚至疑他不要做人，這是合於情理的事情嗎？簡單說起來，我們自己要靠自己努力是一事，運用國際大勢，聯絡友軍又是一事，這兩方面並不致於相消，更不必混爲一談；什麼事有益於那一國是一事，什麼事有益於中國又是一事，我們只要問這事是否有益於中國，如有益於中國而同時却也有益於別國，我們就武斷這是爲着別國而置中國的利益於不顧，這是講得通嗎？

三

此外還有一種誤解，以爲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就等於不抵抗主義，不準備和侵略者戰爭。其實世界的眞正和平就在用集體的力量來制裁侵略的行爲；我們所反對的是侵略的戰爭，而不是爭取世界和平的戰爭。參加世界和平運動的各國，

它們的當局對於和平的意義，也許各有其想法，但眞正的和平運動在各國民衆間的抬頭，無疑地是要給侵略者以一種嚴重的威脅。國際和平運動會派到中國來的達德君，即聲明該會一方面鑒於侵略國視條約義務如無睹，所以『遵守條約義務』列爲原則之一；一方面鑒於中國受壓迫的事實，所以在該原則中加入『中國得保留其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權利』。我們並不是說僅僅有該會同情於中國的修改不平等條約，這件事就可不必有我們自己的鬥爭而可以坐享其成。我們絕對沒有這意思！我們一方面當然自己要加緊努力，一方面却也歡迎中國的朋友替我們宣傳，替我們增加國際上的聲援的力量。

倫敦泰晤士報最近評論希特勒在德國紐倫堡痛駡到世界和平運動的演說，該報社論有這幾句話：『這次演說的用意是在反對法俄兩國的互助公約，自屬毫無疑義，但是在現在的形勢之下，凡附近德國的各國都訂有這類條約，要它們放棄，實在是不可能的；可是倘若歐洲的問題能得到一般解決的方案，使各國所締

結的同盟條約都失去它們的目標，那放棄條約不但不能，而且還是可喜的事情；不過這非等到促成這類條約的原因完全掃除，是不可能的。』這是英國人站在英國的立場說的。我們中國人站在中國的立場，也可以主張世界若要眞正得到和平，必須掃除擾亂世界和平的原因，也就是必須制裁侵略者的擾亂。侵略我們的國家儘管也在高唱着『東亞和平』，它在實際上的行爲是在擾亂『東亞和平』，這是天下所共見的。我們不能因爲他們也在唱着『和平』，便不敢參加世界和平運動，因爲世界的和平陣營正是和侵略陣營對立着，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應該加入和侵略陣營對敵的方面。我們這樣做，不是爲着任何別的國家，是爲着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而做的，雖則我們對於反侵略的努力，間接也是有裨於世界的眞正和平。

（二十五，九，二〇）

現代國家與民衆運動

一

有些人聽見民衆運動就不免害怕，其實民衆運動是現代的國家裏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無論是號稱民主政治的國家如英美法，或法西斯的國家如意德，或社會主義的國家如蘇聯，都有他們的民衆運動。中國當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期，對於民衆運動的努力，現在還有許多人記得清清楚楚。而且當時北伐的成功，大半是靠有民衆運動做革命軍的先驅，所以往往革命軍還未到一個地方，因有民衆的積極響應，已先聲奪人，使敵方寒膽！這也是許多人記得清清楚楚的。

我們看到各國的選舉，更可以知道他們的民衆運動和國家政治是分不開的。例如現在美國正鬧得熱烘烘的總統選舉大運動，這裏開大會演講，那裏開大會示威，這裏研究，那裏辯論，全國各角落里的人們，無論男女老幼，都被激動起來，他們的注意力都被集中起來，他們的思考力都被增强起來。你在隨處隨時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民衆運動的活躍。這也可以說是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的象徵。當然，像中國曹錕時代的賄選活劇，那運動的進行是在妓院裏，旅館裏，酒館裏，只在妓院旅館酒館等等的地方，少數走狗爪牙的活動，熱鬧一下；所謂民衆，都很漠然，並不感覺到有這麼一囘事，就是偶然聽到關於這種醜態百出的新聞，也不過視爲茶餘酒後的閒談資料，也不感覺到和他們有什麼切身的關係。這種選舉，當然和靠民衆擁護的選舉不同，在近代的國家裏是看不到的。

蘇聯的注重民衆運動，也在許多事實上表現出來。最近的例子是全國各角落里對於新憲法討論的熱烈。在他們的各工廠，各農場，各種各色的機關，工人農

民以及其他的工作者，對此事都有大規模的熱烈的研究和辯論。在他們的幾十萬人的體育大檢閱，爲着保衞他們的國家，『你們準備好麽？』的問句一出，幾十萬人同聲一致的回答說：『準備好了！』那山崩海裂似的民衆的吼聲，使你感到民衆運動的力量是怎樣的偉大！他們在積極推行集體農場的時候，並不是僅僅由政府發幾個命令，由少數專家起草幾個計劃算數，也靠着民衆運動的力量，有組織地發動整千整萬的人加入，才克服種種困難而得到最後的勝利。

蘇聯和美國雖在政制上彼此不同，但是他們都有民衆運動，却是一個事實。有些人想到民衆運動，就以爲只是共產黨的東西，好像此外就沒有什麽民衆運動可說，而不知道凡是現代的國家，無論它的政制怎樣，都是和民衆運動不能脫離關係的。

各國有各國的民衆運動，他們各有他們的目標。中國當前的唯一大問題是抗敵救國，所以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民衆運動是民衆救國運動。我們如果因此誤會而

不敢幹民衆救國運動，那對於中國的解放前途的惡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所以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深切的注意。

二

關於民衆救國運動還有人有些誤解。我們鑒於民衆救國運動和民族解放的鬥爭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所以要提出來和諸君共同研究研究。

第一個誤解是認爲民衆救國運動是和政府對立的。其實民衆救國運動的唯一宗旨是在抗敵救國，和民衆的救國運動立在一條戰線上的政府應該和民衆合作，在合作形勢之下，民衆救國運動不但和政府不致站在對立的地位，而且可以增强政府對外的力量。我們屢次說過，抗敵救國要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須全國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在這種大目標下，凡是以赤誠努力於救國的人，第一要義是不要分散整個中國的抗敵力量。在抗敵救國的過程中，擁有二百餘萬軍隊的政府，當

然是一個抗敵救國的很大的力量。在我們做民衆的，惟一的念頭是怎樣和這個力量合作，由此達到我們救國的目的，並無意於推翻這個力量。不明白這個情形的人，往往把民衆救國運動看作反政府的行爲，實在是大錯而特錯。民衆救國運動是和漢奸賣國賊對立的，因爲漢奸賣國賊是在爲着本身的利益——其實這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而出賣民族利益，他們的目標和民衆救國運動的目標是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是無法合作的。但是政府只要和民衆救國運動作誠意的合作，決不會立於相反的地位，那些誣指民衆救國運動爲反政府的人，對於政府實在是莫大的侮辱！

三

還有一個很大的誤解是認爲民衆救國運動只是消極的行爲，甚至認爲只是搗亂的行爲。有某君竟大膽地說過，政府所希望於民衆的，不要民衆的幫助，只要

民衆不要搗亂就夠了！搗亂是要分散民衆力量的，這當然也是我們所反對的；如果民衆救國運動是搗亂，那末我們爲着救國起見，不但不該提倡，而且還應該千方百計去消滅它才是。但是我們開頭就說過，現代的國家和民衆運動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假使民衆運動只是搗亂的行爲，那末現代的國家都變成搗亂的國家了：這種說法的所以不通，是因爲民衆運動，尤其是民衆救國運動，確有它的積極的教育的價值。一盤散沙的民衆是沒有力量的，必須有組織的民衆才有力量；組織的工作須在平日進行，因爲這裏面包含有種種的實踐上的訓練，不是臨時抱佛脚所能馬虎辦到的。民衆救國運動的重要工作就在組織民衆，在實踐上訓練民衆。有很多人對於民衆救國運動的概念，以爲就只是聚集大衆作示威運動。羣衆示威運動不能包括民衆救國運動的一切，雖則它是這種運動在必要時的一種表現——只是一種表現。卽就羣衆示威運動的本身說，也就是一種民衆教育；這行動的本身就有很大的教育作用。這裏面需要組織，需要領導，需要對於目標的深刻的認

識，需要對於團結精神的涵養。這種種的敎育作用，不但給與了參加者一個檢閱自己力量的機會和抗爭的一切知識，而且這種運動的宣傳，對於一般比較落後的羣衆方面比千篇文字的力量還要來偉大。此外民衆救國運動有無數的健全的小細胞，每個細胞對於國際大勢及當前國難，都有經常的討論研究，各細胞間的聯繫和紀律都有嚴格的規定和實踐。這種細胞的充實和擴大，便是民衆救國力量的充實和擴大，將來和軍事力量聯繫起來，民力和軍力打成一片，民心和軍心結成一致，那便成了民族解放的中堅力量。

總之民衆救國運動含有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敎育民衆，養成有組織有訓練的集體的力量，是含有積極的意義的。這是現代國家的一個極重要的力量！

最後關於民衆救國運動還有一點要注意的，便是這種運動要設法使大多數人參加，參加的人愈多，集體的力量愈偉大。當然，在有許多不了解民衆運動的人看了，往往望而却步，自己不肯參加，反疑心少數熱心的主持者是在包辦，這種

不幸的現象是極須補救的。

（二十五，二，二十七。）

外交的途徑

一

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漢口事件，虹口事件，好像連珠似的不幸的事件，紛至沓來。這些不幸的事件引起了『友邦』的强硬的態度，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最近雖仍遣兵調將，耀武揚威，但據說經過他們的外務、陸軍、海軍三省的聯席會，決定仍置重心於外交交涉，要求中國政府乘此機會，解決妨礙中日國交的一切懸案，並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掃除『排日運動』的禍根，同時樹立救急對策。據路透社東京電訊所傳，讀賣新聞所載日本外務省的主張如下：（一）創

立緩衝區域，包括冀察魯晉綏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惟一切其他的權利與義務，如官吏的任免，捐稅的增收，及軍事的管理等，都應交給當地的『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時機，設法將中日間的交通合作，加以解決，其中最著者爲航空問題。（三）中國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加於日貨的關稅，實行根本上的修改。（四）中國應盡量聘用日本顧問。這震動一時的四項條件，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在各報記者詢問的時候，既不予以證實，亦不加以否認。據南京『某外交家』的意見，說中國當局還未接到此四項要求。但無論如何，日本對於中國還裝腔做勢，說是置中心於外交交涉，他們的目的很簡單，仍希望不費一兵一卒，即可在中國撈去一大串利益，同時把中華民族的生命前途，全置在他們的全力支配之下。日本要使華北五省『東北化』，早已明目張膽地對世界宣布過，所謂『自治運動』，始終在發縱指示，未曾忘懷，早是公開的秘密。所謂『自治政府』，也就是傀儡政權和漢奸政權的混合物；官吏任免，賦

稅的徵收，軍事的管理，乃至『一切其他的權利與義務』，都和中華民國脫離關係，這很明顯地是把華北五省獻給『友邦』，作爲更進一步控制全中國的根據地。此外如第二項的掠取中國的航空權，第三項的掠取中國的財力，第四項的掠取中國的軍權，在在都和整個中國的命脈有極密切的關係。航空權，他們曾屢次向中國政府要求過。減低關稅爲走私的要挾，也是公開對世界及中國宣言過的。聘用日本顧問，依我們所知道，也已由川越大使向中國張外長提出。總之，這四項條件在實際只是舊話重提，在『友邦』方面是認爲當然的了。據中央社東京消息，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曾於廿五日往外務省訪問，外相有田表示特別注重於根除『排日主義』和根本調整中日關係兩點。所謂根本調整中日關係，除强迫中國政府答允他們奉送華北五省的航空權，關稅特減，軍事顧問等等的亡國條件外，還要加上對於東北四省已失的土地和當前快要失去的有關國命的種種，都須具有曠達欣然的態度，一點不要有反抗的言論行動；他們甚至要求修改教科書，至於

民衆的救國團體，那更是他們所視爲絕對反動的東西——平心而論，在日本把它們看作絕對反動的東西是並不錯誤的——此外再加上所謂『共同防共』，『友邦』在外交上向我國所要提出的內容，至少在目前，可以說是包括在內了。

二

日本的僑民在中國受到殺身之禍，這在我們當然是覺得抱歉的。但是這類事件，自有它們的常軌的外交途徑可以遵循，自有依法賠償的方法可以援用。我們主張整個民族的救亡圖存，反對侵略國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摧殘，不是暗殺幾個個人所能挽救的，所以我們並不主張捨去整個的對象而對少數私人爲難。但是即就各項『不幸事件』中的遭難者而論，犧牲者不過一兩個個人而已；這種事件的嚴重性，拿來和中國喪失幾省的國土，淪入奴籍者動輒數千萬人民的慘劇，兩相比較之下，其中的差異，是多麼大啊！我們未曾佔據日本幾省的土地，未曾奴役

他們的人民，不過因爲他們有一兩個僑民在中國被害，他們的政府就那樣大張旗鼓地向中國大辦其强硬的外交；中國遭受到那樣慘酷的侵略，中國政府在外交方面更應該怎樣地努力！

「友邦」對於中國的外交原則，簡單說起來，不外是要想不費一兵一卒，撈去一大串利益。他們希望在樽俎之間，可以把整個中國的生命綫滅盡，成功一大筆的好生意！我們也應該有我們的外交原則。我們的外交原則是什麽呢？是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這個基本原則是全國上下所當嚴守而不可絲毫放過的。

當成都事件發生時，日外相有田認爲『除懲治兇犯賠償損失等慣常要求外，有採取基本步驟之必要』，宣言『兩國政府應調查其起因，而予以根本的解決』；同時日外務省接見外國新聞訪員，宣稱『自成都事件發生後，中國全國已充滿反日情緒，類似易致燃燒的氣體，一經點燃，即可爆發，故日本目前至急之要求，乃在消除此種氣體，中日當局亟應考慮正當方略，俾得實行此種急迫工

作』。最妙的是當時外國記者裏面有人問這位發言人，中日事件究竟是起因於最近華人盛行的反日情緒，還是起因於華人對日本不滿的結果所致？這位發言人躊躇着回答說他不知道。我們贊成有田所謂『採取基本步驟』，『予以根本解決』，也贊成日外務省發言人所謂『正當方略』，但是我們所要特別鄭重提出的是，日外務省發言人所有意圖迴避，托詞『不知道』以求遮羞的那『根本』『起因』！因爲這正是『基本步驟』『正當方略』所在的地方！

現在中日間發生許多不幸事件，如果要在外交上求枝枝節節的解決，那是不可能的。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的記者在他們的社論裏說過：除非每一個日本人用一個保鑣跟着，誰也不能擔保他沒有危險，這是任何國家的政府所不能擔保的。我們反對對於個人的殺害，絲毫不願替暗殺個人的行爲辯護，並且以爲在調查明確之後，我國當然還要依國際慣例，負起懲兇賠償的責任；但同時却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議，那就是如要根本消除許多不幸的『一經點燒卽可爆發』的事件，必須在

一個大問題解決之後；這大問題便是中國收回東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其他種種喪權辱國的協定。這是一切不幸事件的先決問題。倘把這個先決問題擱開，要想枝枝節節解決許多不幸事件，斷然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的。倘若不注意這個先決問題，反而再火上添油，提出更多的破壞中國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條件，那不是消除『易致燃燒的氣體』，而是努力增加『易致燃燒的氣體』！

日本在中國不過死去了幾個個人，他們的政府便藉此煽動全國民衆的激憤，大喊『現在已發動自衞權』，中國遭受着幾省失地數千萬人民淪入奴籍的慘禍，中國政府更須怎樣團結全國民衆來『發動自衞權』？所以我們主張中國政府應嚴守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根本原則對付外交，外交絕望後卽應採取『斷然的處置』！

（二五，十，四。）

在歧途上的中國

一

關於中日的外交問題，我們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們曾經提出兩點：第一、要調整中日邦交，有個先決的大問題，那便是中國要收回東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其他有損主權的協定；第二、中國政府應嚴守國土和主權完整的根本原則對付外交，外交絕望後即應採取『斷然的處置』。我們認爲這兩個要點，是全國對於外交途徑所不可絲毫放鬆的。

中委王寵惠氏最近對新聞記者暢談中日交涉問題，說『目前中日關係的緊

張，爲無可掩飾的事實，中日交涉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只須看看日本的積極準備，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後的關頭，誠如王氏所說，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換句話說，中國現在還是下决心嚴保國土和主權的完整呢？還是再作進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國，就是自己還要敷衍，對方也不讓中國敷衍了！

在這個艱危的時候，中國爲保全民族的生命計，應有自動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則下的外交，然後能堅持到底，步驟不亂；倘若爲對方恫嚇所威脅，不惜破壞國土和主權完整的原則，以遷就對方提出的無理要求，那正中了他們的詭計。日本一方面派桑島東方局長帶着『最後的話』來中國；一方面日本軍部各領袖公然宣言，他們對於中日局勢所採取的立場，可概括於下面的一句話，那就是日本必須充分準備於必要時訴諸武力。不但口頭上的恫嚇而已，他們在華北幹着大規模的長期的軍事『演習』，更緊張地脅迫宋哲元氏漢奸化；在華南大增派其海軍，耀

武揚威，肆行無忌：恫嚇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最近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報告關於中國的情報，竟老實說：『帝國如欲對華發動口實，隨意可得，故看到中國的官民誠惶誠恐對日不敢犯主義，殊極可笑。由此益可窺見帝國的威力，帝國安可不乘勢進攻，奪取特殊的權益？』又極力主張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純採不戰而勝的方式』，以威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愼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損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實力份子，與以實力的援助，使他鎮壓抗日分子』。這些是多麼怵目驚心的話語！但是中國的全國國民決不容許在恫嚇中斷送任何部分的國土和主權！

二

以上所說的第一要點是我們應堅守國土和主權完整的根本原則，不受任何恫嚇所動搖。其次我們所要嚴重注意的，是遠察世界大勢，近觀中國現實，在侵略

者殘害我們民族的生存而無法用外交途徑挽囘的時候，我們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戰是有着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敗主義的麻醉，認爲發動保衞國土主權的抗戰就是等於亡國；這實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們大聲疾呼嚴厲糾正的。我們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滬各報館之連署』的中日關係緊張中吾人之共同意見與信念的宣言，說什麼『釁端既起，中國如作城下之盟，即爲自署亡國之符劵，世世子孫，眞將永刼不復』。在未抗戰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於『衞國』一詞以後即緊接上『殉國』的消極名詞。我們對於連署這個宣言的『掌持輿論，同爲公衆喉舌，對內對外，均有宣達公意之職責』的各報，不免感覺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們固然知道主持各報的先生們對於愛護國家民族的動機，並不後人，絕對無意爲侵略者張目，但無論何國，輿論態度總較政府進一步，尤其是外交緊迫的時候，民衆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後盾，現在竟於無意中替侵略者廣播『恐日病』的毒素，這是很可痛惜的。以『純採不戰而勝的方式』的鄰國報界，

對於中國人民保衛國土主權的願望，向來缺乏同情，而這次對於這個宣言，獨宣稱『倍加贊揚，並以誠意接受』，我們自己跑進了他們的圈套，是很顯然的。

目前的形勢，使我們回想到『二十一條』時的慘象，但是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下的中國不應該是當時的中國，現在的中國，國民也不是當時的中國國民了！

（廿五，十，十一。）

就實避虛的侵略

一

全中國的人民所集中注意的中日外交問題，據日本外務省的看法，說中國『既表示充分贊助調整中日關係的基本觀念，故至少目前決裂的危機可以避免』，這『基本觀念』究竟是什麼，這是有關整個中國存亡的關鍵所在，是我們所應該嚴重注意的。同時由東京傳來消息，日本對華北志在必得，採取就實避虛的辦法，從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所條陳，用重大武力迫使（記者按，請注意他們是打算好的，無須真打的一貫的塲便宜政策）冀察魯晉綏各省當局就範；冀察政

務委員會高等顧問建川中將在吉與關東軍當局有過好幾次的協商，又帶有新方案到平傳達日方各要人後，即開始作更進一步的策動。所謂『基本觀念』，所謂『新方案』，依『友邦』最近在華北的實際行動看來，實等於就實避虛的侵略。

就實避虛的侵略比强硬態度的侵略，就被侵略者說，是更爲狠毒的策略，因爲同是侵略，强硬態度的侵略，還可使被侵略者明白亡國的慘禍迫在眉睫，共同振作起來，作死裏求生的奮鬥；就實避虛的侵略便比較容易麻醉被侵略者的心理，不明白在實際上是已經把整個國家的命脈斷送了，做了實際的亡國奴而自己還不知道，這樣一來，更不會想到什麼抵抗的問題，更容易達到侵略者『純採不戰而勝的方式』，更容易辦到侵略者『以武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這實在是當前最大的危機，比『决裂的危機』還要大千萬倍！這是我們要大聲疾呼，願全國同胞時刻加以嚴重注意的。

二

事實勝雄辯！日本一面倡言『目前決裂的危機可以避免』，一面却在華北着着進逼，『志在必得』。天津日總領事館內公開宣言華北經濟開發原則已定，只須按計劃進行，中日在南京談判，無論結果如何，決不致影響此事的進行；最近竟在豐台籌設警署；在平津一帶舉行大規模的所謂『秋操』；僞軍對綏省進攻的陰謀正在積極進行。總之在『談判自需極冗長之時間』裏面，他們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幹着，幹了就算數，決不受任何談判結果的影響！

談判的結果當然不是絲毫沒有，他們很可以在『就實避虛』的策略下達到他們的實際的目的。例如他們要修改中國的教科書，並視察中國的學校，以『根絕排日』，這很顯明地是要在全中國實行奴化教育，中國的文化根本要遭受到極慘酷的打擊，這種亡國條件是誰也知道不應接受的。但是有人說我們的教科書儘可

只載事實而刪除解釋，例如『九一八』的國恥，我們只載這件事的發生，爲什麼有這件事是無須解釋的，這樣接受日本的要求修改教科書便可馬虎過去。其實我們萬分沈痛的紀念『九一八』，侵略者却在興高采烈地紀念『九一八』，同一事件，同一紀念便大有不同的解釋。受侵略者爲什麼不能對自己的子孫解釋被侵略的事實？這是不是已做了亡國奴的明證？至於『視察』，有些人說不妨代以『參觀』，那個條件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實在實際上這樣的『參觀』也就等於『視察』，徒然騙騙自己罷了！

三

就實避虛的侵略，也可以說是軟性的侵略。這裏所謂軟性，和尋常的意義又有些不同。尋常所謂軟性的侵略，是含有漸進的意義；這裏所謂軟性的侵略，在質的方面，仍然是激進而不是漸進的，所不同者只是不拘於表面上的名義而已。

例如最初日方提出所謂三原則，中國民衆知道這是亡國的原則，紛起反對，他們就宣言並不必拘泥於三原則，但一直到現在，所謂根絕抗日，所謂中日『滿』的合作，所謂共同防共，儘管在名義上或方式上千變萬化，而最後總是鍥而不捨，絲毫不離他們原來『志在必得』的宗旨。

我們所要努力爭取的是中華民族的眞正的獨立解放！我們不能在任何烟幕彈下犧牲我們民族的生命！我們不要忽視就實避虛的侵略是滅亡中國的更毒辣的策略！

（廿五，十，十八。）

國防前綫的華北

一

我們在上期本刋對於侵略者在中國『就實避虛』，曾經痛切陳述，認爲這實在是當前最大的危機，比『决裂的危機』還要大千萬倍；認爲在『談判自需極冗長之時間』裏面，他們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幹着，幹了就算數。我們很沉痛地看着這個毒辣的策略的邁進。自所謂『改組冀察政權及增加行政效能』實行以後，齊燮元輩彈冠相慶，加入冀察政委會做委員，更使華北政權漢奸化；石友三被任爲所謂冀北邊區保安司令，漢奸羣的勢力更爲擴大；同時起用西原借款的經手人

李思浩做什麼經濟委員主席，朝夕奔走於侵略者駐軍司令和武官之門，仰人鼻息，秉承意旨，現在已經幹出的好事有擅訂航空協定，把國防所托命的航空權斷送，同時龍烟鐵礦等富源，滄石鐵路等交通要綫，都一任侵略者擺布，一件一件的作事實上的斷送。政權和經濟權一件件都在事實上歸到侵略者的掌握，便什麼事都可以隨意的幹。侵略者的駐津軍部和領館已陰向華北移民，爲經濟侵略，竭力移殖，他們在平津通豐和北甯綫的僑民激增，已達二萬餘人，並欲擴大領館與警察權，積極向非條約市鎮發展僑商，爲實現大規模領警權的警綫。在北平和天津都已着手增加警權。除政權經濟權和警權等都在事實上一件一件地掠取之外，最近又在醞釀所謂文化委員會，使平津高等教育經費歸冀察方面主持，這樣一來，文化也可以漢奸化了！

這樣，我國當局雖希望『從容開誠協商』，在實際上是無異眼巴巴地望着侵略者很不從容地從事實上掠奪華北了。

二

華北是當前中國國防的前綫，華北再斷送，整個中國更沒有翻身的日子，那眞是『自署亡國之符劵，世世子孫，眞將永刼不復』！這種慘禍的危機是迫在眉睫的了！補救的辦法，我們只須看看侵略者所擔憂的就是我們所應採取的救亡途徑。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提出的意見，値得我們的深刻的注意。他認為日本對華工作的方法，應隨時促進下列數點的實現：

(1)以威力脅迫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

(2)愼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損失

(3)嚴苛監視並排擊各實力派的精神團結，自力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

(4)嚴防中國當局的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

(5)務須防阻馮系實力（指宋韓言）與閻張陝北紅軍的總聯合而抗日。

(6)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實力份子，與以實力的援助，使它鎮壓抗日份子。

三

根據他們所擔憂的『數點』，我們認爲在國防前綫的華北以及其他各地的『各實力派』負有守土之責者，不但在敵人顯然用武力來侵略的時候，就是在本文第一節所陳述的在烟幕彈下的實際侵略，也應該嚴厲拒絕，用『實力』來保衞中國的領土主權。現在全國人民對於亡國慘痛的覺察和救國的熱烈情緒，已不是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時候所能比擬的了，所以局部的救國抗敵並不致再陷於以前那樣孤軍抗戰的局面，必然地是整個民族奮起救亡的前奏，必然地是要得整個民族的忠誠擁護。我們深信到了這樣的最後關頭，不但全國民衆對於眞正發動民族解放鬥爭的『實力派』能給與一致熱烈的擁護，就是全國的軍心，也是要和全國的民心團結一致的。這是整個民族死裏求生的唯一途徑，也是『各實力派』死裏求生的唯一途徑。這是我們要竭誠對國防前綫『各實力派』進言的，同時全國救國民衆

也應該用全力推動這死裏求生的唯一途徑的實現。至於應負起領導整個抗敵救亡責任的『實力派』，全國民衆當然更竭誠希望他們明白這已是全國的一致要求。

此外關於全國集中力量於救亡，以及國際大勢的運用，雖說來話長，但是看到侵略者所擔憂的『數點』，我們所應毅然決然採取的重要的實際途徑，也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廿五，十，廿五。）

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

一

在我們的民族正在極危殆的境遇中掙扎的時候，我們對於國際形勢和國內時事的進展，總是從有利於民族解放鬥爭的觀點看去，總是存着滿腔的希望——希望這些事實的進展能夠轉動到有益於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

當「友邦」在華北從事實上猛進侵略，外交談判在南京談至第六次還在停頓狀態中的時候，電訊傳來蔣委員長由京乘飛機飛到西安的消息。這消息很引起國人的深切的注意，都要知道他在這樣緊張的時候飛到西安負有什麼重大的使命。

和華北接連的西北實爲抗敵救國的最前綫。依我們所知道，西北的將領對於抗敵救國的情緒都非常的迫切；他們所以還躊躇未卽發動，是由於中央對於抗敵具體的辦法還未公布最後的決定。整個中國應卽團結起來發動民族解放的神聖抗戰，我們從這個主張做出發點，希望蔣先生這次西北之行，對於這個重要的任務能有積極的發展。

我們認爲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勝利，須靠整個中國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當然，這裏所謂對外，是要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民族當前最大的最殘酷的唯一敵人。）這個需要是很顯然的；我們用整個中國的力量來抵禦外侮，效力的偉大，當然比任何局部的孤軍抗戰來得大。整個民族的生死戰，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我們必須用整個的國力來作堅決的抗戰，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反對消耗對外力量的任何內戰，我們要停止一切內戰，把一切力量都團結一個陣綫，對付我們的共同的最大敵人。我們立於民衆只知救國不知其他的立場，在這個迫切需要全國團

結一致救亡的關頭，應該用極誠懇的態度提出這個重要的要求：停止一切內戰來一致對外！

我們認為這是當前抗敵救國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我們以為凡是誠心救國運動的人們，應該用種種最大的努力，促成這重要條件的實現。

二

抗敵救亡的神聖的偉大工作，是要靠我們全國團結起來作堅決的鬥爭，不能存着任何倚賴性，這當然是一個切要的認識。但是近代的任何國家，絕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可以『閉關自守』的，國際的形勢和各國的政治都有密切的關聯。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極力鞏固整個國家對外的力量，一方面也還要極力運用當前的國際形勢。

講到這一點，最近新任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氏的出國赴任，值得我們的特殊注

意。蔣氏於十月廿六日離滬出國的幾天裏面，在宴席發表的幾次演辭，頗有重要的意義。例如他說中蘇兩國『就地理說，邊境相接，地大物博，與我國情形頗相類似，都能夠不求於人，自食其力，不抱侵略野心，都願意維持世界和平』。他又說『一國外交的運用，決不是「乞憐」和「叩頭」的方式所能成功，務以雙方利益平衡爲依歸』。

我們的民族向以愛好和平著於世界，但愛好和平是在獨立平等的條件下實行的，不是甘心做奴隸的代名詞。我們對於要滅亡我們的國家和奴役我們的同胞的國家，我們絕對不能以『愛好和平』遮羞。但是對於其他的國家，如英美法蘇等國，只須不妨礙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工作，我們都要以友誼的態度相待。這幾國裏面，蘇聯尤其和我們有着利害相共的形勢。侵略我們的國家的政策，是要先滅亡中國，再來進攻蘇聯，這已是全世界公開的判斷。蘇聯的當局屢次宣言他們決無意侵略別國的土地，但是誰要侵略蘇聯的一寸土，他們是要用武力對付的。但

是他們爲着積極建設，要把被侵略的危機努力減少無疑的。中國假使被滅亡，於蘇聯是有害無利，這是誰都知道的。反過來，有共同利害而又彼此『不抱侵略野心』的國家能有相當的聯絡，雖儘管各爲本國的利益打算，對於抵抗侵略的力量是要大大的增加，這不是彼此有所倚賴，實在是互助的互利的方法。這種有利於我們抗敵救亡的國際形勢，是我們於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重要條件之外所要共同努力促進實現的最重要的另一個條件。

（廿五，十一，一〇。）

中蘇友誼與遠東和平

一

本期本刊和讀者諸君見面，正是十九年來艱苦奮鬥日趨光明的蘇聯舉行國慶的時候。我們看到蘇聯已往的艱苦的境遇和由奮鬥中得到的勝利，一方面要向它慶賀，一方面對於我們自己民族解放的努力也更感到興奮，因爲我們深信中國只須能全國團結起來，向着正確的途徑作堅決的鬥爭，中國必然會有着光明的前途，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在上期本刊裏會提出『急迫救亡的兩個條件』：一個是停止一切內戰，

一致對外；還有一個是要極力運用當前的國際形勢，對於英美法蘇等國，只須不妨礙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工作，我們都要極力造成有利於我們的友誼關係，尤其是和我們土壤相接，利害更爲密切，而對外『不抱侵略野心』的蘇聯。現在適逢蘇聯的國慶，我們願努力救亡的全國同胞對於這個問題更加以嚴重的考慮，我們並願對於這件事貢獻一點比較具體的建議。

關於這方面，我們不得不敬佩孫中山先生的眼光遠大。他在臨終的時候，有一封很懇摯沈痛的遺書給蘇聯的當局，在那裏面有這樣的話：『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敎訓而組織我的眞正同志的人們。故我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的工作……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合作……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卽將破曉，那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强盛獨立

的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我們——在這樣嚴重的國難中的我們——捧讀中山先生的遺書，感覺到句句精誠，字字血淚，認爲我們必須迅速採用具體的方法，團結中蘇的友誼，共同反抗侵略，保全遠東和平。

二

所謂和平運動，絕對不是可在侵略和被侵略的條件下實現的，所以蘇聯的外交政策以和平爲基礎，即與許多國家訂立不侵犯條約，彼此互不侵犯，便沒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存在。不僅如此，蘇聯更和法國訂立法蘇互助協定，和捷克訂立捷蘇互助協定。不侵犯條約還只含有消極的意義，互助協定却更有積極的意義，因爲參加互助協定國家不但彼此互不侵犯，如遇有第三國來侵略任何一國的時候，彼此還有互助抵抗侵略的責任。中國正在搶救危亡的關頭，應該用全力抵抗侵

略，這固然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就被侵略的方面說，中國地勢是蘇聯在遠東的前方，前方淪亡，後方的危險必然大大地增加。這兩個大國在抵抗侵略上實有共同的利害：所以這是互助，不是單方面的倚賴。遠東和平的保全，中蘇兩國的密切友誼實在是最重要的基礎。當然，中國的民衆和蘇聯的民衆本來就有着很好的友誼，但是兩國有了具體的互助協定，更得到具體的保障，同時也更可以使侵略國有所顧忌。

互助協定和所謂軍事協定，性質根本不同。軍事協定是以侵略爲目的，互助協定是以抵抗侵略爲目的。遠東和太平洋的和平固以中蘇友誼爲基礎，但太平洋各國贊助這個宗旨的當然也可以加入，造成太平洋集體安全的保障。不過中蘇兩國因國土接近，在抵抗侵略方面有先做榜樣的必要。根據這個觀點，我們主張中蘇應迅速訂立互助協定，以互助抵抗侵略爲目的。

侵略中國最殘酷的國家，口口聲聲以『防共』爲要挾，實際上他們所謂『防

共』，已成了侵略的代名詞，這是誰都可以看出的。他們所謂『防共』，就是先滅亡了中國，再進攻蘇聯。中蘇兩國政制儘管不同，而抵抗侵略却是有着共同的利害。法國和蘇聯的政制儘管不同，但因爲要互助抵抗侵略，他們可以訂立互助協定。遠東的中蘇也同樣地受着侵略者的逼迫，所以也需要訂立互助協定。我們希望中蘇兩國政府各爲着本國和遠東的眞正和平，對這件事加以積極的努力；並希望中蘇兩國的民衆各爲着本國和遠東的眞正和平，對這件事加以積極的促成。

（廿五，十一，八。）

生死關頭的華北

一

關於中日談判，中央社本月五日的東京電訊，說中日談判有於一週內暫告段落的可能，將華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兩大問題擱置不談，留待將來談判。有些人盛稱這是一個『合理途徑』，其實在事實上沒有這樣簡單。

據我們所得的消息，宋哲元最近曾電京報告，歷次在津和日軍司令田代協商所謂『開發華北經濟』，結果已由雙方決定原則四項，舉辦事業八項。所謂原則四項，在表面上似乎說得很妙，一仔細研究其中的實質，便知道是完全斷送華北

的賣身契：（一）共存共榮，（二）雙方互利，（三）對華北日本駐屯軍有裨益，（四）利用日本資本及人材。第一項和第二項原則在表面上雖有着『共』字和『互』字，但就已往的事實上看，究竟是誰存誰榮誰利，這是誰都看得出的，因爲國家的主權被侵略者摧毀無遺，這些好聽的名詞只是侵略者的烟幕彈；有着這樣的烟幕彈做憑藉，他們更可以盡量掠取認爲於他們有利的一切。第三項原則更可給與華北日本駐軍以横行無忌的機會，因爲怎樣才算有『裨益』，這個範圍是有着無限的廣大的。第四項原則給與日本以囊括一切資源和管理權，因爲在中國喪失主權的條件下，侵略者的投資和人材就是侵略的工具。

除四項原則外，還有八項細目；這些指的便是聽任侵略者建築鐵路，開闢港埠，開採煤鐵礦，推廣植棉，『合辦』航空，發展郵電交通等。這種種要求的內容，無異把整個的華北奉送。日本對於華北的侵略，在實際上已着着進行，所謂可以擱置不談者，絕對不是延擱的意思，實在是無須再談的意思。這種形勢的嚴

重，是很顯然的。我們以爲中央政府對於這種重大的問題，如認爲所傳不確，應加以否認；如所傳果確，應對地方當局加以有效的制止。就是由於地方當局擅自辦理，在責任上，中央政府也是無法諉卸的。

宋哲元表示決不願做亡國奴，這誠然是全國同胞所樂聞而致敬的，但是據說宋氏認爲敵來佔據領土的時候才與一戰，這却是不明白近代亡人國家，不一定要用正式佔據領土的形式，政治濟經軍事文化等等的主權被蹂躪，便在實際上做了亡國奴。宋氏又常表示服從中央意旨，不願單獨行動，我們認爲中央對於華北的危迫，不能再躊躇了。

二

在『共存共榮』『雙方互利』的烟幕彈之下，綏遠的危機最近已到了非常緊張的階段了！記者草此文時，北平傳來消息，僞軍集中於百靈廟商都一帶者已達

四萬人，準備分兩路進攻；同時在察北康保，還有僞『滿』援軍洶湧而來。我們的民族敵人要使綏遠完全冀察化，造成事實以實行無須再談的故智，這已是擺在眼前的實際狀況了！

傅作義表示堅守保民守土宗旨，敵來侵犯決予痛擊，這種精神是全國民衆所擁護的，但是綏遠是整個國家的重要屏障，綏遠的安危和整個中國有密切的聯帶關係，不是綏遠一省的利害問題。所以保護的責任，在有守土之責的傅作義，固屬責無旁貸，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責任完全丢在傅作義一人身上。在事實上，敵方前線動員了四萬人，還在遣兵調將，從僞『滿洲國』方面積極增援，我們如聽任傅作義孤軍作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無法保存綏遠的。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督責綏遠的地方當局以守土之義，一方面却須動員全國輿論，督責中央政府迅速增援，發動整個的民族解放戰爭。

我們看到華北的形勢，顯然可以看出一方面儘管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談判，一

方面卻在實際上一件又一件的國權的斷送。所以我方儘管在外表的姿態上表示强硬，這是斷然不夠的。不但不夠，而且反而足以迷亂一般人的目光，增加絕不可能的幻想。日外務省發言人最近對報界公開宣言：『日政府對中日談判的態度並未和緩，今後亦不願變更。』我們還可以蒙在鼓裏自欺嗎？

（廿五，十一，十五。）

援助綏遠前線將士

一

綏遠前線戰士已開始爲國血戰了！我們全國的同胞應該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抗戰！

自綏遠戰事爆發以來，最可興奮的是全國各方的同仇敵愾，紛紛發起援助綏遠前線戰士的廣大運動，一致踴躍輸將，各處學校多實行絕食一天，集款慰軍，至上海三十餘團體電慰矢志報國的傅作義主席和誓死守土的前方將士，並電請中央迅派大軍協勦，乃至首都『天主堂同人』也將一日的敎士的生活費和員工薪金

匯往歸綏公醫院救護隊應用。這是全國聯合陣線的端倪，是每一個救國的同胞看了都要歡欣鼓舞喜出眼淚來的良好的現象！我們要積極擴大這個救國抗敵的聯合陣線！我們要積極提倡並努力實行『一日貢獻』來援助正在前線英勇抗戰的將士！

誰都知道，這不是什麼『匪偽』攻綏遠，實在是整個侵略國來攻綏遠；倘若讓一省來抗戰一國，那是我們陷害爲國守土的將士！誰也都知道，敵人不是僅僅攻一省，實在是更進一步淪亡整個中國的步驟；倘若我們只是立於旁觀的援助地位，不深刻地認識我們不僅是援助綏遠，實在是拯救整個中國的淪亡，那也是很大的錯誤！

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從種種方面努力援助綏遠前綫將士，固然是所謂義不容辭，但是同時還要努力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抗戰；必須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抗戰，綏遠前綫將士的血戰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二

這次攻綏的敵軍雖號稱『匪僞』，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已派飛機督戰，投彈轟炸，駕駛員與機關槍手，都由日人充任，這明明是侵略國明目張膽壓迫『匪僞』來殘殺中國人，我們絕對不能掩耳盜鈴，認爲是本國的土匪問題。據我們所得的東北傳來的確息，所謂『匪僞』，不過受我們民族敵人的壓迫，倘中國果然發動整個的抗戰，他們仍要反過來幫助中國的。所以在這樣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我們立於國民的地位，要竭誠要求政府第一件事是動員全國抗敵救亡！

我們的民族敵人已在綏遠發動軍事的殘酷侵略，而在綏遠不遠的區域，還繼續着中國人殘殺中國人的內戰，這是很痛心的事情！我們主張凡是有決心共同參加抗敵救國的都聯合起來一致對外，不要再消耗中國的力量來殘殺中國人，應增强中國所有的力量來對付我們的民族敵人。毅然停止一切內戰，這是我們立於國

民的地位，要竭誠向政府要求的第二件事。

敵人已在軍事上用飛機大炮壓迫『匪僞』侵略中國領土，殘殺中國的人民，蹂躪中國的主權，而同時還進行着所謂『外交談判』，這實在是天地間最不可思議的可痛心的現象！我們主張政府應對日本提出强硬的抗議，限制在日本威脅下的『匪僞』於廿四小時內退出綏察，否則立即公布停止交涉，乃至絕交。這是我們立於國民的地位，要竭誠向政府要求的第三件事。

我們覺得政府對這三件事能毅然實行，便是政府下決心和全國民衆共同抗敵的事實上的表現，必能獲得全國民衆的一致的精誠擁護。我們決不可聽任綏遠的抗戰再蹈已往察哈爾的覆轍，這是要靠全國民衆的推動的力量，要靠政府毅然採納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

（廿五，十一，廿五。）

世界的中國人

就量的方面說，在中國本國以外的世界上的中國人，總數達八百萬人之多，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鉅大的數目。在歐洲最小的國家只有幾千的人口（例如在法比邊境的小共和國安多拉 Andaorra，全國就只有人民五千人），固然比不上這『世界的中國人』，就是比利時或荷蘭，每個國家的全國人口也不過八百萬人，世界上的中國人的總數可抵他們全國的人口！這好像除了具有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華民國以外，還有一個具有八百萬人口的『第二中華民國』在世界上屹然樹立着。這個民族的潛伏的力量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祖國外，幾於布滿全世界的中國人，他們分布的情形，據一九三五年的統

計，大概如下：

地名	人數
暹羅	二、五〇〇、〇〇〇
英屬馬來羣島	一、七〇九、三九二
荷屬東印度	一、二三二、六五〇
香港	八二五、六二五
安南	三八一、四一七
蘇聯（包括西比利亞）	二五一、五〇〇
緬甸	一九三、五九八
菲律賓	一一〇、五〇〇
澳門	一一九、八七五
北婆羅洲	七五、〇〇〇
美國	七四、九五三

台灣	四六、六九一
加拿大	四二、一〇〇
高麗	四一、三〇三
檀香山	二七、一七九
墨西哥	二五、〇〇〇
日本	二〇、〇七四
法國	一七、〇〇〇
澳洲	一五、五〇〇
印度	一五、〇〇〇
中美	九、四〇〇
英國	八、〇〇〇
荷蘭	八、〇〇〇
土耳其	七、〇〇〇

印度洋羣島	五、〇〇〇
祕魯	五、七〇四
南非洲	四、五〇〇
新西蘭	二、八五四
委內瑞拉	二、八二六
智利	二、七〇〇
德國	一、八〇〇
葡萄牙	一、二〇〇
丹麥	九〇〇
巴西	八二〇
阿根廷	六〇〇
比利時	五五〇
意大利	二七四

瑞典　一四九
波蘭　一三九

這統計只是一個大概，因爲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尖銳化之後，遷徙無定，被迫回國的尤多，時常有變動。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人最多的是在暹羅和南洋。這兩處的總計，共達四百餘萬人，比全部八百萬人的數量超出了一半。在西半球，中國人最多的是在美國，約有七萬五千人。中國人在歐洲的比較少，就歐洲各國比較起來，以在法國的爲最多，約有一萬七千人；其次在英國，約有八千人。在波蘭以下的各國，中國人很少，大概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關於經濟方面，據倫默氏（C.F. Remer）所調查，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三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一萬五千萬圓；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三〇年間，華僑每年匯款回國達兩萬萬圓！

我在上面提起八百萬中國人布滿了世界，足見這個民族的潛伏的力量。這樣

的感覺，尤其是因爲看到中國人在世界各處的奮鬥，不像別國的人有着充分的祖國的保護。他們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們出國的時候，不是像那一班應該殺頭的將軍大官僚們，領着幾十萬的出洋費，堂而皇之地乘着頭等艙到國外去享福，却是過着『猪仔』的極苦生活，千辛萬苦偷偷摸摸去的。一不留神，就被什麼移民局押到拘留所，陷入更深的地獄生活！我在海外遇着許多僑胞，他們談起當初出去的情形，往往聲淚俱下。

到了國外，他們過着極勤苦的生活。就是到了現在，你在美國可以看到在那個每遇星期日大家無不休息的日期，中國人的洗衣作還是一天到晚工作着，至於平日的夜以繼日，那更是家常便飯。他們的這種吃苦耐勞的能力，在西洋人看來是認爲異常驚異的，國內的人想起華僑，通常的觀念是他們有錢，不知道他們的一些錢都是用血汗換來的。

同時因爲具有這樣的吃苦耐勞的能力而却得不到充分的祖國保護，於是更引

起別國人的嫉忌，認爲搶奪了他們的飯碗，隨處受到他們的限制，甚至虐待。嶄荊披棘的中國人眼見別國的僑民得到他們祖國的保護，所得的待遇便大兩樣，很自然地引起他們對於祖國的懷念。我到各處時每和僑胞談話，無論他幹的是什麼事，無論他所幹的事的大小，無論他的知識高低，總是充滿着愛國的情緒，談起祖國，要感到萬分濃厚的興趣和深切的關心。當然，他們談到祖國的不爭氣，喪權辱國的事件紛至沓來，也要攘臂揮拳，切齒痛恨。這不足怪，祖國政治的好壞，影響到他們在外國的生活，好像一枝測量氣候的寒暑表。你無論到何處，他們和你談起十九路軍在淞滬英勇抗戰的情形，眞是熱烈得什麼似的！在那個時候，別國人看見我們的僑胞都要另眼相待，至少要和他多握一下手！報販看見中國人向他買報，都要連聲道賀，樹起大姆指誇讚中國人！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在馬路上走路都要覺得格外舒服些！不僅是一些虛面子，荷屬的爪哇當局經此一聲霹靂，就趕緊把中國的幾個『愛國犯』從牢獄中釋放出來！世界的中國人對於祖

國盼望的殷切，我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語可以把它形容出來！

當然，中國倒霉，世界的中國人也隨着倒霉。例如墨西哥的驅逐華僑，在我國喪失東北四省之後，墨西哥的政府和人民對於華僑都更輕視，虐待的程度也愈甚，排華的風氣也更厲害起來了。這是在墨西哥備受痛苦的僑胞所深刻感到的。其實不但在墨西哥，在任何地方，世界的中國人都是隨着中國的倒霉而愈益倒霉的。世界的中國人既和中國的休戚息息相關，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奮鬥固然有着萬分的關心，對於中國的腐化階層，賣國誤國的人們，也是要痛心疾首，怨恨徹骨的！

世界的中國人在已往是全靠着他們個人的掙扎而打出天下的，祖國對於他們只有萬分的慚愧。但是時代不同了，僅僅靠着無組織的掙扎是終於要被淘汰的。世界的中國人，倘若沒有健全的祖國做後盾，前途是很暗淡的。據我在海外和僑胞們接觸的結果，知道他們對於這一點都有着深刻的了解。我深信祖國一旦發動

民族解放的抗戰，他們一定要作英勇的參加，熱烈的擁護。

『第二中華民國』的光明前途是隨着中華民國而俱來！我寫到這裏，敬爲八百萬的僑胞祝福！敬爲八百萬僑胞所懷念的祖國祝福！

（廿五，十，十。）

雜感

分頭努力

我記得有一個時候，有人提出槍桿和筆桿對救國誰的力量强的問題。有些人對這個問題打了一頓筆墨官司，結果還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沒有得到什麼一定的結論。其實槍桿自有槍桿的效用，筆桿也自有筆桿的效用，只須用得其當，都可有它的最大的貢獻；眞要救國，就應該各就各的效用作最大限度的努力。當十九路軍在淞滬英勇抗敵禦侮的時候，我們親眼看到槍桿對於保衞國土所貢獻的偉大的力量，但是同時我們也親眼看到民衆被愛國言論和宣傳所引起的異常深刻的感動，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婦孺老幼，都奮發努力於後方的種種工作，軍力和民力打成一片。

救國的工作是要靠各種各樣的分工配合而成的，是要各就自己所有的能力作最大限度的奮鬥。

試再就軍事上的作戰說吧，有的擔任前綫的衝鋒，有的衞護後方的錙重，各有各的任務，誰也少不了誰；你如果一定要使衝鋒的隊伍都到後方來衞護錙重，或一定要使錙重隊都往前方去衝鋒陷陣，那在軍事的作戰上都是損失。

不但槍桿和筆桿，不但軍事上的作戰，我們對於各種各樣的工作，乃至似乎很平凡的工作，都應作如是觀。例如一個報館裏捲包報紙的社工，在表面上看來，他的工作似乎是很平凡的，但是只要這個報是熱心參加救國運動的，在救國的任務上，他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意義。

稍稍有一點知識和良心的中國人，沒有不時常想到中華民族解放，沒有不殷切盼望中華民族解放的早日實現，所以也沒有不想在這上面盡他的力量。這種心理的隨處流露，在救國運動方面當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却有許多人因此感

到苦悶，總想跳出他所處的現實，跑到一個合於他的理想的環境中去努力。他沒想到我們應該各就各的能力，卽在現實中隨時隨地做工夫；更沒有想到環境若使眞能合於我們的理想，那需要我們的努力也就不會怎樣迫切了！

也許我們自己還沒有做到『最大限度』，那只有更奮勉地加工幹去。也許別人還沒有做到『最大限度』，那我們也不應該輕視他，却要指示他，鼓勵他，幫助他做到『最大限度』。

讓我們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標下，分頭努力幹去！

（廿五，八，廿三。）

看電影與學甘地

和純潔天眞的青年朋友談話最有趣味，有時他能於無意中說出你感覺到不勝驚奇的眞理，有時他也會說出很直率坦白而不一定就完全合理的意見。最近有一位青年朋友來和我談，據說有些青年聽到柳湜先生也要看電影，頗覺失望。我問爲什麼？他說他們以爲以柳先生思想的正確，想到多數同胞的苦況，似乎不該有心緒去看電影。我說我雖知道他們是出於厚愛柳先生的意思，但是以柳先生爲文化努力的辛苦，偶看電影來恢復他的疲勞，我不但不反對，反而覺得贊成（電影還應該有教育的作用，這裏不多說了）。

這事使我記起幾年前的一件趣事：有一位讀者寫一封很誠懇的信給我，希望

我摹倣甘地的模樣，不穿褲子，赤膊赤脚，包上一塊粗布完事。我回信謝謝他，說我固然不敢自比甘地，可是我自愧的是對於社會，尤其是危難中的祖國，在工作方面沒有什麼切實的有效的貢獻，還不在乎穿上了一條褲子，沒有赤膊赤脚。但是這位朋友的好意終是可感的。

（廿五，八，三〇。）

體力的比賽

中國參加世界運動會的足球隊，於八月三十一日遊英，第一場比賽，對手是英國 Islington Corinthians 足球隊。上半時中國隊出奇制勝，以二比一佔勝，但是在下半時換壘後，英國隊憑藉他們的體力，漸見優勢，相繼中的，中國隊因體力較差，全無回手，結果英國隊連中兩球，反敗爲勝。

很顯然地，講到球藝，中國隊並不遜於英國隊，所以終於失敗的，却是由於體力的較差。這可以說是體力的比賽了。

一般國民的體力問題，實在是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看到這次中英足球隊比賽的結果，格外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希望負有培育青年之責的全

國教育家加以特別的注意。

這件事——一般國民的體力——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件不急的事情，但是國民體力的健全是要在平日有素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速成，是臨時急不來的，所以在平時就要急起起來才有效果。我在國外觀察的時候，最受感觸的是他們對於國民體育的積極提倡，尤其是在蘇聯，你到他們的托兒所，幼稚園，上而至大學，便看出沒有不把增進體力作爲第一件事。有人說他們的下一代更要幹出驚人的事業，這是很有理由的。

中國沿着科舉時代的惡習，家長和教師仍多以子弟能死用功爲最可喜，體力怎樣是不在乎的。這種錯誤的心理非澈底改革不可。

當然，擴大起來說，這事和一國的政治經濟也脫不了關係。例如吃着樹皮草根的苦百姓，『救死惟恐不贍』，還能顧到什麼體力不體力！

（廿五，八，三〇。）

歡迎杜重遠先生出獄

杜重遠先生最近出獄了。我知道，努力民族解放運動的全國同胞，對他都要表示萬分熱烈的歡迎和慰勉。

當杜先生入獄的消息轟動全世界的時候，我正和一位美國朋友一同遊歷到芝加哥。我在一天早晨和這位朋友共用早餐的當兒，忽然在當天的芝加哥論壇報上瞥見這個不幸的新聞，我立刻好像中了電氣似的發怔。我的不能自抑的憤怒和悲痛，嚇住了我的這位旅伴！他急問原委，聽了我的訴說，也引起了他的正義的怒火，——這位前進的美國青年是極同情於中國的解放鬥爭的。我和他立刻跑到電報局，打了一個電報安慰獄裏的杜先生。

我由美回國的途程中，每念到獄裏的杜先生，就想痛哭。到上海的時候，船一靠岸，我的第一事便是奔往漕河涇監獄去看他。見面的時候我緊握着他的手，感到嗚咽說不出話來，但看到他那樣雖處患難中而却十分鎮定的態度，反而自覺慚愧，趕緊把湧到眼眶的熱淚抑制着向裏流。

我知道，我們的友誼是有着赤誠救國的共同意志做堅强的維繫。我並且深信，全國同胞直接或間接和杜先生的友誼，也是有着赤誠救國的共同意志做堅强的維繫。

我們敬祝杜先生健康！敬祝杜先生繼續爲國努力！

（廿五，九，十三。）

「天機」

最近有位廣東朋友談起陳濟棠氏下野前的一段趣聞。據說陳在發動前由他所信任的扶乩術士翁半玄扶乩問神，神的鬼話說：『草頭倒，無人無人。』乩壇上接着大書『胡先生駕到！』當時胡展堂先生剛去世，這一定是他老人家的赫然鬼駕了！再接下去看時，是『機不可失』四個大字。既由『胡先生』訓示機會已到，所以陳氏便發動了。後來他失敗，很懊喪，責問翁半玄，翁替自己解脫得很妙。他說『無人』是指『倒』字去了人旁，變成『到』字，是說蔣介石先生將到廣州的意思；至於『機不可失』是指陳氏不該讓許多飛機失去！陳怪他何不早說，他的回答是『天機不可洩漏！』

陳氏素以迷信鬼話著名，這段趣聞，也許是事實。但是若說陳氏是因爲誤聽了鬼話才失敗，那當然是皮相之談。他平日搜括民膏，屠殺青年，固然早已自掘墳墓，卽在他以抗敵救國爲號召而發動之後，對於眞正民衆救國運動仍是怕得不得了，情願用幾毛錢一個買了許多乞丐來替官辦的『示威』湊熱鬧，至於眞在努力救國工作的青年學生，被捕失蹤，却日有所聞。一面說要抗敵，一面壓迫民衆救國運動，摧殘努力救國工作的青年，由於這種事實的表演，我們早看出了他的末路，這比什麽『天機』都來得準確！

（廿五，九，二〇。）

誰的遺憾？

有人遇着重要的事情，往往要看看外國報，他們覺得外國報上有的消息，在中國報上看不到。其實中國報上的消息，在外國報上也有看不到的。例如最近中日軍在豐台衝突的事件，你在中國報紙上可以看到『雙方整隊相向行禮互示歉意』，『整隊互表歉意』，『誤會冰釋，各回營房』，『决將兩軍調至較遠之地方』等等，這些話很顯然地告訴我們，兩方同樣地『歉』着，『調』着，中國並未吃虧，但是你在外國報上便看不到！

例如英文字林西報就說是在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之前，由中國副師長許長林向日本部隊長弁田口正式道歉，舉行『道歉禮』後，中國隊立即退出豐台，日本

隊即往佔據中國隊的營房。』換句話說，控制平漢、平綏、北甯三路的豐台已很抱歉地交給『友邦』的軍隊了！據日文上海日日新聞，許副司長代表中國軍正式道歉時，說『此次事件，中國方面引爲非常遺憾，茲特聲明，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牟田口部隊長的答語是：『中國方面若繼續有此不誠意之行動，日方惟有採取自由行動而已……』這似乎不像是互表歉意的口胳吧。

我們做中國人的人當然不一定要相信外國報，但是本月廿一日的申報上豐台我駐軍盡撤的大標題，却很引起人們的思慮。豐台是否屬於中國的領土？駐軍權是否屬於中國的主權？這都是我們在萬分沈痛中所不能忘却的！

（廿五，九，廿七。）

最前綫的鬥士

據北方來的朋友談起豐台事件，說當時廿九軍的兵士和日本駐軍相遇於豐台的正陽街，日軍要中國的整個軍隊讓開，中國的軍隊不肯，日方那裏把中國的軍隊放在眼裏？便毫不客氣地由三個騎馬的軍官向中國的軍隊亂衝過來，他們的初意以為中國的軍隊一衝卽散，有什麽了不得，那裏知道廿九軍的兵士却仍然團結一致，鞏固得像鐵一般，雖有幾個兵士被馬踢傷，還是嚴格的守着團結如山的整個隊伍絲毫不因之動搖。這是全國團結救亡的象徵！我願和全國的愛國同胞對廿九軍的鬥士，致最虔誠的民族革命的敬禮！

北平方面的民衆救國團體曾推男女代表多人，於八月廿二日赴南宛廿九軍兵

營，帶有餅乾菓子等慰勞品，慰問豐台事件中奮鬥的兵士們。這是民心和軍心一致團結救國的精神的表現，值得我們的注意和欣慰的。

全國的軍官和兵士們！你們都是站在保衞國家民族的最前線的鬥士，全國的救國民衆都無時無刻不在盼着你們發動爲民族爭生存的自衞權。全國的救國民衆是要和你們立在一條戰線上共生死的；讓我們並肩攜手向着光明的前途猛進！

（廿五，十，四。）

抱頭痛哭的時候

今天是我們這個正在生死存亡掙扎中的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我們遇着了這一天，眞是撫今追昔，棖觸萬端！

在任何國家，國慶這一天都是全國狂歡的日期。但是我們在這一天，洶湧在心頭的是有着三千五百萬的同胞正在遭受着亡國的慘禍，正在宛轉呻吟於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在這一天，洶湧在心頭的是四百多萬方里的國土淪亡了整整五個年頭，直到現在還聽任侵略者蹂躪着。在這一天，洶湧在心頭的是華北的主權已被侵略者摧殘無餘，在號稱中華民國的國土內，人民和官吏以及軍士，都只得眼巴巴地聽任侵略國的爪牙隨意逮捕侮辱，無可如何。這不但不是可以狂歡的日期，

實在是可以抱頭痛哭的時候。

但是徒然抱頭痛哭無用，我們必須萬衆一心，從死裏打出一條生路來。想諸君不會忘却，在今年的『九一八』的國恥日，連下半旗紀念的自由都沒有了；倘若我們不努力來共同拯救這個垂危的國家，掛全旗紀念國慶的自由能維持多久，也是一個疑問啊！我們因此又感覺到雙十這一天的彌足珍貴；我們應該在這一天痛定思痛，下更大的決心爭取中華民國的獨立解放！

（廿五，十，十。）

躲到那裏去？

五年來慣於『吃耳光陪笑臉』的中國，最近因英國的孟徹斯特導報社論說了幾句似乎恭維中國的話，說日本要中國吃耳光陪笑臉，中國不幹了，這是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第一次云云，似乎這兩塊吃了無數耳光的厚臉上，忽然有着了一些什麼光彩似的！其實吃耳光，而還要陪笑臉，固然是丟盡了臉，即不願再陪笑臉，而仍然聽任敵人打耳光，也還是一個問題！

提起吃耳光，使我們想起最近在號稱中國領土而却爲『友邦』勢力所籠罩的一個地方演過的一幕慘劇。那裏有個中國某大銀行的分行，有一天下午四點鐘，忽有兩個某國的憲兵，穿着便服，毫無憑證，來到該行向會計主任查賬。這位主

任因他們既未穿制服，又無憑證，不答應，他們憤憤而去。第二天下午同時他們叫人傳他到某國憲兵司令部去，一進去就被喝着下跪，被打幾十耳光；第二天下午同時又叫去跪下打幾十耳光；第三天下午同時又叫去跪下打幾十耳光。這位主任覺得實在沒有臉再在那個地方做人，辭職回到總行所在地。這種太不近情理的事實，倘若不是他親口告訴我所認識的朋友，我們是絕對不能相信的。這很顯然地是完全失了國家保障的慘酷待遇！個人吃了耳光，在目前還勉强能躱來躱去，等到這種情形普遍到全國，整個國家能躱到那裏去？這是值得全國人深思痛念的。

（廿五，十，十一。）

偉大的鬥士

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鬥士魯迅先生，不幸於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廿五分去世了。本社同人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和全國同胞感到同樣的震動和悲痛，我們要對魯迅先生致誠摯的敬禮，並要對魯迅先生的家屬致誠摯的慰唁。

魯迅先生不僅是一個文學家，並且是一個思想家。他的偉大是在他對於一般民衆的普遍而深入的影響。例如他的阿Q正傳所呈現的阿Q典型，無論讀過和沒有讀過而僅僅耳聞阿Q正傳的人們，都感覺到他所提示的深刻的意義。儘管有些人抱着偏見，反對他的工作——偉大的工作——也不能不敬佩的。這種偉大的精神也正像高爾基，儘管在帝國主義各國裏有些人對於他的思想要反對，但是對於

他的偉大的工作是不能不敬佩的。

魯迅先生的去世是十月十九日的黎明，聽說他在十七日的夜裏還寫文到三點鐘。這使我們聯想到高爾基在病中仍奮努力於工作的掙扎情形。高爾基生肺病，醫生說他早就會死的，但他竟掙扎到出乎醫生所驚詫的年數。聽說魯迅先生的肺病，有個美國醫生說他五年以前原就會死的，而竟也掙扎到今日。這雖是偶合，但却表示他們的『要生活和創造的意志，還仍然倔强地存在着』（摘編高爾基一書中語）。

我覺得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遺產，是他那樣始終不懈的積極的鬥爭精神。他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將。無論怎樣的窮困，都屈伏不了他；無論怎樣的壓迫，都屈伏不了他。我以爲我們後死的鬥爭者，應該承襲魯迅先生的積極的鬥爭精神，爲民族解放的偉大而艱苦的工作，努力前進。

（二，十，廿五。）

從心坎裏

魯迅先生逝世和殯葬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我們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瞻仰遺容時候的靜默沉痛，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伴送安葬時候的激昂悲愴，再看到全國各報和刊物上對於他的逝世的哀悼，無疑地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民衆從心坎裏所公認的一個偉大的領袖。我要特別指出：『從心坎裏的』公認的領袖不是藉權勢威脅可以得到的，不是藉强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於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為大衆鬥爭的事實所感應的。

這種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民族解放鬥士的最最重要的一個特性，在今日國難嚴重時期尤其可以寶貴的特性。這種精神和『亡國大夫』的奴性

正是立於相反的兩極端。在魯迅先生下土的時候，羣衆代表蓋在他的棺材上的那面『民族魂』的大旗實含有很深的意義。中國的不亡，就是要靠我們積極提倡擴大這『民族魂』，嚴厲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的『亡國大夫』型的國賊和準國賊！

魯迅先生將死前的最後未發表的遺作是關於章太炎的，聽說他認爲章太炎努力民族革命，曾經入獄七次，還是不屈不撓，這種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紀念和崇敬的，雖則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已落在時代的後面。我們覺得魯迅先生的這種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魯迅先生，因爲他是民族解放的偉大鬥士；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民族解放的偉大鬥士，更須永遠不忘記他的剛毅不屈的偉大人格。

（廿五，十一，一○）

青衣行酒

小的時候看『綱鑑』看到晉朝的懷帝被漢主劉聰所虜，靦顏稱臣，稱劉聰為陛下，『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造』是訪問的意思），卿贈朕拓弓銀硯，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這不能不算是極盡委屈求全的能事了！但是劉聰還不夠，『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我們古時青衣是奴隸的標誌，『青衣行酒』便是做着倒酒的奴隸，庾珉和王雋都是懷帝的舊臣，所以看到這樣的慘狀，禁不住號哭起來。結果

這兩位號哭的朋友固然被殺，就是甘爲奴隸而不辭的懷帝，仍然被殺。我小的時候雖朦裏朦矓，當時看了這一段，小小心絃也被震動，感到莫名其妙的悽慘！

最近看到報上的消息，在華北日軍進攻平北大演習的時候，遭難的老百姓流離失所，不堪設想，懷仁堂上却特設盛筵歡宴日軍司令，『舉杯爲祝，衆皆鼓掌。』並『殿以中西歌曲』，這慘痛的現象，和上面所說的情形，不知道有什麽兩樣！

有朋友由華北來，誰都盛讚廿九軍的愛國精神和宋哲元氏的處境困難，但認爲非有全國整個的救國行動，華北在實際上是必然要全部淪亡的，儘管在名稱上也許還存着多少的煙幕。

歷史如果還有教訓的話，晉朝的懷帝該是我們的前車之鑒吧！

（廿五，十一，八。）

一心禦侮

在以中國的領土給『友邦』的『大演習』所蹂躪之後，北平學生發起救災運動，組織四郊居民災區服務團，放散宣傳品和棉衣食物賑濟物品，參加者數千人，鄉民攜老扶幼歡迎。同時北平的學生團體感於傅作義守土安民，誓死爲國，電請中央明令嘉獎。

綏遠旅平同鄉因綏東形勢緊張，定十五日全體絕食一日，以所省的錢慰勞將士守土，並製錦旗一面，派員返綏謁傅作義贈送致敬。

這些事實表示青年救國的不畏困難，再接再厲，與軍民一心禦侮的團結精神，這是值得我們的欽敬和欣慰的。但是國家不僅是青年的國家，亡國的慘遇不

限於北平四郊的鄉民，綏遠的安危不僅關於旅平的綏遠同鄉，這是全國同胞所要聞風興起的。我們希望華北軍民一心禦侮的精神，能引起全國軍民的積極響應。

（廿五，十一，八。）

人圈

有一個很知己的好友最近由西北回到上海來，我們知道那裏是有着時時渴望『打回老家去』的東北軍，他們裏面有的新自東北出來的親友，和我的這個好友談起東北同胞慘遇的情形，最悽慘的是我們的民族敵人近來在東北各村裏設有所謂『人圈』，把貧病交加的我們的苦同胞，拉到這個人圈裏去喂獵狗！事實是這樣：因爲義勇軍的各處潛伏，我們的民族敵人把小村一大片一大片的燒掉，窮苦的老百姓往大村裏逃，沒有屋子住餐風露宿，病了也沒有醫藥，敵人便倣照豬圈或牛圈的辦法，在荒地上用木樁圍成大圈，裏面放着餓狗，病得未死的人都被拉到裏面去喂狗，夜裏常可聽到慘不忍聞的哀號！

我希望這慘呼的哀音能打動全國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絃！我希望全國同胞明白這種慘遇是每一個同胞和我們的子孫的命運，倘若我們還不一致團結起來挽救這個危亡的祖國。

（廿五，十一，廿二。）

悼王永德先生

在國難這樣嚴重的時候，哭愛國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實在增加我的無限的悲痛。

永德江蘇常熟人，七歲進本鄉的梅李小學，十二歲畢業，在原校補習兩年，十五歲考進生活週刊社做練習生（民國十八年十月）。他爲人沉默厚重，常常不聲不響地把所辦的事做得妥妥貼貼。我最初只感覺到他的書法進步得很快，辦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實起來，不久我便出國視察，和他分別了兩年多。在國外的時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驚異他的文筆和思想進步得那樣快。去年我回國後創辦大衆生活週刊，請他襄助編輯，同時幫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辦事非常認眞負

責，把大衆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時他又不顧勞瘁地參加救國運動。我辦生活日報星期增刋的時候，仍請他幫忙，我們總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餘，自己不停地研究，該刋五號怎樣研究時事動態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辦事得力，思想進步，寫作的能力也有突飛的猛進。我最近請他幫杜重遠先生編了獄中雜感一書。這本書我原答應做一篇序文，但是因爲忙得不可開交，延擱又延擱，他常常催我，前幾天才寫好付印。本月三日聽說他患傷寒症在仁濟醫院，我趕去看他的時候，他已不能認識我，我叫了好幾聲，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樣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書已出版了沒有？』他在那樣苦楚中還流露着這樣負責的精神，我聽着眞心如刀割！

我隨請一位西醫好友去看他，據說他的病症雖很危險，脈息還好，還不無希望，不料竟於十一月九日的早晨五點半鐘去世。他死的時候才二十歲。人材培養不易，像王永德這樣的人材，不是容易培養成功的，不幸這樣短命，我不僅爲私

詛哭，實爲社會哭。

信箱

幾個疑問

韜奮先生：

我是一個極力想加入救亡運動的青年，在過去，也未嘗沒有努力。因爲想組織一個有力的集體，所以常常如說教者的對於同事友朋之間去宣傳我的私見，我想把每一個青年都養成有志爲民族効勞犧牲的決心，然而到此刻爲止，我依舊很孤單。我一方面知道我的才識薄弱，沒有方法使人信仰；一方面却已生出了幾點疑問，現在寫在下面，希望你給我一個有力的答覆。

（一）需要何種科學？　現在的中國，究竟需要社會科學呢？還是自然科學？這兩重思想的對壘，常常在青年的腦際盤桓。我自己也是一個。中國的國勢

危殆，是大家知道的，然而就個人講，要負起救國的重任，養成救國的力量，究竟需要研究何種科學呢？

『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是大貧小貧的國家，既然是產業落後，那麽無論怎樣的研究改良政治，也不能使國家富强起來；既然是大貧小貧，那麽無論怎樣的研究社會經濟，平均分配所有，也不能使大家衣暖食足。』有些人這樣說。還有些人以爲：『自然科學雖能供給我們以力量，供給我們以建設的可能性；但當資本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兩層壓迫沒有解除以前，這個力量不會抬頭，這個可能性是不會存在的；就縱令這兩層壓迫已解除，如果對於中國的現狀沒有系統的，澈底的明瞭，俾得定下指導的方針，則這個力量也不能發展，這點可能性也不能實現的。怎樣去解除壓迫呢？最要緊的是在使大多數民衆認識自身貧困的原因，知道鬥爭的步驟，而起來完成革命。』

前面兩種論調似乎都有理，然而不知現在究竟研究何種切近。

（二）誰是領袖？　俗語說：『蛇無頭而不行』，關於集體的行動，無論何事，當然需要領袖。

現在迫切的是『救亡』，那末光懷着一顆熱烈的心而沒有組織，沒有人來領導，當然不會生出力量的。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領導我們做些什麼任務呢？

（三）思想的固執　『你們儘空談有什麼用呢？你們沒有槍桿去抗敵，沒有什麼効果做出來，你們只是空談罷了！』

當有這種質問的時候，很難答覆，我幾乎氣餒。『力量』『効果』『空談』很刺耳的！

我固然知道他們的思想不對，固執，然而又太聰明了。可是我也知道：光是搖旗吶喊的宣傳，或者有一個組織而作救國的預備，甚至請願啦，遊行啦，示威啦，都不見有何力量的。

做些什麼任務？生出何種力量？會不會有効果？我所知道的是沒有効果也要

奮鬥，團結自有力量，而關於第一點，我自己也很模糊。

我應該對別人怎樣解釋？勸導？請給我答覆。再則，有以上的質問的還是比較明白的，還有人以爲：『救國不全是我的責任，有政府，有軍隊，何況眞正救國是有罪的。』還有：『私貨進來不在門口阻住，而要待散遍滿地後再緝。現在的內地的百貨公司，沒有仇貨決不會賺錢，政府不能助民生產，仇貨却會幫商人賺錢！』這些又有什麼話好說？

（四）危險　『救國有罪』，的確是幽默而可痛心的。這樣，有什麼人還敢幹呢？

在先，我的朋友們擬組一個文藝社，想出一點小型刋物；我的意見，以文藝範圍太狹，必需力求大衆化。而他們笑着回答說：『你固然想去感化別人，然而當你言詞稍形激烈時，你就有被捕的危險了。』請問有何方法可避免危險？

（五）救國集團的組織　除却無謂的犧牲外，危險不足懼；旁人思想固執，

自己可以打定主意；沒有領袖，也並非絕對不能幹；那麼我們一方面研究有裨於國家的科學，一方面作救國的預備，是應該的。

但是如何組織一個團體起來呢？如何宣傳？如何組織？取什麼名義？做什麼任務？如何行動？謹以至誠請詳細指導。

以上寫得很沒頭緒，這是限於一個工廠小職員的時間，想先生還看得懂吧？

蕭始上。七，十三。無錫。

蕭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有的可以就原則上答復，有的卻須根據實際的環境裏所有的客觀的具體條件，加以考慮，不是僅從抽象的原則上所能夠解決的。

在這裏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需要研究社會科學呢？還是研究自然科學？這個問題比較地可從原則上討論。其實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並不是『對壘』的東西；講到需要，中國在目前都需要的。唯一的問題是要看我們的個

性所近和學習的機會怎樣。現在似乎有一部分人對社會科學不無一些反感，這裏面大概不外兩種原因：一種是有一班人把社會科學當『洋八股』讀，滿嘴公式化的新名詞，對於中國的實際問題並不肯痛下切實的研究工夫，結果對於中國的實際問題的解決毫無良好的影響。還有一種原因是社會科學研究愈清楚的人，對於社會現狀愈覺不滿，在有些人看起來，覺得愈易於『搗亂』，不如糊塗蟲的易於服服貼貼。但是這些糾紛，和社會科學本身都不相干。

蕭先生所聽到的『有些人』的話，也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產業落後，就技術方面說，固然需要有人努力研究自然科學，但和『改良政治』也不是沒有關係的。政治不上軌道，產業難於發展，是很顯然的事實。例如蘇聯五年建設計劃的逐步成功，就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原故。『研究社會經濟』並非就是『平均分配所有』，這也是出於誤會的。

第二是關於領袖的問題。關於救亡的組織，有的地方已有救國會一類的組織，主持救國會的人們便負有領導的責任。至於參加者的任務，那是要根據各人的能力和特殊環境而分工的。救亡的工作不是很簡單的，需要各種各樣的工作，和各種各樣能力的人，分頭努力，配合而成的。這各種各樣的工作裏面也有它的領袖，這要看各人所能做的是那一方面的工作，便可注意那一方面可以領導的領袖。

第三是任務的問題。『空談』無用，這是當然的。但是研究問題，宣傳事實，以至工作上的檢討，共同進行的商量，都免不了『談』；『談』而不『空』，還是有効果的。『槍桿』固然是救亡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整個民族團結禦侮的工作，並不是除了『槍桿』之外，便無事可做。至於各人所做的任務，那却要根據各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定的。假使實在沒有救亡組織可以參加，自己又沒有發動組織的可能，至少也可於遇有機會時和周圍的人們講講

國難的實況，播種解除國難的種子，一旦遇有行動的客觀條件，便可一呼百應，攘臂而起。倘若周圍的人們漸漸為你所說服，也許有進一步組織一個小小研究會的可能，討論討論時事，或報告報告各人所喜看的書報，或把書報裏所提到的問題共同研究。有些時候，也許還可酌請一兩位外面的朋友，尤其是比較可以佩服的朋友，來參加研究或指導。這都是要看客觀的現實而斟酌進行的，很難有一個呆板的公式。至於『想出一點小型刊物』，如有已成熟的好意見供人參考，固是好事，否則似乎不必急急。

第四提到危險問題。在全民族團結禦侮的整個局面未開展以前，往往有無謂的糾紛或誤會，這也許是事實上所難免的。但這些困難只得用種種避免糾紛或消除誤會的方法去克服它。有用的言詞，也不一定要『激烈』。

第五是救國集團的組織，在大衆生活上有好多文字研究到，這事也要看主觀的能力和客觀的環境，要根據實際的特殊情形酌定的。——編者

愛人與祖國

韜奮先生：

那天因為我的大兄生病，伴他到××日本醫院診看；那時有一位很諳熟我國××方言的日本姑娘很敬我，後來因屢次接觸，愈形接近親暱，那位姑娘漸漸露出愛我的詞調。

有一天，我去醫院裏，她對我說：『中國人好食鴉片，好娶妻妾，好說謊話。』我很憤怒；不想這平時愛我敬我的人，竟說出這樣侮蔑我們民族的話。我就問她道：『我也是這樣嗎？』她說：『你却是例外的；——不過你們是多數吧。』我說：『中國人食鴉片雖不少，其實這些人有好多是給你們販毒的浪人所

毒害，天天的報紙都登載這些事；多妻制度雖還有，但也不是普遍的；說謊話更不是中國人的習慣。你的話未免太侮辱中國人！我們相信一個廣大的國家定有少數不良的份子，就是你們貴國也是這樣。』那時站在旁邊的日本青年，他也會說中國話，他說：『你們中國人完全不知好歹，若無我們日本殺退帝俄，中國那有今日？現在俄國勢力復强盛，駸駸又將席捲中國，日本關念同種同文，不忍重見異族之專橫眼前，不辭艱鉅，出兵為中國保衛領土，還被中國人仇恨，反抗，侮辱，你想中國人自己對得住中國人嗎？』

我不能任他繼續說下，正要開口痛駁，那東洋女子急阻住我，她恐我絆嘴，用溫柔的態度，別的言語，來安慰我；但是我不辨清她說什麼，轉而仇恨她，覺得日本人都是很看輕我們中國。那東洋的女子鼓着如簧的嘴巴，和我解釋，但我很厭惡，很冷淡。

我為了大兄的病，還常到那裏，可是後來我們越談越起勁，愛情漸漸的更加

深，她每逢禮拜六常常到我寓所坐談，時間漸漸的長久，愛情一天一天的高漲。她很能諒解我，我也很能諒解她，若不是有國家民族仇恨的阻隔，我們早已正式訂婚——結婚了。有時我問她：『你們的政府爲什麼要這樣摧毀中國，來切斷我們的愛河？』她也很承認她的政府是在壓迫中國，但她原諒日本的向外發展，認爲不發展救不了日本的危險。

我們在愛情、性情種種上都能互相諒解，獨有這一點的糾紛阻礙着，我們感覺對於這個問題在觀點上不能完滿一致，不知如何才能解決這問題，請你指教。

謹祝撰安！

八月，八日。唐人寄自星加坡。

唐先生是在覺得愛人與祖國間有着矛盾，他的問題是怎樣可以消滅這兩方面的矛盾，由此獲得圓滿的結果。

唐先生的愛護祖國，情見乎辭，這是我們所欣幸欽佩的。我們因爲要愛護自己的祖國，所以要反對侵略者侵略我們的祖國。日本對於我們祖國的積

極侵略，這是天下所共見的事實，但是我們所反對的是侵略我國的人們，不是反對日本的一般國民。我們對於諒解中國，對中國有着公正態度和同情心的日本人，我們還要敬重他們，和他們做好朋友。關於戀愛方面，也可引用這個原則。就一般說，我向來主張戀愛是應該超國際的，只要兩方面是眞正彼此相愛，不該僅僅爲着國籍的問題而有所躊躇。現在即就中日的特殊情形說，也還是可以引用這個原則，不過需要相當的補充，即唐先生的這位女友對於戀愛是否能有「超國際」的認識。我們愛自己的祖國，當然不反對別國人也愛他們的祖國。但是我愛我的祖國是一事，我反對我的祖國侵略別國又是一事。唐先生的女友愛她的祖國還不妨事；但是她如果也贊成她的祖國侵略中國，那就要發生問題了；因爲這樣，唐先生如和她結婚，必然要常起衝突，要常常彼此不歡的，尤其是因爲唐先生是個愛國者。在這裏，所謂「超國際」，並不是要人拋棄他或她的祖國，至少要能不把侵略國和被侵略國的

糾紛混在戀愛裏面。這一點是唐先生所要考慮的。

其次，一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唐先生的女友嫁的（倘若嫁的話）雖只是唐先生，和別的中國人無涉，但是假使她眞嫁了唐先生，和唐先生的親友乃至社會是不能完全隔離的；如果她覺得中國人除了唐先生都是壞蛋，那她也還是免不掉痛苦的。當然，她現在對中國人的印象那樣壞，是由於受了侵略者麻醉的作用，不是她自己原來就這樣的。如果她有機會多和中國人來往或接觸，也許可以克服她的成見。但是在她的這種成見未被克服以前，唐先生不應該就貿貿然決定。或者唐先生可先介紹她和其他的中國親友見見面，或交際，使她看出中國人的有好有壞，也和日本人一樣，並不都是壞蛋。這是唐先生所要考慮的又一點。

至於那位日本青年說的話，當然是不正確的。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在當時是兩個帝國主義爭奪我們的東北國土，說不上誰比誰好些。這個日本青

年當然也是受了侵略者的麻醉作用而不自知的。

編者

（廿五，九，六。）

傾訴

韜奮先生：

一提起筆來，便好像不知有多少話要對你傾訴！

復旦大學女生張柳泉女士的死，我想你一定早知道了，也許會有什麼感想嗎？

我是她七八年來的老同學，正如我和生活——以及生活的化身——一樣地有着深厚的友情！所以她的死於我不啻是平生一個莫大的刺激！這比死去我的嫡親的弟妹還厲害！因為死去嫡親弟妹那只是骨肉之哀，而死去朋友——像她這樣的朋友，卻直接間接的影響着我的前途！我的人生！而同時也許還會影響着無

數明明不相干的青年！你信不信？

前天我曾寫過一封信致柳泉的大妹妹荊南，昨午才接到覆信（附上一閱），在荊南女士的覆信裏，她說：『………姐姐的死因便是：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的煩悶！對於現在，誰滿意呢？你？我？………』啊！先生！你看見嗎？『小資產階級前進青年的煩悶』是她的致死之因！我敢說：『學生運動怒潮中的有力份子——學生本身——除了一些漢奸，營私的這個黨那個派的一些人外，大多數都是屬於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他們（包括她們）是純潔的，坦白的，熱血的，有着愛國熱誠，有着革命精神的進步青年！而且他們並不是專爲出風頭，空空搖旗吶喊混過五分鐘就算了事的，却是時時刻刻都在想着：『就這樣幹！在幹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應當如何分配，我們的鬥爭姿態應當採取那種方式才有效？幹了過後又怎樣，將來又是怎樣？………』啊！這個『將來』簡直是他們感着最苦悶的字眼兒！因爲他們看見不但『將來』是那麽慘淡無光，就是『現在』也會使

人彷徨不定！一方面固然他們希望的是有着滿意的發現的『現在』和光明快樂的『將來』，然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什麼？是皮鞭、木棍、大刀、水籠、拘捕、慘死……他們英勇的不顧雙親的苦勸，友朋的忠告，放棄家庭的享樂，愛人的溫情，丟掉寶藏萬千的圖書館，諄諄善誘的好教師……發瘋似的去和一切惡勢力拚命！爲了什麼？希望的是什麼？要求的是什麼？

她——柳泉女士——決不是個弱者！她平時的勇敢堅毅和富有獨立精神的個性，告訴我們她不是個弱者！她不受經濟壓迫，她不受父母虐待，她不會鬧戀愛糾紛！她沒有失業的煩惱……然而她終於那麼死了！而是死於『小資產階級的煩悶』！先生！我想每一個如上面所說的所謂前進青年，當他們看到這段新聞的時候，都得皺着眉頭想：『哦！她這麼死了！我呢？……』也許有的回答是：『我不死！我不能像她那樣偷偷的死去！那有什麼用呢？眞傻！眞死得不值！……』而有一部份的回答必定是：『唉！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可留戀

的啊！與其受着虐待，吃衞生丸而死，還不如自殺了痛快！………』老實說：我們都有自殺的勇氣！我們只要不怕流血不怕死，我們便有了那個勇氣！只是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不能讓自己隨隨便便的死去而已！老實說，就拿我自己來說：我也有自殺的勇氣！當那些凡是我曾經幹過，曾經嘗試過，曾經聯想過，或是我預備繼續着將來還要幹，還要嘗試的種種大小事，使我興奮而忘憂的時候，我便感到我的周圍儘是我必需要幹的工作！我有工作，我不能死！所以我便昂着頭望着前面與起生之趣味，生之可貴的意念！而一方面呢？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懊喪欲死！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我覺得如果我死了，不但愛我的父母會受不住摧損，就是敬我的弟妹們也將失了前導者！却並不是我自私的依戀家庭，國家世界都甘心拋棄，家庭還算什麼呢？我想和我作一樣想的人必不少。這麼說來，我們眞是危險的！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

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你信不信？所以在這個時代，我覺得其他什麼職業問題，升學問題，社交問題，婚姻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却是：我們還是『生』呢，還是『死』的問題了！先生！請你不要誤會我像是在發神經病，我確是個身心健全的女性！只不過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有些興奮而已！而且我不是在宣傳『死了好』的可怕的主義。我反對死！我反對前進的青年隨隨便便的死！我反對像柳泉女士那樣的死！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你領導我們往生的路上走，却不是向你傾洩我的滿腹牢騷，或是預報我也會那樣死的消息！不過同時請你注意到我雖然不會再那樣死，而別的青年却不免有作那樣想的人們的問題！

青年人，尤其是知識階級的青年人，他們是最敏感的！無論是內心的，無論是外形的種種感觸和遭遇，都時時刻刻的向他們進攻而使他感到煩悶！除了一部份在思想方面相當的健全，在意志方面相當的堅定，在實際方面有相當的經驗，在學識方面有相當的基礎的青年外，大多數還在猶豫徬徨着！好像身心的四周都

是問題，無數的『？』在腦子裏轟轟亂轉着。我們自己不能解答時唯有煩悶！我們的父母和我們好像隔了一個世紀！（當然不是單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相當賢明的。）我們所感到的煩悶，他們不能了解；我們所要求的發現，他們不能給與；我們苦惱着的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假使我們都能有像你那樣的一個叔叔或伯伯先生或朋友當然好些。然而我們沒有！我們只是徬徨終日，苦思終日，煩悶終日！還是問題是問題，解答是解答，各不相關！結果，弱者唯有想死了乾淨，强者也只是哀鳴掙扎而已！所以我希望你除了自己本着良心努力於救亡運動，或是領導青年共同努力於救亡運動之外，還得時時刻刻關心到他們腦子裏所轟轟亂轉着的『？』！因為這些『？』的確是他們的『生』和『死』的懸崖！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

寫到這裏，還是結束了吧！頭腦都像空了，然而思緒是亂的！太興奮，寫不出什麼好話，字句又這麼草率，還得請你原諒。

還有，這裏我抄下關於一個哥哥寫給一個弟弟的信的一段給你看看：『……一個大學教授可以發表一篇熱烈的論文，或是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吹羣衆去實行救國運動，但絕不能領導自己的學生去參加。這原因是：羣衆救國運動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是一事，教育學生使其早日完成學業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另一事；二者各有其立場，並不矛盾……教育者同時有此兩種不同的態度，不特不可非難，而且絕對是「對」的！羣衆要聽他，學生也要聽他，蓋其手段不同而救國目的則一也……弟弟！你明白了嗎？做父兄的對於子弟的責任與教育者的對於學生是一樣的啊！……』先生看了覺得怎樣？即請

健安！

王德謙謹上。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於滄浪亭畔。

我看完了王女士的這封信，受到很深的感動，因為她的話實在是反映着無數純潔青年的心意。

張柳泉女士的自殺，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傷悼，在上期筆談裏曾經略有表示了。有一部分前進青年聽到柳泉女士自殺的新聞，覺得她死得不值，不該學她那樣死去；也許還有一部分青年因爲悲憤於現實的壓迫與困難，還不如自殺的痛快，換句話說，也許隱隱中受了柳泉女士這個不幸事件的暗示，有跑上死路的危險，尤其是因爲柳泉女士是個前進的青年，是個好學生，是個愛國者，引起人們的無限同情，在無限同情中也許要掩蔽到自殺這件事的錯誤。但是這個錯誤我們却應該明白指出，希望全國青年注意的。我們承認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也承認參加救亡運動有着種種的困苦艱難。但是正因爲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所以需要我們格外努力來共同奮鬥；在奮鬥中有着種種的困苦艱難，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倘若我們不準備和這種種困苦艱難鬥爭，反而想要逃避它，那就根本不必要愛國救國。一瞑不視是能夠克服困難呢？還只是逃避困難呢？這個答案是很顯然的，那末我們

對付困難應該堅守着什麼態度，也是很顯然的了。

可是無論怎樣前進的人們（當然包括青年），因爲複雜社會的薰陶與反映，在他們的很前進的意識之外，往往還殘存着或潛伏着一些錯誤觀念，時在那裏作祟，你一不留神，這些錯誤觀念便要戰勝前進的意識，也就是王女士所謂『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所以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克服這些暗中在那裏作怪的錯誤觀念。我說『實踐』，因爲思想的前進，並不是僅僅看幾本書就算數，還須在實踐中運用體驗。如果我們雖在書本上懂得着的理論，而在實踐中却不知道運用，不留心體驗，那還是不能算眞正懂得。我說『時時』，因爲一次克服了錯誤觀念還不夠，那潛伏着的錯誤觀念遇着我們的防線鬆懈的當兒，還要作怪的，所以我們要時時在實踐中去克服它。像柳泉女士那樣前進的好青年，所以會自殺，還是由於在那刹那間錯誤觀念的作怪，戰勝了正確的思想。否則不滿煩悶，只應該使我

們更堅決地向前奮鬥；不應該使我們逃避困難，一瞑不視。我們不但不應該因柳泉女士的自殺而被暗示到『死了乾淨』，反而要格外醒悟，時時提防『錯誤念頭』來『攻上心頭』，使自己不要『跌下去』。

王女士對於柳泉女士的自殺，一方面痛惜她，一方面却不以她的自殺爲然，這足見王女士的思想正確，是很可敬佩的。但是她有時還免不了這樣的感覺：『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懊喪欲死！』這便是在她的正確的思想裏面，還時有『錯誤念頭』在那裏作怪，必須加以克服的。其實我們大家都不免時時受到殘存的潛伏着的『錯誤念頭』的進攻，都要時時在實踐中克服它。

王女士在上面所引的幾句話後面，接着說：『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她又說：『只要有一個時期下個决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

毀滅。』我覺得父母弟妹之愛固可寶貴，但是我們有我們的生的任務，並非專爲『父母弟妹』而生的。我們對人生果有正確的觀念，無論『父母弟妹』如何，我們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和『錯誤念頭』抗鬥的。

最後談到教育者的責任的那句話，那很顯然的是詭辯。學生既是『羣衆』的一部份，當然不能被擯於『羣衆救國運動』之外。教育者在國難中所敎的『學業』也應該把所敎的內容和救亡運動聯繫起來，而且對於學生的參加『羣衆救國運動』只應立於指導的地位，不應立於壓迫的地位。——編者

（廿五，九，十三。）

慘痛的經驗

韜奮先生：

我是一個從事於社會改革的人，幾年來雖碰了不少的釘子，仍不因此而致灰心。人吃人的現狀一時一刻不改善，人們卽不應對它有一時一刻的讓步。但根據過去的慘痛的經驗，竟有了以下的各種疑問發生：

（一）廣大羣衆的愛戴，何以敵不過少數豪紳的汚衊？以我曾任農運，努力爲農民解痛苦；曾任工運，努力爲工人去桎梏；本地農工多對我有好評。一遇地方有選舉情事，雖一般大衆都擁護我，但不久就爲少數豪紳破壞了。致實際爲大衆謀利益，爲大衆所愛戴的人，反表面上爲少數豪紳利用流氓地痞所打倒。這是

疑問者一。

（二）潔身自好，何以不及貪污之能號召地方，並弄至本人不易生活？我雖不斷服務地方，但只問能爲人盡力處，總是爲人盡力，不取報酬。反不及非錢不替人說話的豪紳之能號召地方。且他們能一方面貪污，一方面揮霍，竟能生活裕如，我勞力所得，竟至不能維持日常生活。這是疑問者二。

（三）欲接近普通羣衆，何以愈陷本人於孤立？我以爲欲接近大衆，一切當益求其大衆化，不意尙未及深切接近大衆，早有些自己伙伴對自己離開。因他們不慣降低生活，不肯提高知識，不願爲大衆的利益而犧牲本人的特權，竟陷我於孤立了。這是疑問者三。

（四）民族的危機，不但不能提醒僻陋鄉民的奮發，何以也不能促使中層社會的覺悟？國難已嚴重到萬分，在此僻陋的地方的鄉民，固然是醉生夢死，而一般知識分子，公務人員，地方紳士，雖日日在內憂外患交迫中，不但很少有刻苦

自勵的，反多酒食徵逐，娼賭消遣，生活極盡其豪奢之能事：若不知有災患的來襲一樣。這是疑問者四。

李眞。九月一日，新疆玉河。

光明勢力和黑暗勢力的鬥爭，雖最後的勝利終是屬於光明的方面，在但鬥爭的過程中，黑暗勢力因爲有着他們所憑藉的現成的形勢，往往也可有他們的暫時的勝利。我們若要克服這種困難，基本工作當然要注意怎樣增加我們的主觀的力量，配合客觀的條件的形成，作更英勇的奮鬥。李眞先生所提出的幾個疑問，都可歸納在這個原則裏。例如第一點，廣大羣衆的擁戴，照理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它的力量的發揮，也有它所需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已有鞏固的堅强的組織，能使少數豪紳的既成勢力無法作怪。否則少數豪紳利用流氓地痞的搗亂；無組織的，或組織微弱的羣衆，也只能『腹誹』而一時無可如何的。第二點也和第一點有着同樣的原因。第三點是關於組織的問

題。半途有變節的人，這是在任何運動過程中很自然的現象，我們要盡力克服它，但不必因此失望。第四點只是局部的事實，中國的『鄉民』加入民族革命陣線的並不少，東北的前仆後繼的義勇軍便是明證。『中層社會』努力於救國運動的也很多，『一二九』高撐救國大旗，震動全世界的學生救國運動，便是『中層社會』努力的一個重要部分的例子。

當然，目前的情形仍然是很不能令人滿意，但是這只是需要我們格外要繼續努力，不能因為有一部分的落後或墮落而概括地對於『鄉民』和『中層社會』失望。——編者。

（廿五，九，二〇。）

理智與情感

韜奮先生：

在一卷十四號貴刋的封面上，讀到一則關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筆談，旁邊還有一幀照片，照片下寫着『因被停學而自殺的張柳泉女士』。本來先生的筆談和照片下面的說明都是根據了『新聞』寫的，但這『新聞』是太不眞實了，大都是記者的猜測之詞，這錯誤使一般人誤解了死者自殺的原因，同時估輕了死者自殺的價值。對於張女士不能不說是一種寃屈。下面兩點亟須更正的：

（一）她沒有接到學校令她自動退學的通知——這類通知曾發給其他同學，但她沒有。前幾天去南京訪她父親的時候，她父親就一再聲明，並沒有收到學校

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報紙能替他更正一下（學校當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給立報要求更正）。同時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學還接到張女士的信：『……他們都受了處分，獨我例外，一點不覺歡欣，倒像自己作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實在並沒有收到校裏的通知書，也沒有因此而『極爲憤慨』。

（二）她既沒有接到這項通知，她父親當然也不會『加以責備』了。相反的她父親並沒有因爲服務政界而對於她從事愛國運動橫加阻礙，間或有一兩次勸阻她的較偏激的行動，也無非是出於愛護子女的熱忱。所以她的自殺是另有原因的。

因爲我和張女士生前接觸的機會較多，所以對於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證諸她平日的言行，我覺得她的自殺的原因，實普遍的潛伏在許多青年的腦中，不過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這不僅是張女士一個人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前進的青年的自殺，無疑的是救亡運動的大損失。死是雖然已經

死了，但同樣的事情從前也曾有過，我們更不能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我們應該想方法來制止它的再發生。

張女士是一個熱情的女子，她對現實的痛苦感是非常銳利的。她在這社會中所看到的祇有醜惡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點光明。她憎恨着這個血腥的社會。她的熱情使她具有着一個很崇高的人生觀，他說：『人生的意義在使人類的生活更臻於完善。』她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但是環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訴她這是夢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着社會愈變愈醜惡了，而她的決心，她的工作却受了重重的障礙。這對於一個充滿着熱情而有意要拯救人類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熱情一天不減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所以她曾說：『生平使我最痛苦的事是「我這一生是不會有用的了。」』自殺的念頭便種因在這裏。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方面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兒苦痛，一方面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

確需要推翻。她的『將來』也在這苦痛的現實中消失了，她以爲對於現實既一點力量沒有，將來的希望更不能使現在挨着苦的人得到滿足。所以她對於將來一點沒有留戀。這是使她自殺的原因。

以上是她自殺的根本原因，但她所以在這時候自殺，是受了學校裏變動的消息的刺激。她對於李校長離校，金秘書長的辭職，都表示非常憤慨。這在她最近給同學的信裏也可以看出。當同學告訴她慰留李校長已絕望的消息後，她更失望了，在失望之餘便吞服了兩瓶早已買好的安眠藥水。

這是使我非常感覺着不安的，她的所以死得這般快，一半是由於沒有人能同情她。她對現狀不滿的感覺，也許是很多人都能了解的，但是她的熱情和痛苦却沒有人能體會，她的不得已的自殺的决心，更遭受了許多人的非議。許多自命爲聰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盡種種理由，和她辯駁，想用理智去說服她的情感。凡是幾個和她比較接近的人都這樣勸她，責她這是一種躱避，說我們

應該有希望，我們應該忍受着這些艱苦，有一分力量幹一分事情，自殺是太消極了。……勸她的人當然全是好意，但不料這種鼓勵，在熱情的她只覺得冷酷，非但不會生一點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連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夠同情她，了解她，於是她更失望了。

韜奮先生，這是常會碰到的事情，我們不能熟視無睹，我們應該想一個更有效的辦法來拯救這些熱情的青年。

金草謹上。九月八日。

我們對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覆王德謙女士的信裏，已表示過我們的意見，讀者可以參看。金先生在這封信裏一方面說張女士『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一方面說：『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則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兒苦痛，二則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裏面顯然

含着很大的『錯誤念頭』。『拯救人類』和『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唯一途徑，是靠我們能不怕『苦痛』的奮鬥，所以要『少受些兒苦痛』，根本是錯誤的。要『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極方面是要暴露社會的罪惡，在積極方面是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和醜惡的社會抗戰，建立合理的社會。自殺這件事，對於積極方面的工作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爲純潔的有志的人多死一個，那鬥爭的力量多損失一分。即在消極方面，要暴露社會的罪惡，也要靠我們的嘴，我們的筆，以及我們的工作，作繼續不斷的努力，倘若只是一瞑不視，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採用這種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個人的力量比較的小，集體的力量却比較的大。我們大家都來作繼續不斷的努力，這積累起來的總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們都來尋死以擺脫一切，總的力量不是等於零嗎？『醜惡的社會』不是什麼空洞的東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醜惡的人看你一個個死去，他們的醜

惡被暴露的危險更可以大大地減少，那正是他們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們悲痛張女士這樣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錯誤念頭』而自殺，原不忍有所『非議』，但是爲着仍須努力於救亡運動，仍須努力與醜惡的社會抗鬥的人們，不得不很老實地說明我們的見解。

最後一點也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較接近她的人和她辯駁的失敗。平日漸積於腦裏的『錯誤念頭』，原不是幾次『辯駁』所能消除的，這是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思想比較清楚的朋友們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於增强正確的思想，克服錯誤的念頭。——編者

（廿五，九，二〇。）

前途的障礙

韜奮先生：

我很幸運，因爲像我這樣的窮小子，居然在高利貸的債台上讀畢了中學。然而我又不幸：我終因貧困，不得進大學。更不幸的是我不能實現家庭的期望，沒有相當待遇的職業。可是這種不幸並沒有令我心冷，除開了大學，不是絕對沒有方法救濟知識的饑荒；在現時代，站在饑餓綫上的也不只是我的家庭。

有人說：社會就是廣大的學校。這我很相信。在廣大的學校的實踐中探求眞理，將探得的眞理再拿到廣大學校裏的實踐中去試驗，去甄別。在這探求與試驗的生活中有我希望的種子，我的不幸之幸或許還在其中。

但是，問題來了！那便是：在我的周遭裏爲什麼找不出半個志同的人呢？爲了前進中的障礙，我便顧不了五分錢的郵費及先生的忙碌，特來請教了。

我在公餘之暇，便是讀書；可是同事們便大唱其讀書無用論。他們以爲只要誰有闊氣的親屬做後台，不愁拿不着大錢。雖有特號的學識，沒有人給你介紹，便沒有吃飯的機會。幸而你得了一個位置，還不是如此如此的混去，用得着什麼學識？………這些話自屬大謬特謬，不足憑信，可是在事實上却絲毫不差。

打牌，開房間，在我的生活裏是被嚴禁之列的。然而這又是同事們指摘我的機會了：

「朋友間沒有眞正的感情，除非是交之於嫖賭場中。比方：兩三友人相晤，談時局只有幾句話就可以收場，家事談不到，談到也只三言兩語，而且這都是索然乏味的。你想其餘的時間如何處置？只有談牌經談嫖經那才眞有味道！假若打起牌來，或者一夥兒逛起來，那更別有興趣！從這裏面練出來的感情才似膠似漆

呵！』以後還鄭重地輕輕地忠告我：『這些至少必須能夠應付朋友。你看堂堂的×××的秘書長還不是他的太太（由妓女而太太）在跳舞廳裏所賞識的人？』這由得我不對於嫖賭的價值感到遑惑麼（他們却也很惋惜似地認爲大烟舖上交朋友的時代已過去了）？

上面這些，無疑的都是蠱惑語，値不得去理睬。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所耳聞目見的都免不了這些。謝絕了他們，便孤零零一人獨處。這樣於自己的欠滿的飯盌又成問題。迎合了他們，就算開始了醉生夢死的生活，以後怎樣，那便不堪設想了。先生，在這不平凡的時代裏，我是多麽渴望着一座燈塔呵！

運春敬上。九月十日。

運春先生的努力前進的精神，很引起我們的敬佩。倘若他無意前進，他對於當前所處的環境，當然不會發生這樣的疑問。

在封建餘毒仍在隨處蔓延的時候，『靠着闊氣的親屬做後台』，雖是飯桶也還可以彈冠相慶，我們誠然不能否認在當前的社會裏確還有着這樣的事實。但是這只是局部的事實，有着這樣事實的機關，必然地要跑上沒落的途徑，這『後台』的坍倒是可以斷言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飯桶最後總還是要吃到苦頭。所以我們倘撇開極少數的例外，具有眞正學識經驗的人，究竟得到較可靠的保障。依我們在職業界裏多方面的閱歷，一方面雖鬧着人浮於事，一方面仍有許多事業家感到沒有適當人材可用的苦痛。果有眞正學識經驗的人，對於職務眞能負責，還是隨處受人歡迎，飯桶究竟是很少保障的。即退一步說，就是位置是由『闊氣的親屬』得來的，增加學識也仍是一種保障。

堂堂的×××秘書長是他的太太在跳舞廳所賞識的人。這只是例外偶然的事情，否則跳舞廳一定都有人滿之患，要想做『秘書長』的人都可以往跳

舞廳裏用工夫了。

靠嫖賭做媒介而交朋友，這誠然也是社會上有的事實，但是這種朋友也不過是在嫖賭的時候湊熱鬧，說是有眞正的友誼，那是不確的。我們在歷史上以及社會上看到的一般情形，只有「道義之交」才能做到「患難之交」，從沒有聽見過「嫖賭之交」而可成爲眞正的友誼。也許運春先生認爲在他的那個機關裏，爲聯絡同事的感情計，似乎不得不加入「嫖賭場中」。倘若他在這機關裏的位置是靠「闊氣的親屬」得來的，只要那個「闊氣的親屬」未倒，那些同事是不會因他不嫖賭而就能打破他的飯碗的；倘若他在這機關裏的位置是靠自己的本領去做的，那只要他對於所做的事做得好，那些同事也是不會因他不嫖賭而就能打破他的飯碗的。所以依我們看來，運春先生不必把這件事看得那樣嚴重而貿然加入「嫖賭場中」。大家知道嫖賭是和身心的健康有着很壞的影響，加入便是跑上了自毀的道路。

不過有一點在運春先生却須注意：那就是自己儘管常常在求進步，却不要現出看不起其他同事的態度。例如他自己公餘看書，不可在詞色之間表示看不起那些不看書的人。他自己不嫖賭，却不要現出鄙棄其他還在嫖賭的同事。一個人能有力量改造環境，當然是一件最好的事情；運春先生如有機會有能力說服那些同事改善他們的習慣，固然是最好的事情；但這是要臨機應變，慢慢地幹的，不能性急的。——『說服』這件事原來就不是性急所能成功的。倘若運春先生是初進這個機關，感情還未十分融洽，就是說服也是要小心的；如果覺得時期還未成熟，還是暫時不要多嘴爲是，等到慢慢地相處略久，感情略洽，再看機會進行。倘若運春先生覺得自己還沒有力量改造環境，只要他對別人不存鄙棄的態度，能客客氣氣誠誠懇懇地做人，就是不加入『嫖賭之場』，對於他的『欠滿的飯碗』想也不致引起什麼嚴重的問題。

——編者(廿五，九，廿七。)

在天津的一個夜裏

韜奮先生：

今天是『九一八』，這時是在天津的『九一八』的夜裏，我的情感過於激動了，我從床上起來給你寫這封信，只爲的是要傾吐了我的鬱痛。

當早晨我上學去的時候，沿街上都站滿着軍警，全副的武裝。我從他們身前走過，感到莫大的森嚴，陰沉沉的怕人。每個重要的街口停放着鐵甲車，車口中安置着機關槍，準備着掃射似的。

在空中清晰的傳來敵人慶祝勝利的礮聲，響着帝國主義慘忍的歡笑。你聽，直到現在還響着呢。侵略者勝利了！

到學校裏，第一件事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每天升掛的國旗，今天仍然的整個送到旗桿上去。每天對他太不注意，今天不知怎的，格外顯得淒慘。我們忍不住了，找到學校主任去。他驕傲的答覆道：『你們眞太幼稚了！以往降半旗是錯誤的，這是形式上的事情，太沒關係了。』所好這是在一個教育機關，要不然，準有人要疑惑到他是敵人的走狗了。以後得來個消息，二年級的主任辭職，因爲學校主任不接受他降半旗的意見，他覺得連最末的追憶的寄託都不能存在，他良心上過於痛苦。這總算一位有心肝的人！

我們在班上秘密的開了個紀念會。你可以想到這種情形吧，這裏不是東北而是未亡的華北。當『九一八』發生以後，常聽說東北慘酷的事情，這次已經讓我們親身嘗到了。

靜默時，我們的熱淚在眼裏滾來滾去，臉上手上好像被火烤着似的，我們四十幾個人幾乎都沒有呼吸了。暗中有人嗚咽，我不敢抬眼去看，恐怕我的淚要滴

出來。

靜默畢，一位同學站起，滿臉淚痕，他嗚咽得說不出話來，他的淚滴滴的掉下來，我把頭俯在桌上了。只聽他枯苦的喊叫起來：『誰欺騙了我們！』他呼號得更厲害，他告訴了我們許多被開除後的同學仍然在大衆裏面工作，他們都很堅決。我的淚已經蘊濕了我的衣袖。

當他講話的時候，我已喪失了知覺，講完了，才知道，我自己原來還是坐在這裏！

每個同學的眼裏都充滿着熱誠、生力，內心的血在沸騰着，互相同情的注視着，有的閉着眼睛，淚，悽慘的慢慢的流下。暫時間都沒有話說。

我感到一種極大的威力壓下來。唯有我們自己才是同情的，我們都是在黑暗裏掙扎了，咬緊牙與敵人以及敵人的走狗們爭鬥下去。前途給了我光明，那廣大的羣衆！

勝利者的礮聲又響起來，轟，轟。我眼前頓時展示出無數的頭顱。一切的侵略者與走狗們，你們的末日來了，你們壓制住我們！你們欺騙了我們！

我們用了我們的淚與熱血，在這陰森森的當中紀念了五週年的『九一八』。韜奮先生，你覺得我們過於興奮了吧。你聽，你聽，敵人的慶祝的礮聲響得更大了。啊！這時人們都在安睡的夜半中！華北！華北！已經不是我們的了！

黃鈴。一九三六，九，一八夜，天津

讀完了黃君這一封短短的通訊後，我流下淚來，同時想起同日上海的街頭浴血，亡國之痛，已不是限於東北和華北了。黃君！連半旗都不敢下的，並不祇在天津的你們的學校，你聽了這消息後，你不要過於傷感罷？人民的忿怒，人民並未忘記『國仇』，却是全國皆然的。恐怕大家的容忍眞的到了盡頭了罷！在這忍辱的過程中，知識者間也出了你們的那些『先生』，也不是偶然的。不必悲觀，我們好好保住自己，留爲他日在民族戰場上効力罷！

這日子一定不久了。——編者

（廿五，十，四。）

鎗口餘生

韜奮兄：

我於九月初旅居柏林的時候，連接家中函電，謂母病甚危，望速還家。我當時非常焦急，恨不得立刻到家。雖然明知道從西比利亞過東三省回國有些麻煩，不過因爲當時心急，不得已仍然擇了西比利亞的一條路——因爲如此只有十二天卽可到家。

我當時之所以不顧朋友們的勸告，而竟毅然決然的取道東三省回國，還是基於我平素的一個根本信條——也或者是一種迷信。因爲自己久居歐洲，而又是研究哲學，故深信『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此番經過東三省，竟爾把這種信條推

翻了。

九月十七日夜間至滿洲里，未下車以前，旅客們的護照即被某國人收去了，說明日早晨七點半以後即發還。海關上檢查行李的職員以及招攬生意的旅館，都是某國人，使我立刻發生了一種不快之感，所幸我的行李只有一個小提箱，故檢查時未生大麻煩。在滿洲里能使我感到那是中國地的，就只有那些行李夫們，他們滿口的北方話，使我格外覺得可親。最後我和一個行李夫談，問他滿洲里有沒有中國旅館，他說旅館大概都是某國人開的，只有一個俄國旅館，恐怕稍爲貴一點。我於是就住了那個俄國旅館。

第二日早晨火車十點開，我早飯後在那個小城裏略看了一下，即回到車站的檢驗護照處去領我的護照。原來那裏還只是過境護照簽字處呢。因爲僞國在各國皆無公使領使之類，所以護照簽字必須在僞國境內的車站上，當然他也要取簽字費。護照處有一位中國人，其餘的都是某國人，在一列的桌子上辦公。最後的一

位似乎很重要，對一切旅客都盤問周詳。輪到我的時候，他看着我的護照，忽然發出了一種暴燥之音，我以爲或者我把表塡錯了，只『唯』了一聲。他仍然咆哮作聲如前，我亦不知其意，旁邊坐着辦公的那位中國人說：『辦公室裏不須戴帽子！』雖然和我一同去領護照的歐美人也有戴帽子的，可是我想在那種空氣之下最好不和他爭辯，於是我道了一聲『對不起』，便把帽子脫下了。那位咆哮作聲的某國人，問我是那一省，我答是S省，他好像說S省人爲什麼不知孔子禮呢？說着便用鋼筆在一塊紙上寫了四個字『孔夫子禮』。嗚呼！這種慢無禮貌的野蠻動物，還口口聲聲的講孔子禮，孔子有知，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九一八』的早晨到哈爾濱，晚十一點才有車南去，我有一天的工夫在哈爾濱勾留。不知怎的，哈爾濱又有一道海關驗行李，驗護照。那位驗照的似乎是白俄，一見中國的護照，便須留給某國人去看，似乎他不能作主。哈爾濱分『道內』『道外』兩區。道內的街道略整齊些，完全是某國的商店；道外擁擠着一些

中國的商店。各政府機關皆懸旗，大概是慶祝『九一八』，一邊是日本國旗，一邊是一面黃旗，上右角爲紅藍白黑。那晚上遇着哈爾濱防空演習，七時半以後全市無燈火光，我在車站的候車室裏，時聞假警號及假炸彈聲。閱僞報始知防空演習爲三日：九月十七、十八、十九。報紙上滿篇都載着華人如何乖戾，友邦如何奠定東亞之和平，全市黑暗之美麗，統制燈火之成功等等。

過長春（卽僞新京）未停而至瀋陽，一到瀋陽，我的感情便略鬆了一點，因爲各處中國人都很多，從市面上看依然還是我們的舊山河。

從瀋陽到山海關的火車上也比以前痛快些，因爲那列車隊長是中國人。乍從蠻橫無禮的壓迫之下而至奉山鐵路，不由得使我好像到了久別的祖國，車上的氣氛以及車外的風景，都是十足的中國風味。

從瀋陽開車以後，我便覺得好像已經逃出了蠻橫無禮的地帶，而入了中國的實際勢力之下了。我與三位德國人正在閒談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美國女子（她

同我一同從歐洲來），很着急地說他們四人（三美人，一奧人）的行李在瀋陽大概因爲時間太晚沒運到車上來，他們日用急需的東西都在那些箱子裏，行李過山海關要檢查，他們又不能住在山海關等着。她很焦急，請我給她作翻譯和行李車上交涉，詢問他們的十幾件行李是否已運到車上。我便叫茶房到行李車上去問，然後我們又去親眼看了一遍，他們的行李果然沒運上來。於是她更急了，請我與車隊長交涉，如何使他們的行李免驗。車隊長非常客氣，說必須與海關上交涉。到了山海關的時候，他們又要求我和他們一同到海關上交涉。海關上說行李過關絕對不能免驗。我給他們四人建議，最好與日本國際觀光局交涉，教旅行公司替他們辦理。

待了些時，我又到他們的車上，見一位某國人用英語對他們解釋，說今天某國特別寬大，對於旅客特別表示好感，給旅客們特別方便，行李不檢查了。那三位美國人與一位奧國人便手執他們的行李票，問他們的行李未從瀋陽運來當如何

辦理。那位某國人似乎沒聽懂，仍然說今天行李不檢驗了，特別優待今日的旅客。…………那四位歐美人聽了不得要領，一見我走到便問我說：『這先生說了些什麼我們也聽不懂，到底他說怎麼辦呢？』我便對那位某國人解釋，說他們的行李還未從瀋陽運到呢，他們的問題並不是今天檢查不檢查的問題。待我將那位某國人的意思又翻譯給那幾位歐美人的時候，他們才曉得某國人的文不對題，他們又是發急又是好笑。那位某國人便覺得自己大煞風景，又對人家解釋他的意思，仍說什麼『今天特別寬大…………』我便對那幾位歐美人說：『你們不必和他（某國人）交涉，車快要開了，最好速與國際觀光局交涉。』他們都很同意，而那位某國人更覺得沒面子了。他便轉過來溫和地問我：『你是什麼旅行公司的？』我說：『我是旅客。』『你到那裏去？』他問。『我到T城去，』我答。『你有護照麼？我是此地的憲兵司令，看你的護照。』我便把護照拿給他看。他看了護照之後，勃然作色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幾個歐美人見他那樣兒狠，便

站在我們的中間，他竟拿出要動武的樣子來。那些歐美人莫名其妙，都問他怎麼一回事。他怒氣冲冲地說我侮辱官長，我的態度傲慢，一定是共產黨。我用英語回答說：『你並不是我的官長，你不應該隨便給人加罪名…………』他於是乎更怒，衝開中間的歐美人，抓着我的衣服便想往車下拉，那些歐美人一齊擁上，大家皆甚驚慌的樣子，把我們拉開，勸他下車去。他一面拉我的時候，一面說：『我在此地有絕對的威權！可以拘禁！可以鎗決！』

我和他抗辯的時候都是用英語，因為那裏中國旅客只有我一人，用英語可以得到歐美人的同情和援助。當我和他爭辯的時候，歐美的旅客便越集越多了，都是和我一同從歐洲來的，人人為之不平，人人為之髮指。某憲兵司令下車之後，有一位車上的中國職員便用中文對我說：『你千萬不要對他抵抗，可把我嚇壞了！他是此地的憲兵司令，又是外交部的檢驗護照專員，…………他要幹什麼，別人也沒法！』那時已經是夜裏十一點了，我要去睡覺，那些歐美人不讓我走，說

待車走出了危險地帶以後再睡吧。

瀋陽到北平的通車在山海關中僞交替，當我與某憲兵司令抗辯的時候，中國護路警察已經登車了，在我們的旁邊就站着一位身材高高的中國警察，可是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想那時車已經快要開了，中國一定早已接收完了，可是新換的中國車隊長並沒敢露面。中國不抵抗，我很明白他們也沒有辦法，不敢和蠻橫無禮的東西們講理，所以我也不怪他們。我和某憲兵司令鬧過了以後，萬分親切地感到國家的重要，而且萬分親切地感到中國不抵抗之非策。我在山海關的那四十分鐘，好像一人隻身陷入於野獸的窟穴，毫無國家的依靠，毫無公理或法律的保障！

我此番經過東三省雖然受了不少的波折，可是加深了我許多對於某國的認識，也影響我的政治見解以及將來的事業。因爲自己學哲學，對於人類的社會或政治問題，總是爲人類全體的福利着想，向來未充分注意到國家或民族鬥爭的必

要，經過了此番旅行之後，我才能深切地瞭解抗敵之必要，抗敵之急需！人類總應該是有理性的，可是你陷於兇惡的野獸的窟穴以後，只得和牠拼個你死我活！

韜兄，這以上是我經過東三省三四日的報告，寫得雖然雜亂無章，然一切皆係實景實事，或可供國人參考。

家母已於九月一日長逝，雖冒萬險返里，終未得見，誠終身之大憾！現已擇定十月十五日安葬。喪後即準備返英，預備改途從海參威走，不知將來如何。特此，順頌

撰安。

弟雲橋敬上。九月卅日。

雲橋先生是我在倫敦時很敬佩的一位同學，他受此侮辱，在車上一夜睡不着，一到天津車站，就在候車室裏寫一短信給我，說經過山海關時幾被某國所謂憲兵司令也者拘留鎗決，幸賴歐美旅伴力救始免。我急復一信慰問

他，並請他把經過詳情函告，這是他的第二信。

我覺得這並不是雲橋先生個人的遭遇，這個事實的後面，是伏着一種籠罩着全中國每一個人的黑影：在被奴化的國家裏面，每一個國民所難於逃避的侮辱，而且這件事只是侮辱的開端，或侮辱的小焉者，所以雲橋先生的這封信，很値得我們的深刻的注意。——編者

（廿五，十，十一。）

夢

韜奮先生：

我是一個生來慣會做夢的人，尤好做那不安分（？）的夢。在我十七歲時，剛從初中畢業出來；那時正是民國十六年夏季，革命勢力已捲到了我的故鄉；我止不住我心頭上的青年之火的狂熾地燃燒，便投身到革命的隊伍裏。先是遊行、宣講、歡迎革命軍……後是打倒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後來局勢比較平靜了，便在縣黨部裏担任了秘書。那時黨勢赫然，滿可誇耀一時了。但是，我的心，隨着革命熱潮的低落而平靜下來。我便深深地感覺到自己的學識不足，能力過差。——一個初中畢業的十七歲的孩子，怎能做起大事！實在，遇着很多的事

情，常常不能做得如自己心裏所想像的那麼好。我便開始做着新夢：——最低限度，應求自己再受三年中等教育。自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如此做去，雖有同志們的挽留，家庭中的不表贊同，我都置之不理。後來，總算是有了幸運，於民國十八年冬季裏，考入了××中學的高中師範科。當時，我快活得流出淚來；我認爲我的前途從此開展，將有無限的光明。

因爲自己始終未甘自棄，勉力以求；又因爲得到幾位賢明的老師苦苦指敎；三年的光陰過去了，自己竟也獲得了幾許長進。在民國二十年冬畢業以後，幸蒙當地人士的愛護——其實是拉攏——委我做縣立小學校長——一所完全小學——在這個小學裏，服務一年之後，深深地感到校長的職務，眞是責重事繁；自己的經驗不足，好些事情不能做得使自己滿意。因此又發生了新夢：夢想能到一所規模宏大的小學校裏去，同別人學些經驗才好。後來事有湊巧，一個省立師範附小託人請我。當時我便毅然决然地辭掉了校長的職務，接受了附小的聘約。——這

本是我衷心所夢想的事啊！

在附小一年之後，又有了新的感覺：天下老鴉一般黑，所謂省立附小，不過班級較多，經費充裕而已。談到其他一切，也不過敷衍門面，那能說到眞的辦教育？這時，我一則感到當前環境的不適，一則感到自己內心的空虛，——自己的知識能力，還差得遠呢！於是夢之神又時時在我頭上飛舞，它展開了美麗的翅膀，唱起婉轉的歌音來引誘我再作進一步的追求。——再受幾年的高等教育。

我完全沉醉在它的婉轉的歌聲中，我便捨棄了一切，奮力地走向前去。終於在民國二十三年夏間，考入了××大學。這一個漫長的好夢，又告開始。

但是，命運之神緊隨着我，并緊緊地壓迫着我：我的家庭原是依賴着我每月掙來的金錢來維持的。我的母親曾爲了我，花盡了她所有的積蓄，費盡了一生的心血；她所期望於我的，就在：當她年老力邁時，自己的兒子能掙得幾文，平平安安地養活她，以盡天年。但是，我一踏進大學之門，唯一的經濟來源便斷絕

了！母親雖萬分愛我，不願意阻撓我的志願，不曾當面現出悲愁或不滿的樣子；但是，我一想到家庭的困難情形，母親含悲的心境，我的心便陣陣發酸。自己是長成了，怎忍心地捨棄了慈愛的母親啊？我，一個有心的人子，那能禁得起這陣陣陣陣地發酸！因而，一年之後，我又不得不打破了我已成的好夢，又走出了大學之門，又重新地跑到了小學校裏，度着那粉筆生活。但，在目前這種不合理的教育理想和制度之下，做着教書的工作，又是多麼苦悶的事啊！——內心裏的苦悶啊！我並想：『在此國難當頭的國度裏，在此年富力强的青年時代，做小學教員就是唯一重要的工作嗎？就是唯一適當的工作嗎？』我想到這裏，便陷於不可知的深淵裏。

後來，與知已的朋友通信，曾談到了這個問題；可喜的很，接到了一個使我萌生轉機的回信。信是這樣寫着；

『……我早就這樣想着：果眞有一個人，具有銳利的眼光，沉靜的頭腦，周

密的思想，和靈活的筆調，大可在新聞事業上謀發展；因爲這種事業，一方面爲社會國家盡了服務的天職，一方面也不至於限制住了個人的進益，而且或有很大的幫助——對個人進修上與成功上。吾兄曾否這樣想過？吾兄的條件之如上所述者，無一不備，我以爲別路皆不可走時，吾兄對此路可加以考慮。最近戈公振先生之死，又引起我對於此事的垂涎；戈先生不就是走向這條路而成功的嗎？他連中學還沒有進過呢！起初任時報副刊主筆，後任總編輯；以二十年的努力，竟有如死時的成就，不可謂非良好的榜樣！……」

先生！我自讀了朋友的來信，我的心便開始動了，我願以戈先生做榜樣。但是，我從何處下手呢？這不又是一個難人的問題嗎？由於說到了戈先生，便使我想到了先生；先生不也是一個從苦中掙扎出來的嗎？先生！你是怎樣入手的？你是怎樣成功的？你能大發慈悲，給我一些指示和幫助嗎？

書平。二五，九，十。

我們看到書平先生的這個『夢』，想到他那樣逐步求前進的情形，很覺得有興趣。古語有所謂『學然後知不足』，其實我們可以說『做然後知不足』。努力做而感到不足，學起來才會眞正有所得，因爲這樣才是自動的學，滿足迫切需要的學，不是被動的敷衍的學。

書平先生問起做教員是不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唯一適當的工作？倘所謂『唯一』是說除了教員以外都沒有重要的工作，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對於這個問句的答案當然是個『不』字。可是我們不能否認做小學教員確是一種重要的工作。至於問：除了教員以外有沒有其他也適當的工作？這却要看個人的特殊的興趣和能力，不能在工作本身上得到單面的判斷。『一方面爲社會國家盡了服務的天職，一方面也不至於限制住了個人的進益………』這並不限於新聞事業，就是做小學教員，也可具有這樣的條件。

我的意思並非反對書平先生改業。倘若他果覺得自己不宜於從事小學教

育而宜於幹新聞事業，當然是可以改的。至於入手的方法，很難有一定的公式，大概不外兩途：一是尋得了新聞界的職務，在職務上訓練自己；一是先嘗試寫作，從投稿做起，也許可從這裏面得到相當的機會。戈先生就是用前一種方式開始工作的。

我個人很慚愧，至今還說不上什麼『成功』，我也說不出什麼秘訣，只是盡我心力幹去就是了。這不是上海人所謂『賣關子』，實際情形是這樣。

——編者 （二十五，十，十八。）

謀生與屈辱

韜奮先生：

我有一個窮苦的然而思想很前進的青年朋友，最近在生活上發生了一個難解決的問題，這問題經過好幾個知己朋友的縝密的探討，但是無論怎樣，都得不着一個比較適當的辦法，現在提出來想請求你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他的父親在三年前跌入了失業的隊伍裏，三年來一家六口在窮困中掙扎着，不用說，我的朋友當然也跌入了失學的隊伍，後來他好容易在一個商店裏搶到了一個低微的店員的位置，月入十餘元。他便把這十餘元全數交給家裏。在這生活高昂的都市裏，這幾個錢那能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呢！於是借債、懇助，能走的

路子都走到了，只能在憂愁與苦惱中慢慢的度過了一些歲月。到現在，這位朋友的低微的位置也將不保了，因爲過分的憂慮損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紅潤的兩頰變得憔悴而蒼白，活潑的動作變成遲鈍呆板，因此，也就妨礙到他的工作，店裏已對他下過好幾次警告，他雖努力克服這些客觀環境造成他身體上的許多缺陷，但主觀的力量竟敵不過這强大客觀力量的壓迫，如這狀態再延長下去，他恐怕也不免於跌入失業的隊伍。

較後的事與更大的不幸我們且慢談它，因爲在這個不幸的社會裏，一切的事都難以預想得準確。拿目前的事來談談，在目前我這位朋友的一家生活已極難維持，債台高築了，借也無處去借，懇助也無處去懇助，十幾歲的弟弟和妹妹站在面前，他們只認識幾個有限的方塊字，吃飯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敎育問題自然無從談起，然而，這種種恰好在吃飯問題的週圍團團地湊成了一個嚴重的不能解決的問題。

他有一個親戚，很有錢——是在舊軍閥時代從民衆身上刮來的，前些時也曾幫助過他們一些的金錢，但我們知道『爲富』者往往都是『不仁』的，他們根本就把窮親戚丟在腦後。最近這位朋友覺得實在不了，就又寫信去請求他幫助，信去後，接得他的一封回信，然而是空的。那信裏說：你們窮我是很知道的，我也不會忘掉你們，我也願意補助你們，但是有個條件，你們得服從！什麼條件呢？說來令人又要氣又要哭，他說：你的母親必須與我住在一道，這封信是他這位有錢的長輩——姨父——直接寄給我們這位朋友的母親的，朋友的母親已經四十歲了，他的姨父已經五十餘，現在他的姨母還在他家裏度着姨太太的生活。

起始看到這封信，朋友認爲是笑話，是侮蔑朋友，他母親却一把眼淚鼻涕的訴起怨來了：『不是開頑笑，是眞話，這老鬼已經不止向我表示過一次這樣的意思了，十年前他就羨慕我，但那時因爲你的父親還做官，也有錢，我們和他一樣，所以他不敢下手；現在，我們窮了，他的錢多了起來。我們求他幫助，他就

用這個條件要挾。』母親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朋友後，便堅決地表示了自己的主張：『我的兒子已經這麼高這麼大，我這一身就爲了你——兒呀！不然，我老早就和你爸爸離婚了。我沒有這樣做，完全是爲了兒子，現在我雖然窮，沒有飯吃，爲了兒子的體面，我不能再嫁任何人，我要爲兒子的前途打算！』

朋友聽完了這段話，呆若木雞，不知所答，跑來和我商量，我又拿去和另外幾個朋友商量，大家認爲這是一個『吃飯與貞操』的問題。顧全了貞操與『兒子的體面』，朋友只得和他的母親商量準備一家六口同時投江自殺；若要還在這人世間生活下去，而且朋友還願意做一個變革社會的工作者的話，那麼，只得懇求他的母親『屈辱』一下。我們爲朋友找出的路線只有這兩條，然而，我們以爲這絕不是完滿的辦法，也不知道究竟那一條路線爲對，認爲有請求

先生的解答必要。此頌

撰安！

王卓夫謹上。十，三，南京。

再：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答覆請儘可能地快！

讀生活星期刊第十六號，知道你們開始建立讀者通信網，我願自動担任一個通信員，上信就算作第一次通信吧。

又及。十，四，鎮江。

王先生所提出的這個問題，還不純粹是『吃飯與貞操』的問題。如果他的那位朋友的母親眞眞是愛上了一個男子，決意另嫁，這應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應引起什麼貞操問題。現在那位很有錢的親戚却是要憑藉他的幾個臭錢，强迫那位朋友的母親出賣靈魂，這是最卑鄙可惡的行爲，我們絕對不贊成她屈伏於這種卑鄙的壓迫。而且這種卑鄙齷齪的東西絕對不會有信義的，就是她自甘『屈辱』了，和那個狗東西『住在一道』之後，不見得他就眞肯顧到她後面所帶去的一大拖人的生計。

就一般說，經濟問題是和社會問題有着分不開的聯繫，在社會問題沒有得到『完滿的辦法』以前，個人的經濟問題實在無法得到『完滿的辦法』，只有就個別的特殊環境努力實行可能的辦法。像王先生的那位朋友，既有『好幾個知己朋友』，這『好幾個知己朋友』應該多方設法，把那位朋友的『十幾歲的弟弟和妹妹』分別安插到可以吃到一口飯的工作處所，就是做些粗工，不拿錢，渡過目前難關，緩緩再想其他辦法，也是一時的救急處置。如能使『弟弟妹妹』勉强做些粗工，混得一口苦飯吃，剩下父母兩人是比較易有救濟辦法的。或由『好幾個知己朋友』每人每月勉力湊出一些，也不無小補。同時這『好幾個知己朋友』還應該常常勸勸那位朋友，思想前進的人對於現狀的憤懣是免不掉的，但是如能這樣勉强布置一下，就只得勉抑『過分的憂慮』，否則徒然『損害了他的健康』，於事絲毫無補。

我們不知道那位朋友的詳細的具體的環境怎樣，所能建議的只不過如

此；倘有讀者能想出更好的解決辦法，我們很願意負轉達的責任。

同時我們特把這封信公布出來，也是要顯露社會上窮苦狀況已到了什麼地步，希望由此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編者

（二十五，十，二十五。）

慘死

韜奮先生：

這囘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今天接到無錫家裏的來信說我的一位小朋友慘死了。我去年冬天離開故鄉，那時也正是她由高小畢業賦閑半年，爲着生活而到紗廠裏去當女工，以後我們常常通信。她名義上實在是我的學生；每次的信總是老師老師的稱呼，這樣我是常常以老師的資格去指導她：不，她常常告訴我許多她的事，她的生活；要我來替她解決。我知道她是入的搖絲間，這工廠僅有八千元的資本，所以什麼都是站在刮上，以生命換取他們的資養，每日十二小時，工資一角五分！這樣的勞動，這樣的代價啊！同時她們兩個月裏才能出來一次（凡工

人一律住廠），每日總是在棉絮窒人中生活，啊！這樣的生活，叫我是實在不能耐：牛馬的生活啊！還有件可憐的事，管班的衣服，是要她們輪流洗滌，這當然是沒有代價的。這樣她是一天天的羸弱下去。她說她要離開那裏，而且她的痰也帶紅色了，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我每次給她的信，總是要她安於現實。我現在害了她！她的死，不是死於她的病。先生！眞的我要流淚。據來信說是十五的那天早晨（由工件的報告），她下班以後，就死在井裏，據說是管班的要侮辱她，她不從，又恐因此觸怒而失業，所以跳井而死了。當時還沒有知道，到十六日下午，方發現的，隨由廠方通知家庭具領。該女的父親，是十足的鄉下人，想要起訴，但又無證據，是的，現在只有忍心具領了！先生，活生生的人，這樣的死了！苦人的生命是這樣的隨便由家人支配啊！我的故鄉是這樣的啊！先生請你給我一個答覆，爲了這慘苦的女子，爲了我們生活在世上的人，希冀着你的答覆。專此敬請　大安。

小嬰敬上。通州十，廿一。

這信裏所說的事實，誰看了都要憤怒的。但是據我們所知道，這類慘痛的事實並不限於小嬰先生的故鄉。這類事實固然不會發生在勞苦大衆的國家，就在歐美改良主義的國家裏也還不致於哭訴無門，一至於此。但是在改良主義還說不上的國家裏，情形便不同了。

這類慘酷事實的鏟除，不是枝枝節節所能有效的（雖則在可能範圍內，我們仍不應該輕輕放過，例如上面所說的事實，如能設法尋到人證物證，還是要設法嚴懲的）。根本的辦法還是要不願這類慘酷事實繼續發生的人們，下更大的決心和努力，用集體的力量把黑暗的社會變過來，變成不容許有這類慘酷事實存在的光明的社會。

小嬰先生因爲勸她安於現實，覺得是害了她，這誠然是極痛心的話。但是如當時小嬰先生不能替她介紹一個較好的噉飯地，也是無可如何的。因爲

這類慘痛事實的根源是在整個的社會制度，個人的救濟力量是很有限的，雖則個人在可能範圍內還是要盡他的最大的努力。——編者

（廿五，十一，一〇）

追逐異性

韜奮先生：

當我寫着這封信的時候，我被一種莫名的悲哀苦痛着。這對救亡戰線是很大的暗礁與陰影，我個人覺得。所以我便眞誠的寫一點在這裏。

救亡運動的開展和過程，是抵押了無數的頭顱與熱血；而且還需要這樣毫不遲疑的抵押下去。我們縱觀救亡運動的面影，我想誰都不會否認牠的偉大性，歷史性。雖然牠擴展增長的勢力也微弱得可憐！但我們不能僅計及這一點便抹煞了牠全部如小孩子般成長的力量！

牠雖則蓬勃可喜，但畢竟敵不住哺育牠的人們——作救亡運動的人們——的

冷淡了！冷淡的原因當然是那些人們的思想消極了。這並不一定說環境把那些人們製造出消極了（固然爲此的也不敢說沒有），但大多數的人却爲了兩性更有接近的機會而放縱情感了，於是學生救國會的辦公室便作了兩性臨時的談情地。——我不是說作救亡運動的人不能談愛；但事實告訴我們說：十之八九作救亡運動的人，若一經談愛，便毫不顧惜的拋棄職務而去享樂了——或又謂消極亦無不可。卽或尙有人能勉强支持職務的殘局，但那也不過形式上的敷衍而已！

有一次我到清華，一個從不說謊的同鄉告訴我說，他們學校作救亡運動的男女大都成雙配對了，在花前月夕攜手談情——或則兩性由私人感情而探討救亡運動職務進行，那也未嘗不佳；但事實上證明了兩性感情一經『情愛』的融洽，便偏狹的盡量滋長享樂的壽命；什麼使命、任務、國家存亡，在他（她）們是不會想到的。所想到的大約不外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愛綿綿無盡期』罷。

以上我寫的，都不外作救亡運動的兩性通病，而且直至我寫這封信時，那病

仍不停息的傳染着。若長此這樣下去，『救亡』本身不但不會健全，而且反要衰敗下去，這是多麼可悲痛的事啊！

韜奮先生對我的意見作何感想？同時並希望您發表一點意見出來，我想您一定不會吝惜的。敬祝

撰安。

王鏞十，廿三晚，於華大。

一經談愛便拋棄對於救國的任務，這誠然是很大的錯誤，但是這種錯誤不是不可以糾正的；只要把這種錯誤糾正了，愛的本身是不必反對的。從另一方面講，由同志而成愛人，不但不該拋棄對於救國的任務，還應該互勉互助，更努力才是。

我們希望陶醉在愛情而忘却救國任務的人們，對於王先生的忠告加以深切的注意。——編者

（廿五，十一，一。）

我的外交

韜奮先生：

爲了一件小事（我認爲是件大事），我氣憤了幾天，因而被一個同事嘲笑我爲有神經病者。

事情是這樣的：大約在兩個多月之前，我們的機關上突然多了一份『僞滿新京』的盛京時報。這報的內容，多是歪曲的，帶煽惑性的新聞和評論；及左抄右襲的副刊。這使我大大的驚異：爲什麼要定這種報紙呢？

經過多方的探詢，據說這是我們院長的意思。而院長却是由某市政長官的介紹，及盛京時報社的要求（乾脆一點是强迫），而『欣然』允諾定閱的；而且

『慷慨』的定了三份。我們這份就是院長派閱的。我不得不讚嘆『鄰友們』的無孔不入的『親善』政策！

然而，我又馬上想到，『鄰友們』的政策並不高妙；除了强迫的多銷了幾份報，多侮辱了一些中國人以外，實在不會達到他文化侵略的目的。相反的，報上許多無稽的或侮辱的新聞，一定會增加國人的反感。

可是，我還是憤然。因爲報紙是强定的，無論其影響如何，終究是個絕大的侮辱。我勸長官停閱，長官說：『報社願意，最好；否則定下去吧。免得……好在一月只一塊多錢。』

我沒有用搖尾乞憐的酸相及哀求的聲調去交涉，先令送報的停止送報。幾天之內，並沒有反響。我想：『他們會甘心嗎？』

果然，大約雙十節前後的某天下午，我們辦公室走進了一個××人和中國人。××人神氣活現；進來就板着面孔，毫不理會人，摘下帽子向桌上一擲，在

皮包裏抽出一張『盛京時報記者』的名片，輕藐的遞給我，隨即使勁的坐下來。我恍悟了來意，於是和緩的解釋說：『我們的經費很窘，無力看許多報；而且，院裏和我們機關是無界限的，他們既定了兩份，我們也可以借閱。』那位中國人翻譯成×語；××人顯然發了惱怒，態度更變得兇惡。他似乎無從洩氣，於是自動的取了桌上的一只覆着的茶杯，翻轉來向桌上一擊，茶房會意的給倒了杯茶。他一面對我和翻譯翻白眼，一面在掏西服褲袋，而且向我身邊走來；我立刻驚慌起來；因爲我忽然想到他是在取手槍（並不是神經過敏。若和當時他的表情相對照，是很容易聯想到的）。然而不是，掏出來的是烟捲；向我身邊走來是因爲他發見了我背後有一堆報紙。如獲得賊贓的急急翻看了一遍，他點頭冷笑了一陣，又和翻譯說了些話；翻譯告訴我：『吉田先生說：「你們經費既窘，爲何定這許多中國報呢？就算是實情吧，你們也可在這些中停去一份，添上我們的報啊！」、先生！看透些！面子事！省得添麻煩！』他表現一付小漢奸特有的風度，補充了

自己的意思。我氣憤得有點發抖，竭力抑止住怒火，然而不免憤憤的說：『對不起！貴報內容很好，可是我們沒有看牠的必要。』翻譯有點發慌，他似乎怕譯出來要發生僵局；而××人却努力做作出一付兇惡得無以復加的表情在等着答覆。於是翻譯又不知咕嚕了幾句什麼，都拿起帽子憤然走開。臨行，翻譯帶着不屑的口吻說：『好！總有辦法的，再說吧！』我用將要冒火的兩眼目送了他們出去。

我正在爲我的外交勝利而快慰，却有人替我担心了：『老郭！當心些！人家不至於甘休的呀！』我回答說：『放心！至多派幾個兵來捕去把我打一頓吧，決不至於用對國貨售品所的方法來對付一個堂堂的機關！』（天津北馬路國貨售品因爲售太陽牌洋傘而至被×方捕去店員，並且將該所查封。）

萬幸！到今日爲止（只說到今日爲止）我沒有被捕。然而，當我聽說塘沽天津地方法院塘大分院的房屋被××憲兵隊强佔爲辦公處的事實，我覺得我的估計太輕了：儘給人家橫行無忌的欺侮下去，終有視查封一個機關爲一件小事的一

天呀！順祝

筆健。

茗柯上。

華北在侵略者壓迫下的種種方面的『奴化』，這種慘痛的事實是一天天嚴重起來了。文化侵略也是侵略者一個重要的策略，煽惑和麻醉的報紙當然是他們的一個重要工具。用威嚇手段強迫多定一種奴化的報紙，這還只是開端，倘若我們對於華北的危殆局勢不下决心作根本的挽救，恐怕一般人民都只有『奴化報』可看了！茗柯先生的愛國精神固然可以引起我們的深深的敬意，但是那個『記者』的後面是有着整個侵略者做靠山，要始終拒絕他的要求，個人的力量恐怕還是不夠的。我們以為遇着諸如此類的無理要求，應該和當地的愛國團體及輿論機關聯繫起來，暴露敵人的黑幕，造成集體的反抗力量。——編者

（廿五，十一，八。）

紗廠工友們的呼聲

韜奮先生：

當我們執筆來寫這封信的時候，在我們每個工人的內心裏是感到何等的悲痛！但同時也感到十二分的憤怒！

現在爲了要使各界更能明白我們這次工人罷工的眞相起見，所以不得不把我們這次罷工的經過，作簡短的報告一下。

事實是這樣的：我們這許多的工人，都是在日商紗廠裏做工，自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廠方藉口銷路停滯，生意不好，實行壓榨工人的手段：實行減裁工人、降低工資、增加工作時間、以及不時的毆打，開除工人種種的虐待，無所不

至。然而我們還是這樣的忍氣吞聲，很服貼的替牠作牛馬，因爲我們是要吃飯啊！

現在市面雖然還在鬧着不景氣，但這時紗布的銷路却反而來得格外的暢銷，並且最近廠方將每月四個星期改爲三個星期，這可以充分的證明廠方的生意是太好了，然而廠方不但不恢復從前的待遇，却反而加緊地增加工作時間。我們一方面因爲廠方不能恢復從前的狀態，一方面因爲我們處在生活程度這樣高的今日，生活的壓迫，差不多使我們連氣都透不過來，因此我們便想利用這個時期怠工。廠方似乎是早已覺察，便命頭目向我們工人講：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唉！我們每人每日的工資都在四角錢左右，有的甚至還祗有三角錢一天的呢！試問這百分之五的增加，於我們工人究竟有多大的補益呢？現在我們要求最少須要增加十分之一，然而我們這樣的要求在無論那一方面看來，也不見得說是過分吧！何況我們還有很充足的理由呢？經一再的交涉，無結果，廠方的態度仍不肯讓步，逼不得

已於前日（八日）夜怠工。次日交涉仍無結果，乃全體實行罷工！唉！這是多麼不好的現象啊！雖然我們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啊！先生！我想您一定很能同情我們的吧？所以我們現在請先生在十五日將要出版的生活星期刊上能夠把我們這封信登出來，並且希望輿論界一致的給無理的廠方一個制裁，那我們二萬餘全體的工人就感激不盡了！

最後我們更要切實的聲明，我們這次的罷工，是完全出於自動的，可惜我們不能推出負責代表來向廠方正式交涉，因爲我們要顧慮到事後這些代表隨時都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啊！並不是我們膽怯，要曉得在我們的四週正伏着無數的漢奸和走狗哩！這樣我們却不能不防着啊！

我們認爲這事是很覺得慚愧的！並且我們深深的覺悟到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弱點——不能有很完密的組織！是的，我們應當充分的來表現我們偉大的——集體的力量，否則，前途是很悲觀的！此請

撰安。

滬東楊樹浦日商紗廠全體工人同上。十一，十日。

這封信寄到時，本刊已在拼版待印了。但因爲這件事的重要，所以臨時把別的文字抽去，趕行插入。我們認爲工友們在這封信裏所說的要求是萬分合理的。我們特把這封信裏所敍的事實表露出來，希望能引起社會的嚴重注意，並希望輿論界努力主持公道。——編者

（廿五，十一，十五。）

民衆廣大的力量

韜奮先生：

我和先生，本是未見過面而有十年以上友誼的朋友。這次是我和先生第一次的通訊，是報告關於您一些零碎的消息。

我近來因奉政府的命令，到南洋來考察我僑胞學校辦理的情形。由山打根(Sandaken)到新加坡 (Singapore) 的途中，我搭的船是 (Davel) 船。因爲沿途泊埠運貨，行程歷七日，船中無事，只有閱書消遣。我帶的書，在船開的第二日已經看完了，很感覺無聊，偶然向船上侍役（都是廣東的瓊州人）問：有沒有小說可看（我心想，像他們的程度，只配看看三國演義一類章回小說）？他答應

有，馬上拿給我的是什麼呢？原來是您所著的萍踪寄語二三集及某先生編的錦繡山河。我吃了一驚！我問他：『你有沒有看過？』他說：『看過，很好！』於是我歡喜到了不得！可說是南來一個多月最歡喜的第二個事件了（第一個是廣西事件和平解决）。一個船上的侍役，居然會賞識萍踪寄語，我想您知道也很高興的。

我到新加坡後，見到生活星期刊，我便買來看，剛好碰見一個在中學教書的朋友，談及您，他說：『韜奮辦生活日報，招了十多萬的股款，後來因事沒有出版，把股銀連利息都退還，這是最難得的操守！』

我到青年勵志社（新加坡）參觀，那位辦事的先生極熱心國事，談及國內出版界，他罵了您一頓，說您也有布爾喬亞的羅曼斯，喜歡談戀愛。我問他看過萍踪寄語第三集沒有？他說沒有。我說萍踪寄語第三集裏面，您似乎不是一個拈花惹草的人。自然我不敢相信您是『古井不波』，因爲我只有在文字上認識您。

我近來曾發過：『假如中國不幸而亡，民非亡國之民，而官乃亡國之官』的議論（見獨立評論拙作行政改革的困難），有好幾位先生批評我太偏激，太悲觀了。我本來是一個樂觀的人，相識我的朋友大都知道的，所以我自覺偏激或許有之，悲觀則未也。但我到南洋以來，我更深覺我這些議論是正確不移。南洋一切的物質建設，都是由我們僑胞的血汗。他們在國內，未受過教育，爲生活所迫，爲國家所棄，跑到南洋來，居然會建設這麼偉大豐富的南洋，自己也不少發了財，安居樂業！我們僑胞都來自廣東、福建，而且比較是窮苦而爲官吏所賤視的民衆。但在今日回顧我們的廣東福建，在治安上、在建設上成什麼樣子？過去我們的官吏，還不應該一律要入十八層地獄麼？所以禍國的事，都與我們老百姓無關。中國的老百姓，是最挨苦、最賣力氣、最服從的老百姓，在帝國主義吮吸剝削之餘，他們還可以自聊其生，而我們國內弄到民不聊生，不知死所，是軍閥、官僚之罪，實浮於帝國主義！我現在也是儼然官吏，我返躬自省，眞是內疚神

明！寫到這裏，我覺得近來宦海中人，有極可奇異的一件事，就是若干官吏個人的私德都不是壞的，而且有好些是好的，但他們在握有權柄的時候，做官的時候，總做不出一兩件轟轟烈烈的大事，能夠轉移風氣。雖以×××的廉潔，×××的精幹，而謂今日政界空氣已收風上草偃之效，則仍不免過早。這原因，固然有種種，如積習之太深，顧忌之太甚，都是；但我以爲最主要的還是沒有運用民衆廣大的力量，來做自己的後盾，或者還有畏懼民衆的廣大力量，而甯願敷衍了事，委曲求全。結果民衆的力量不能抬頭，而委曲亦不足以求全，故私德雖未虧，而國事却每況愈下。

大家若有點自私，就不敢運用民衆的力量。說唐傳吾家元霸抛起自己的鐵鎚要打雷公，却落在自己的頭上，打死了自己，大家明知自己的鐵鎚有力量，不敢抛起，就怕落在自己的頭上！

我這些話真拉雜了，不知您看了有怎樣的感覺。即候

撰安！

弟李樸生敬啓。十月二日下午十時，在新加坡。

我首先要謝謝李先生的垂注和友誼。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應當從我自己的行爲上取得朋友們的信任，所以我不願多所辯白。人是感情的動物，我承認我也不能『太上忘情』，不過到現在還未曾做過『撒爛汚』的事情。

李先生注重『民衆廣大的力量』，這是完全對的。至於他說『民非亡國之民，而官乃亡國之官』，雖有事實的根據而慨乎言之，但是平心而論，官也不都是壞蛋，其中有壞的，也有好的，我們當分別來看：好的我們要鼓勵他們，壞的我們要制裁他們。——編者

（廿五，十一，十五。）

救國組織和時事研究

韜奮先生：

我下面幾個問題，希望你逐條給我詳細的具體的解答。

我對救國團體的組織，因爲受着國內的一些前進的雜誌的指示，和我自已感覺着個人力量的微薄，實有參加一個組織去努力的必要，所以我對組織看得非常重要。跟着我的救亡熱誠的發展，我們對於組織的希望也愈益急切。不久前，我們這裏一個救國組織成立，我很歡喜的由朋友介紹進去。我心裏滿懷着我加入去了後能夠得着工作，使我能夠在這羣體裏發出我所有的能力。但是事實打破我的幻想。我加進去之後，沒有甚麼我所能做的工作可做。這豈不是要給與我很大的

失望嗎？是！我當初是非常的失望。甚至恨我們會的領袖爲甚麼不給我工作？先生！我們這些多理想缺乏實踐的青年就是這樣的呀！我的失望和對領袖的恨不久後是消失了，原因是我在救亡情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講着我上面所說的同樣看到一篇文章只是消除了對我們的會的失望，却不能消除了我對於『加入會去做甚麼』的疑問？

我不久以前對我們的會提議建立小組。我的理由，建立小組可以聯絡領袖和會員，而且才有機會敎育他們。但是現在我自己却懷疑了自己的提議！是不是除建立小組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敎育會員嗎？如果是這樣，那末世界上許多有名的政黨爲甚麼却沒有建立小組而還能夠訓練它的會員呢？這究是用甚麼方法呢？

最近這裏的僑校聯合紀念『九一八』大會上，通過成立全菲救聯會，但他們的辦法是要各界的救國會先成立，然後才成立救聯會。我們的會接到他們的信，卽要求我們這些店員們發起籌備店員救國會。

先生，你看我上面的一些疑問，也就可以知道我的學識和經驗了。我的同志也和我差不多，像這樣我們怎樣能夠負起這責任呢？我們就不曉得怎樣組織？組織後怎樣？做甚麼？怎樣給會員工作？維持會員同志的熱忱？怎樣擬製適合店員的章程和綱領？我們這一切都不曉得。我們想，就是做也做不好，但是我們爲着要使救聯會的早日成立，救亡運動的迅速展開，因而又認爲非勉强做不可！所以我再將這些問題寫下來請先生指示。

怎樣研究時事？在過去我是看過許多指導的文章了！不過因爲它所指給我們的方法是太抽象，比如他教我們研究時事的要記得甚麼甚麼的基本對立，甚麼轉變，此外沒有甚麼！先生你看這能夠給我甚麼研究的方法呢？本來對於時事的研究我就感覺着重要。而在現在我却更覺其重要，非研究不可，因爲國內雖常常在指示我們，但因爲隔離太遠，常常必須一個多月。所以我們對於一件時事在自己不能看出眞實面目時，我們竟無從下判斷。比如近日此地的報紙登載着政府對日

的政策，竟和從前大不相同，好像是要抗日似的！但是我們却無法斷然確定實際怎樣。像這樣的例很多。如果我們竟不能夠迅速的辨別出這消息的眞面目來，假使有人問起來，我們怎樣囘答呢？研究時事我是認爲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淺顯的具體的指示！

我對於社會科學同哲學這兩方面的書，看了實在不少。但是遇到這些實踐上的難題却無法解決，這實在使我非常慚愧。原來我竟是讀死書！否則怎麼會這樣呢？

望你迅速給我囘信！

敬禮！

王義十月十三日。菲律賓。

我們看到這封信，最感到欣慰的是僑胞對於救國運動熱烈和海外救國運動的積極的發展。關於王先生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現在分別答復如下。

第一是救國組織的工作問題。救國組織的工作是多方面，多少是無定性的，和尋常辦公室裏的那樣有常例可循的呆板的或固定的工作不同。這一點我們先要弄明白。救國組織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敎育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有必要時動員民衆做宣傳和推動等等的工作。這裏面又可分為臨時的和經常的。大概說來，經常的注重主觀力量的培養，例如分組研究時事，討論上級幹部傳授的救國政策，提供本組同志的意見，傳達到上級幹部；或由各組根據討論的結果，提出建議交給上級幹部考慮。各組的經常工作並不一定限於內部，可就各個的特殊環境和能力，用種種方式深入社會裏去，如組織民衆歌詠會，工人補習班，或學徒補習班，或其他可以於無形中組織民衆敎育民衆的工作，方式儘管不同，所做的工作看上去儘管是很和平，直接間接都可以和整個的救國運動配合起來。即在一個三家村裏，能設法減少幾個文盲，促進看報和注意時事的興趣，漸漸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救國熱誠也是

値得做的工作。

主觀的力量培養到相當的地步，遇着客觀條件的要求，便可動員民衆參加更顯著的直接的工作，例如遊行示威，廣大集會，或其他的集體行動。（當然，在這類行動中也就隨時可以培養主觀的力量，因爲民衆可在實踐中獲得種種寶貴的經驗和敎訓。）

組織民衆和敎育民衆的工作眞是做不完，我們要注意實際的環境需要和隨時隨地的利用機會，要有堅毅耐苦的精神，作繼續不斷的努力。關於組織方面，小組是需要的。（救國的組織不就是政黨，雖則政黨也有小組的。）爲篇幅所限，只能大略談一談。如有更具體的問題見示，我們當再竭盡所知奉答。

第二關於時事的硏究，我們要有繼續不斷的注意，因爲一件事的發生，不是突如其來的，如果我們對於這件事的以前的經過和線索沒有過繼續不斷

的注意和研究，是很難明白它的眞面目的。同時關於歷史、地理、及一般的社會科學都要有相當的基礎。關於學習研究法方面，有金仲華先生著的國際新聞讀法，和張明養先生著的時事研究法可供參考；關於研究時事的基本知識方面，張明養先生著的世界知識讀本可供參考；還有金先生著的國際政治參考地圖也可供隨時參考用的。

第三關於社會科學和意識的聯繫，要注意從實踐裏面對當前現實的體驗。我們要把所知道的原則用到周圍的實際問題，在運用中學習，漸漸的對於解決難問題的能力自然會增加起來。——編者

（廿五，十一，廿二。）

阿靜

韜奮先生：

這是一件値得讓我來一講的事實：原來我的鄰友阿靜，她是個怪可憐而且又很可敬的姑娘，她在幼年時失去了爸，一直跟着媽，以刺繡所得的錢來過活。那知晚近幾年來，因在他們的鄰村裏盜匪蠭起，兼之農村破產的波及，不得安生。適在那時，她媽的一位朋友，似乎是好意，來哄了她的媽，說是他可以介紹到上海去，把阿靜做舞女，好賺大錢。她媽聽得了『大錢』二字，不由她心花怒放，便決意依了那朋友的話要動身；然而阿靜因聽到要做『舞女』去，便堅決反對，致急壞了她媽，病的幾乎要死。阿靜本來是個好女兒，她見她媽爲了她，病的這樣

重，就忍耐軟下了心，應允了母親，待母病痊，就跟着那位朋友來上海做舞女。

哦！阿靜，她加入了舞廳，到現在快將一年了；她媽從沒見過她有些笑臉，反有時聽她在睡夢時的嗚咽哭聲。又只見她每晚上要上舞場時，塗抹了胭脂，換上了她所討厭的時式衣服出門去，直到隔日天將亮未亮舞完時回家來，也總是見她仍換了舊衣，洗淨了臉上香粉胭脂，便拿了書默默地看，或寫寫字；每天只睡上五六小時，只是手不釋卷的。她老人家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好像有所領悟，領悟她倒是個有志氣的女兒，便對她說『阿囡！我是明白了，只爲的是金錢和時間不允許你；但你既有這般好志氣，便由你每日抽出些時光去讀書罷。』於是不久阿靜就進了一所補習學校。

說來也奇怪，原來阿靜從此快樂了，也有笑渦顯露在她的臉上了，她媽是當然喜歡個不得了。她每天下半日去唸書，晚間仍照了規定時間去伴舞。她是意志堅强的姑娘，上舞廳和入學去時的裝束和態度，完全不同。讀書去時，精神是百

倍，態度莊嚴，寡言笑，既不塗脂抹粉，又服裝樸素，上課時靜心用功，師生都稱贊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因此在考驗時，竟給她獲得全校之冠，而人家還不知道她是個可憐的為經濟所壓迫的舞女啊！她要上舞廳時，就要顯出好像忍受了侮辱，而又不得不去的樣子。她雖也迫不得已打扮和其他的同伴沒有兩樣，且也能和舞客談笑自若；但她的內心仍是純潔的，高尚的，誰也看不出她是個有志氣的，前進的女學生！

並且，現在阿靜更厲害了；她在白天裏已進了滬西某女中的初中部了，她除了早晨上學和下午放學的兩頭，共計只能睡眠四小時左右以外，其餘的，半為着要維持母女倆的生活而上舞去，半為了她志願的奮鬥而去求學的啊！有時我見她這樣辛苦，便對她說：『你何苦這樣呢？』『不，我要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你想，她這句話的意思是多麼深刻！她現在才十六歲呢！而她真不愧在和她處在同病相憐的境遇的她們是個模範新女性！

朱光十一月，八日。寫於滬西。

這位阿靜女士雖可以佩服，但是每日睡眠只有四小時，這除非體格過人的愛迪生曾經無礙地做過，在常人的體格是要損礙到健康的。這當然是出於不得已，但是這樣持續下去，學識也許可以增進多少，身體恐怕要弄得很壞，所以我們認為還須極力做到相當的節勞。

至於說『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更不是僅靠個人的這種刻苦的行為所能辦到的。很顯然的，阿靜並未曾『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我們要共同努力使社會上沒有這樣不平的事情存在的可能，那才是『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編者

（廿五，十一，廿二。）

怎麼回事？

韜奮先生：

我所在的中學是江蘇省立中學裏尙稱有一點名望的，校長在紀念週中對全體學生講演青年人的問題，附帶警告學生們不要看思想反動的文章，把先生及章乃器先生等當作毒蛇猛獸看待，說是危險的東西，不可與他們接近。說是毒物，吃了將要引起生理上的反感。除勸說外，更加以警告，恐嚇，說如有再看的被發現，他要不客氣地對我們加以制裁，或是先請我們回家去，不許再在這裏讀書。

學生們向來愛看的，仍是在看。學生們向來不大看先生等人著作的，這樣一來，倒反因好奇心，在搜索着看了！這本算不了一回大事，但是這件事情，倒確

是含着很大情趣的，確是屬於雋永地簡短新聞，特來向先生報道。先生對此事如有感想欲述，不妨發表一點意見，給我們青年領會領會，尤所感盼。順此并頌

撰安

讀者王盈上啓。

十一月，九日，鎮江。

我們很感謝王先生的這樣誠懇的『報道。』我對這件事的感想和王先生一樣，就是發生『怎樣囘事』？的疑問。章乃器先生的言論，有他自己負責，用不着我來做辯護律師。據我所知道的，乃至一切熱心救國同胞所知道的，他是一位非常熱心於救國運動的人。至於我自己，向來言論公開，主張全國一致團結禦侮，這是怎樣的『動』，讀者自能明白，我也用不着多說。

當然，我們也有一點要自責，要自己感到慚愧，就是怎麼還不能使這位校長了解，使他知道中國人都該努力救國，救國的事雖要依各人的能力幹

去，但是並沒有毒，也不會引起什麼生理上的反感，這樣也許他便可大胆放心，也要毅然來參加救國陣線。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還該格外努力，並希望王先生和許多同學們都要格外努力。——編者

（廿五，十二，廿二）

以血淚的私蓄貢獻國家

韜奮先生：

同事青浦人方君今年二十歲，在十六歲時初中畢業，同年就到上海進了一家小板木行裏，做一個每月只有小洋四角月規錢收入的學徒，到今已有四年多了。在這漫漫的四個長年中，他沒有回家過一次，同樣他的因經濟破產困居在鄉的父母，也沒有來看過他倆唯一的兒子或寄一件衣帽之類的東西來。

據方君自己說：第一年到上海是棉衣褲過冬；第二年棉的破了，二件單衣褲過年；第三年人長大了，衣破完了，由一個師兄送了二件衣服過冬的。去年到我們這裏來時，一條單褲一件夾袍子已過了半個嚴冬！

到這裏來後，雖有較多的收入，但他仍不肯用它。過冬的棉衣還沒有買，日重一日的毛病——嗽咳——不肯去醫治（他不肯去的理由是在單衣多病中已掙扎過了四年，仍不過『如此』之故），所以已節有十多塊錢的私蓄。

近日在報上看到一日運動，他就毅然決然將這十多塊的血淚的私蓄去貢獻給國家。同事都以爲他近來咳嗽增劇，亟須醫治，而且家中晨愁夕餐的老父也寫信來，似乎向他訴過苦，應當將這錢去看病或寄一些回家去（他不大寄錢回家），並解釋救國効力之時日長，身體要緊，强固的體魄是一切工作的先決條件，這種毀壞了能更多貢獻國家的身軀，節下微少的金錢捐助國家，是一種曲解了毀身紓難的舉動。老實說，像方君的情形，在上軌道的國家，是國家應當補救幫助他的。諸同事只敬佩他的愛國熱腸而不同意他的這次舉動。

是的，方君個性很强，他認爲對的事他就做了，從未考慮過（不要說聽）別人的意見。他對這次做的事說：『我現在所做的事是現時期每一個國人當迫急去

做的事，其餘的問題都沒有比這更重要迫急的！」

韜奮先生：方君的生活情形和他這次的舉動，請你告訴我：怎麼做才是最對的，因爲我們仍疑惑方君是不十分對的，同時他也不十分錯的。

趁便報告你我們的一日運動很順利的進行着，不久卽能有成數的汗血錢貢獻給國家。

宗棠上。十一月八日

方先生以血淚的私蓄貢獻給國家，這種愛國的精神實在是可歌可泣的行爲。這十幾塊錢，在他是血淚的結晶。他把這血淚的結晶，慨然獻給國家，這裏面所含蓄的精誠，實在不是表面上任何物質的數量所能測量的。我們願在這裏鄭重表露出來，表示中國有這樣的愛國國民，必然有光明的前途。

不過同時我們却也不能不想到方先生的病。他自己以爲掙扎了四年，一定還可以掙扎下去，這當然是錯，因爲病症日深，更難醫治，所以我們當然

要勸他趕緊就醫。倘若方先生已決定把私蓄貢獻給國家，敬重他的各同事和廠裏的當局應該另外想法協助他醫病。倘若覺得個人的醫生醫費太貴，可酌往相當的醫院門診，比較可以省費。

我們最後要對方先生和宗棠先生的以血汗錢貢獻給國家的友們，致最誠懇的民族敬禮！——編者

（廿五，十一，廿九。）

熱血沸騰的時候

韜奮先生：

我首先來替我自己介紹一下，我是一個知識幼稚，能力薄弱的女子。站在救亡運動的立場上，望先生根據我個人的能力和處境，來指示我怎樣做一點救亡工作。

我從前因爲向眞理的追求，引起家庭的不滿，鄉裏的仇視，在封建壓迫重重的包圍中，在舊禮教的勢力下受盡了親友的咀罵。使我這重受創傷的心靈，一變而爲熱狂，以致和家庭斷絕了關係。我的丈夫，亦因爲爲大衆奮鬥而犧牲了，遺下未滿週歲的孤兒，我爲了生活的鞭笞，攜着她到處飄泊，苦度着流浪的生活。

在這含酸茹苦的生活中，現實告訴我，悲觀頹廢是無濟於事的，我要以我這一息尙存的軀殼，爲未來的希望，在人類最後的決鬥的火線上，盡一點力量。尤其當目前中華民族危急到最後關頭，救亡運動的責任在每一個中國人熱血裏沸騰着的時候，我恨不能馬上跑到前線上去，做點我所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我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但一個缺乏處事能力的我，始終爲不能解決的問題束縛住：就是在這救亡運動的工作中，我怎樣去做點工作呢？以我自己的處境和薄弱的能力，又能做些什麽呢？這一個問題，在我腦海裏日夜考慮着苦思着，始終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

因此我才敢冒昧的寫這封信給先生，望先生介紹我同救國會發生關係，並望指示我一點辦法。專此敬祝

刻安。

張海萍謹上。十一月六日，上海。

我看完張女士的這封信，對於她的在艱苦患難中的爲國的血誠，十分感動，我要對張女士致無限的敬意；同時更想到無量數的和張女士具有同樣志願的男女同胞，我獨自發怔了好多時候。中華民族死裏求生的大變動，顯然不久一定是要到來的，我們的赤誠爲國的滿腔熱血不怕沒有衝灑的機會！

張女士提起『恨不能馬上跑到前線上去』，我以爲在中國，實際上已分不出什麼前線和後方，因爲我們民族敵人的魔手已伸到我們整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講到救國工作的危險，隨處都有，所謂後方，並不減於所謂前線，雖則前線在有形的鎗林彈雨之下的犧牲，是比較的易於看得見的。當然，我們倘有機會到前線的軍事上去服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倘若機會還沒有，或是這種機會一時還未到臨，那也不必以此爲恨，因爲救亡的工作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努力，不一定要上前線去，而且講到分工合作的原則，如果大家都往前線跑，後方的工作沒有做，也要影響到前線工作的進行。

至於每個人的工作，要看他的社會的關係，周圍的情形，以及個人的能力，很難有一定的公式。我以爲只須根據自己的能力，時刻留心國事的發展，和救亡運動的開展，隨時隨地都有救亡工作可以努力的。我希望張女士只須密切加以注意和考慮，不可過於灼急，因爲我深怕過於焦急要急壞了身體，或甚至損傷到精神，這一點是很要注意的。關於救國會的事情，可逕至本埠白克路大通里六號沈鈞儒律師處接洽。此外如張女士有具體的問題，可以詳細寫信來，我們當竭盡所知奉告，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也要代向其他朋友或專家商量。——編者

（廿五，十一，廿九。）

附錄

向讀者報告一件意外的事情

同人

讀者諸友翻開了本期生活星期刋，會感覺到有些異樣罷！本刋平常每期第一篇都是登着韜奮先生的評論，可是這一期却不見韜奮先生的文章了（二十年來的經歷一文除外，那是韜奮先生一星期前早已寫就的）！一部分留心着報紙消息的讀者，也許已經知道了韜奮先生不寫文章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遠處的讀者，還不會知道這消息。所以我們——本刋編輯部同人——特地在這裏報告一下。

我們所要報告的，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在目前綏東綏北前線十分吃緊，全國正在爲抗敵禦侮而團結奮鬬，在抗敵後方的上海，偏有這一件事情的發生，更可以說是意外的意外！

原來本刋主編韜奮先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二點半，從睡夢中驚醒，由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會同法租界探員，加以拘捕，次日解送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韜奮先生同時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六位先生。到本文發印時爲止，沈李王沙四先生已經移送公安局核辦，韜奮章乃器史良三先生還在羈押待審中。

韜奮先生的思想及經歷，應該是本刋讀者所熟知的。此外被捕的六位先生，也是一般愛國者所久已聞名的人物。其中沈鈞儒先生，是一位著名法學家，上海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上海法學院教務長，本刋第二十四號曾登載沈先生的談話。章乃器先生前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現任光華大學教授，本刋上期也登載過章先生的文章。李公樸先生是量才圖書館館長，量才業餘補習學校及量才婦女補習學校校長，環球通信社社長，讀書生活主編。王造時先生是留美政治學博士，光華大學教授，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史良女士是著名婦女運動者，在上海執行律

師業務。沙千里先生是生活知識主編，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

這七位先生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籍貫不同，出身經歷不同，平時的思想主張也不完全相同；只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他們全是熱心的救亡運動者。尤其在一年以來，他們爲了喚起民衆，抗敵救亡，耗盡了心力。最近綏遠戰事發動，這七位先生呼號奔走，對前方抗戰將士，作精神的物質的援助。爲了國家民族，忘記疲勞困苦，更不顧一切危險。現在這七位愛國志士，突然被捕羈押，連我們所敬愛的六十三歲的耆老沈鈞儒先生也不免鋃鐺入獄。這不僅在他們個人，是一種不幸的遭遇，而且對於目前的援綏救亡運動，也是一種意外的損失。

在這民族危機萬分深重的今日，前方將士已在奮勇抗戰，後方政府民衆更應精誠團結，堅決禦侮。因此我們不敢相信政府當局會有壓迫愛國志士的行動，以削弱民族禦侮的力量。韜奮先生雖然暫時失去了自由，本刊還是應當依照韜奮先生救亡禦侮的本旨，繼續盡其輿論職責。沈鈞儒等七位先生雖然還在獄中，整個

民族的救亡運動，却不可有一日的怠忽鬆懈。我們現在竭誠籲請愛護本刊的讀者，大家起來，援助在綏遠前綫奮戰的英勇健兒，集合一切智力、體力、財力，發動神聖民族戰爭，搶救中華民國於危亡。我們更竭誠籲請政府當局，立刻宣布案情眞相，在最短時期內，恢復韜奮先生等七人的自由，上下一致，共同團結，爲中華民族解放而鬬爭。

（生活星期刊。廿六，十一，廿。）

向讀者的第二次報告

同人

本刊主編韜奮先生和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諸先生被捕以後，已經十天了。在這十天中間，本刊同人接得各地讀者函電慰勞，並詢問本案經過情形的，日必數十起。本刊同人不及一一作覆，現在且就我們所知道的過去十天以來的情形，再向讀者諸友，作一次簡略的報告。

韜奮先生等七位被捕解往法院的經過，已經在本刊上一期約略報告過。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被捕的七位中間，沈鈞儒、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四位先生都住在公共租界。被捕後當天解送公共租界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當經暫時保釋候質。可是二十四日上午一時，沈王沙三先生又遭拘捕，於當日下午二時解送第二

分院審問，李公樸先生亦自行投案候審。審問結果，沈王李三先生因居越界築路區域，第三分院聲明無管轄權，當卽交還捕房，移送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沙千里先生則以有煽動工潮嫌疑，也於二十五日由法院裁定移送公安局。至於韜奮、章乃器、史良三先生，則在法租界被捕。二十三日午後經高等法院審問，暫時保釋，候質，但是二十四日午後法院又將被告三人傳訊，除史良先生未到案外，韜奮與章乃器兩先生於深夜十二時後，經法院裁定收押看守所。二十五日續審。公安局以韜奮與章乃器二先生犯危害民國罪與妨礙秩序罪，要求移提。當經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詳細續審，裁定各被告並無危害民國罪的嫌疑；至妨礙秩序罪，卽有犯罪嫌疑，地點係在租界，故應交第三分院檢察官偵查，再行決定起訴與否；兩被告仍拘押看守所。但到了二十七日午後，上海地方法院忽以兩被告在華界犯有妨礙秩序罪嫌疑，要求移提，乃由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移解地方法院。二十八日公安局又向地方法院要求將兩被告解公安局對質。因此韜奮、章乃器先生於二十八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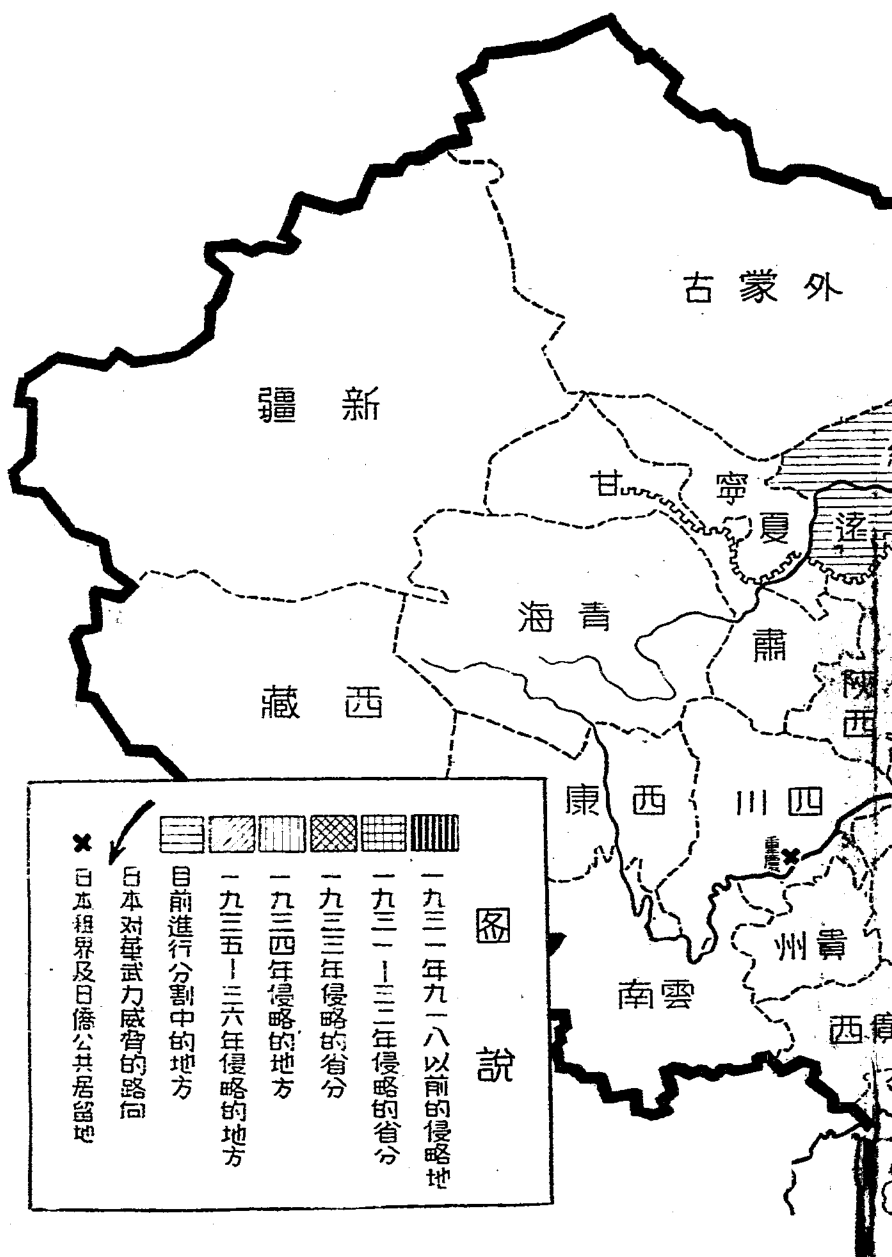
間被解送公安局，與沈鈞儒、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四先生羈禁一處。只有史良先生，到目前爲止，還未投案。

現在韜奮先生等七人被捕已有十天，其中六人羈押公安局也已有許多天。據報上所載消息，在押所內尙算優待，但是這七位到底犯了什麼嫌疑，有什麼犯罪證據，用何種程序審判，到現在我們還是一無所知。至於各方面對於本案發表的意見，到目前爲止，本刊所收到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各項：（一）北平教育文化界李達、許壽裳、張東蓀、梁實秋先生等一百零七人二十五日聯名電國民政府行政院，其中說：『國難嚴重，端賴合作禦侮，不應再事箕豆之爭，章等熱心救亡，全國景仰，敢請即日完全開釋，勿再拘傳，以慰輿情，並赴國難。』（二）天津文化界於二十五日開會，決議援救。（三）北平各大中學學生派代表五人，赴京請釋放被捕諸人，並爲援綏及營救被捕者，特行罷課兩天。（四）暹羅華僑文化界同人二百餘人並各社團電國民政府林主席及蔣行政院長，其中說：『李先

生在最近發起以一日報効國家運動，鼓吹不遺餘力，今竟以被捕聞，至可駭怪。……懇卽着令特區法院本司法獨立之精神，實行中央保護救國運動之諾言，立予釋放。……」（五）新加坡全體華僑致電國府林主席及行政院，請保護愛國志士，將被捕諸人迅速釋放。

最後我們要說幾句話：現在抗敵前線雖迭獲勝利，國際形勢與中國國難却依然十分嚴重。西北健兒，正在冒着冰雪，在火線上衝鋒，後方更應該團結一致，共挽危局。在這緊急時期，偏發生韜奮先生等七人這一次案件，無論何人都認爲是十分足以惋惜的。現在我們誠意地籲請當局：要是他們七人的犯罪是一種事實，這事實就應該水落石出，如果只是一種誤會，這誤會也就應當烟消雲散。我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眞正的是非，是不能磨沒的！

（生活星期刊。廿五，十二，六。）


外蒙古
新疆
甘
寧夏
青海
肅
西藏
西康
四川
陝西
重慶
貴州
雲南
图説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前的侵略地
一九三一—三三年侵略的省分
一九三三年侵略的省分
一九三四年侵略的地方
一九三五—三六年侵略的地方
目前進行分割中的地方
日本対華武力威脅的路向
日本租界及日僑公共居留地

展望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著作者　韜奮

經售者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